秦淮八艳之

顾横波传

典藏精品

苏香初◎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春风春雨写妙颜，幽情逸韵落人间

第一节　暗香飘落入红尘 /003

第二节　文征明赐名 /009

第三节　烟花女子的幸福 /014

第四节　秦淮翘楚，声名鹊起 /018

第二章　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

第一节　文采与情怀 /025

第二节　西湖赏雪 /030

第三节　伧夫闹事大闹眉楼 /033

第四节　十里长亭会余怀 /037



第三章　寻春问腊到蓬莱，君有几多情

第一节　初识才子龚鼎孳 /045
第二节　眉楼设宴款待龚鼎孳 /049
第三节　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 /056
第四节　秦淮河畔的甜蜜往事 /060

第四章　着意寻春不肯香，香在无寻处

第一节　鸿雁传书光不度 /067
第二节　春来重返眉楼 /073
第三节　空阶夜雨素心长 /077
第四节　另是一番人间 /081



第五章　明日萧条醉尽醒，残花浪漫开何益

第一节　嫁与龚鼎孳 /087
第二节　废井投生，随波逐流 /090
第三节　一品夫人 /094
第四节　观音庙虔诚求子 /098

第六章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第一节　龚鼎孳获罪，重返秦淮河 /105
第二节　庆生 /109
第三节　初为人母 /114
第四节　爱女重病，横波无依 /118

《1》微信专享免费转存 1000g 珍稀古籍古图、家谱大全、全国地理方志、现代易学、道学、佛学、玄学、中医、历史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网盘的管控，资源可能会变动）。

《2》朋友圈持续免费分享各类珍稀绝版资源中。

《3》中医古籍、易学（术数）古籍、道文化古籍、天文地理学古籍、先进技艺类古籍、军事兵法古籍、古今中华武术大全、佛文化古籍；各类历史文献与绝版实用资源代找。

《4》两个微信都是我的号，只需添加一个号即可（两个号所发内容是一样的），资源不定期变动更新，你如果已经有我的微信，可以多看我朋友圈置顶评论同步更新进行了解转存。



或



古籍的内容往往会颠覆现有历史，非常珍贵值得研究。（举个例子：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获得的灵感。）古籍的内容也会更纯粹，更接近老祖宗的思维与智慧。

微信：laijy2222　　微信：laijy3333



第七章　妆台独坐伤离情，愁容夜夜羞银灯

第一节　孝升归来，爱女逝世 /131

第二节　顾横波悲痛欲绝 /138

第三节　心灰意懒，清心理佛 /142

第四节　浮生若梦，香消玉殒 /148

第八章　番外篇

第一节　唯一的怨念 /155

第二节　一缕情丝一繁华，一生一世一刹那 /162

附　录　顾横波的诗意人生

附录一　备受争议的横波夫人 /171

附录二　横波夫人的千古才情（顾横波的诗词）/199

顾横波的画 /204

后人评说顾横波 /205

横波夫人考（节选）/205



第一章

春风春雨写妙颜，幽情逸韵落人间

忆昔年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洵流夕去天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第一节　暗香飘落入红尘

“媚儿，我的女儿，娘对不住你呀！对不住你呀……”我猛然睁开眼睛，坐起，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却依然在我脑海中回荡。月光从窗外照进来，我一时恍惚，有些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却发现上面满是冰凉的泪水。

又做梦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拭去脸上的泪水。身旁的人儿发出微微的鼾声，似乎沉浸在什么美梦之中。

已经过了多少年了？我想着，努力地回忆着娘的面容，却怎么也想不起清晰的样子。她的一切都已经被模糊在了泪水和岁月中，除了那最后一声悲鸣。

夜很静，一弯新月无声地挂在天空。我悄悄地披衣起身，回头望望熟睡中的孝升，走出房间，坐在回廊上，院中兰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往事涌上心头。

昏暗的油灯旁，娘弓着背缝补衣服的背影，伴随着外婆痛苦的呻吟声，年幼的我怯生生地坐在一旁，整个屋子里安静得像是不存在一般。我没有见过我爹，娘也少有提起，我猜那必然是她心中，一抹永难消逝的痛楚。但每年清明，她依旧会带着我来到爹的坟前，一边准备着祭拜，一边与我讲述父亲与她曾经的美好，也只有那时的她才能在脸上露出难得的转瞬即逝的甜蜜笑容。爹的早亡，让娘柔弱的肩膀担起了一家的重担，也让原本就贫瘠的家雪上加霜。娘只有白天在地里辛

苦的劳作，晚上帮别人家做些针线活来维持家用。

还记得那时，娘常常把我放在离田不远处的一棵老杨树下，自己在地里干活，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我。在那片树荫下，我看到过绿莹莹的小嫩芽，看到过郁葱葱的希望之穗，也看到过黄澄澄的丰收之喜，还看到过干裂的土地，枯死的苗芽。最后那棵老杨树也没有了荫凉，只留下了枯槁般的枝杈直指苍天。

三年大旱，颗粒无收，连针线活也没得做的娘再也无力支撑这个贫弱的家了。外婆为了我不挨饿，每每都把吃的东西让给我。为了不拖累娘，她便不再看病吃药。没多过少时日，外婆便离开了我们。我记得那一晚，娘拉着外婆干瘪枯黄的手哭了整整一夜，我依然坐在房子的一角，饥肠辘辘，却什么都不敢说。

拂晓，娘起身把我抱在怀里，我只觉得周身暖和起来，虽然已经听不到她的哀嚎，但我分明感觉到了滚烫的泪滴滴落在我的脸颊上，我睁开眼睛伸出手想去替她擦拭，她却将脸转向一旁不再看我。

太阳从地平线挤出来，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碗水，给我擦了擦脸，用手掸了掸我衣服上的尘土，并把我的头发梳成了平日里我最喜欢的发髻，然后在发髻上插上了一根难看的枯草。

“娘，这草好难看，我不要戴。”我边说边抬手想把枯草扔掉，娘按下我的手，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我，那眼中是说不出的怜惜，叫我如今想起，依然是历历在目。

“媚儿长得真好看！”娘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看不清娘的神情，只觉得她的双手在不住地颤抖。我想了一下，说道：“因为媚儿长得像娘呀！”然后偷偷地看着娘。娘把我抱得更紧了。过了许久，娘低下头温柔地问：“媚儿，饿吗？”我点了点头，娘接着说：“娘带你去吃好吃的，好吗？”我高兴地拍手道：“好啊，媚儿和娘都吃得饱饱的。”娘哽咽了，她不再看我，径直拉着我往城里走去。一路上，无论我说什么，

娘都没有应答，只是牢牢地抓着我的手。

走了许久，我又累又饿，只感觉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迈都迈不开，之后便感到脚下轻飘飘的，像是双腿都消失了一般。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看到了一座灰色的城墙，娘艰难地把我抱起来，吃力地走着，那沉重的喘息声在我耳边回响。终于，她把我放到了一处青砖石阶上，她也软软的瘫在了一旁。我起身抱住娘的胳膊，小手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拍着。

“娘你累了吗？”我关心地问道。

“娘不累，只是……以后媚儿要自己走了。”

娘努力地撑起身子用一只胳膊把我搂在怀里，有气无力地说：“媚儿以后自己要好好走，娘以后再也不能抱着媚儿了，媚儿要听话……”

我眨眨眼，不解地看着娘，黄昏已至，娘脸上的表情被阴影遮着，让人完全看不真切。

“呦！这小丫头长得还真水灵呀，多少钱呀？”尖锐的女声响起，我回头看去，一个穿着红底大花罩衫、紫色底裙黄色裹衣的胖女人走上前来，边说边用她肥嘟嘟的戴着绿色宝石戒指的食指勾起我的下巴，仔细地打量着。

娘见状忙站起身来，压低了声音在那胖女人的耳边嘀咕着，才说了没两句，胖女人那两撇细细的眉毛顿时拧成了一个疙瘩，嚷道：“就这么个小丫头片子，又不能干活，只知道吃的货你还敢要五两银子，你想钱想疯了吧！”说罢，转身要走，娘忙不迭地拦住她，又小声地说：“您说个价，您说个价，我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没有活路了，我也不能把自己的亲闺女给卖了呀！我也想她能有个活路，不至于跟着我饿死……”说着娘又抽泣了起来，“只要您能好好待她，给她一口饭吃，您就是她的再生父母了，您说多少都行……”娘边拉着胖女人的衣袖边含泪央求着。胖女人不屑地瞥了我和娘一眼，冷冷地说：“二两银子，

卖就把闺女留下，不卖就松手。”说罢把娘的手挣开，娘一个趔趄跪倒在了地上，我忙上前去扶娘，不想娘就势把我推到了胖女人的身边，胖女人那长满横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随手从钱袋中掏出二两银子扔到娘的面前，拉起我的手便走。

“娘！娘！娘……”我近乎用尽了所有力气的哭喊都没能让娘抬起头再看看我，她一直低着头，跪坐在石阶旁，像雕塑般一动也不动。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我被胖女人连拉带拽地推上了一条船，我拼命地挣扎，想回到娘的身边，却无济于事，泪水模糊了一切。

“媚儿，我的女儿，娘对不住你呀！对不住你呀……”忽然一声凄厉的哭喊传来，我拼命地找寻娘的身影，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那一年，我八岁。我最爱的娘，将我以二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妓院，那一天，是我永生的梦魇。

胖女人把我带到秦淮河畔的迎香楼，给我置办了一些衣裳。我年纪小，又刚刚来到这花街柳巷中，被吓得不敢说一句话，但却也不愿意就这么受人摆布，入了歧途。

“你叫什么名字？”胖女人用她那绿豆大小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她似乎是想要挤出一丝亲和的笑容，却不知自己一笑，那硕大的脸上便会飘下细细的粉，看着只让人发笑。

“顾媚，我娘叫我媚儿。”我瞥了她一眼答道。

“哈哈哈，哈哈……”胖女人用一把绣着美人图的绢扇挡着自己涂得鲜红的嘴唇，止不住地笑了起来，我困惑地看着她，努力地在那面粉团似的脸上找寻长在两条细“蚯蚓”下的一双绿豆眼，却全然寻不得踪迹，寻着寻着我也不由得笑出声来。突然那双绿豆眼瞪得溜圆，出现在面粉团上，直勾勾地盯着我，我顿时怔住了。

“媚儿？我们这里的妖媚子儿多了，看你眉眼生得还算齐整，你

就叫眉生吧。”胖女人把扇子放到桌子上，端起茶杯抿了口茶，继续说道：“从现在起叫我崔妈妈，你去怡香馆跟着伺候凌波。记得，好好跟她学，有你受益的时候。”说完意味深长的瞟了我一眼。

“春姨。”崔妈妈的声音刚落，一个比我年纪稍长的穿着绿色短褂青色水裤的小姐姐跑了进来，向崔妈妈行了个礼，面无表情地站定在我身旁。“这是新来的眉生，你带她去怡香馆交给凌波。”崔妈妈用那绿豆眼斜斜地看着我又说：“以后学机灵点，要是冒冒失失的得罪了客人，小心我扒了你的皮！”绿豆眼顿时变成了黄豆眼，露着凶光，好像要吃了我一般，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春姨又向崔妈妈行了礼，转身对我说：“跟我来吧。”说罢转身走在前面，我见崔妈妈不再理我，赶忙走了两步跟上春姨。

我们穿过一条狭长的窄巷，走到一扇黑漆木门旁，停了下来。她敲了敲门，没一会的功夫，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中年妇女把门打开了。这女人一见春姨便忙不迭地边哈腰行礼边挤着笑脸说：“春姨姑娘来啦，快进来快进来，我家姑娘才刚起，正梳妆呢。”春姨回头看了看我，向那女人示意了一下说：“周大娘，这个是崔妈妈新带回来伺候凌波姑娘的，你好好教导。”“姑娘说的是，您回去给崔妈妈回一声，我们一定好好调教，她老人家亲自挑的人肯定错不了。”说罢又是一阵腰肢乱颤的媚笑。春姨依旧面无表情，周大娘感到一丝尴尬，于是她沉了沉脸，又露出一脸谄媚：“那我就带她进去了，姑娘可还要见见我家姑娘？”“不了，我那边还有事，她就交予你了。”说罢春姨转身走了。

我尚未回过神来，呆呆地站在门前，周大娘见着春姨走了，便好生打量了我一番，许久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顾……”我刚想脱口而出，猛然想起崔妈妈那张硕大的脸，忙改口道：“崔妈妈说，我叫眉生。”周大娘眯了眯眼说道：“倒是个

识相的聪明孩子，你随我进来见一见姑娘吧。”说罢，转身便往屋子里走，我忙跟了上去，几个快步，差点绊倒自己。

第二节　文征明赐名

周大娘带我来到一扇绿色的雕着喜鹊报喜图案的门前，悄声对我说："你先在这里等，我进去看看姑娘起身了没，我叫你，你再进来，知道了吗？"说罢周大娘轻轻叩了叩门，把耳朵贴在门上略略提高了点声音问道："姑娘可起身了么？"

"进来吧，周大娘。"一个清脆娇柔的声音传了出来，莫说男人，便是女人听了也顿时浑身酥软。周大娘缓缓地推开门走了进去，又轻轻地把门带上。没多一会儿，门吱吱嘎嘎地又开了，周大娘站在门口招呼我进去。我迈过门槛，看到镜中有一张美人脸，娥眉淡扫，双目微波荡漾，红红的嘴唇让人有种想要咬一口的冲动。她头发只是松松地挽了个偏髻，簪了一支珍珠发簪，一只刚刚带上的耳坠在耳边来回跳动，见我进来她从镜中对我微笑，不慌不忙地戴上另外一只耳坠转过身来。

"你就是新来的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叫什么名字呀？"她的笑容好甜，好温暖，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娘，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周大娘见状忙替我回道："她叫眉生，想必刚来，还有些认生呢。"凌波又转过身去边擦粉边说："让她跟着昕羽住兰花阁，两个人年纪相仿，相互也有个伴。"周大娘连连点头："是，是，还是姑娘想得周全，那我这就带她出去了。"凌波点了点头。

我们刚从房中退出来，只见一个和我打扮差不多的女孩捧着一个托盘，里面呈着一个金丝镂空的熏香炉。她见到周大娘忙屈膝行了个礼笑道："周大娘这是要去哪里呀？姑娘该梳头了呢。"周大娘把我

拉到身前指着这个女孩说："这就是昕羽了。"接着又对昕羽说："姑娘正让我带她去找你呢，这么巧在这碰上了。这是姑娘要的香炉吧？我替姑娘拿上去。这个小丫头是今天崔妈妈新带回来的，叫眉生，姑娘说以后就跟着你住兰花阁，你俩年纪相当，姑娘多教教她，在这怡香馆也好做个伴不是？"周大娘边说边伸手接过她捧着的托盘。昕羽笑着回礼道："那就劳烦周大娘了，我这就带她去兰花阁安顿一下。"

昕羽带我绕过花厅穿过后间的院堂，临河有间雅致的竹屋，上面有块匾用隶书写着兰花阁。推门而入，南北两间卧室，昕羽指着北屋的门对我说："以后你就住这屋，我的房间在你对面。"说罢打开房门，屋子很干净，放了一张床，床边是个小圆桌，桌上摆着白瓷的茶具，桌下有两张圆凳。昕羽拉着我的手坐了下来，给我倒了杯水说："眉生，凌波姑娘人还是很好的，只要我们听话，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不会挨打，你以后跟着我，少说话多做事，准没错。"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看着她稚嫩的面容，心想应该与我年纪相仿，可是说话办事却活脱脱像个大人。

昕羽带我吃过饭，洗好澡又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黄昏时分，我跟着昕羽同这院落中的其他人一起忙碌起来。

大约到了午夜时分，凌波姑娘从那扇绿色的门里走了出来，跟我先前见过的不同，她把头发梳成莲花髻，上面簪了一朵粉红色的芍药，那绣着山茶花的半透的浅米色罩纱下是大红色的绸缎裙，裹衣不松不紧地圈在胸前，露出白白的半个酥胸，脖子上一串红珊瑚项链衬得她肌肤胜雪。她软柳扶风般扭动着腰肢，轻打着手中绣着兰花的绢扇，如仙女下凡一般，走进花厅。一阵清脆的琵琶声传了出来，正所谓"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一曲《云裳诉》后，院中静默了良久，直到丝竹声再次响起，才又恢复了之前的喧嚣。

次日午后。我从床上爬起来，看到桌上的饭菜，便知道是昕羽来

过了，我正感到有些饿了，于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眉生，起了吗？”外面是昕羽的声音。

“起了，进来吧姐姐。”

昕羽推门而入，看见我的吃相大笑了起来，我也羞涩地笑着。

“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了，谢谢姐姐！”

昕羽坐到我旁边忍着笑说：“又没人跟你抢，看你吃的。”她伸手帮我擦去脸颊上沾着的饭菜接着说：“我来是告诉你，崔妈妈找了个教书先生，让咱们每天下午去学学写字画画什么的。我看你昨晚累着了，就没提早叫你，想让你多睡会呢。”我急急地咽下了口中的饭食说：“那咱们走吧！”昕羽倒了杯水递给我说：“时间还来得及，你先把饭吃完。”

吃罢饭，我被昕羽带到了琴香苑。在这里，我学会了弹琴、舞蹈、下棋、写诗、画画等各种技能。

在琴香苑的日子是我那段黑暗岁月中最为快乐的时光。我喜欢读书，喜欢弹琴，即便练琴练得手指都出了血泡，可是我依然坚持不懈。我的身体比较僵硬，天资不太适合舞蹈，但是凌波的《霓裳羽衣舞》看得让我着迷，所以我苦练基本功，偷偷学艺，终于也学得了一些皮毛。

第一次看凌波跳《霓裳羽衣舞》，是在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贺六十大寿的时候。尽管文征明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瘦老头了，可是凌波却对他青眼有加。年龄的差距根本无法阻挡两颗相爱的心靠近，凌波仰慕他的才学，与他无话不谈，所以每次他来怡香馆都无须通传，出入自由。

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有些炎热，我正给午睡的凌波姑娘扇扇子。文征明推门而入，见凌波未醒，他示意我不要叫醒她，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轻轻地吻了吻凌波的嘴唇。凌波睡眼惺忪地瞄了瞄文征明，然后一把搂住他的脖子娇滴滴地说：“文老爷一来，暑气顿消呢。”说罢在文征明的脸上亲个没完。

文征明就势把她抱到椅子上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我带了个

新鲜玩意儿给你瞧。”刚才还满是睡意的凌波一听一下子有了精神，整了整衣裙，忽闪着眼睛问道：“什么好玩意儿？”

文征明神神秘秘地走到门外，拎了一个食盒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端出一个碗来。凌波见了大呼上当，气得直捶文征明：“这也叫好玩意儿，不就是个碗嘛！”然后故作生气地转过身去。文征明不以为然，依旧调皮地说：“你把眼睛先闭上！”凌波不知他要搞什么名堂，但还是乖乖照做了。“把嘴巴张开！”文征明接着说。

凌波微微张开了嘴巴，闭上眼睛细细地品味。须臾她睁开眼睛问：“这是什么？真好吃！”文征明得意地说：“这是外国传教士教我做的，叫冰激凌，怎么样？好吃吧！热天吃这个最是消暑了。”凌波连连点头，又自己舀着吃了几口，连声称赞“好吃！好吃！”说罢又喂着文征明吃了两口，然后转身对我说：“眉生，你也过来尝尝，很好吃的。”我摇了摇头，依旧站在门边。

文征明回头看了看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问：“你叫什么？”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凌波姑娘，答道：“顾眉生。”凌波见我害羞，忙把我拉到近前笑着说：“这孩子跟了我好几年了，如今也越发出挑了，怎么？文老爷感兴趣？”说罢掩面而笑，并与文征明耳语了几句。文征明笑着捏了捏凌波的鼻子说：“你还吃这小妮子的醋呀？我只是觉得她这名字太过俗气，不如我赐她个名如何？”

凌波拍手叫道：“那可好了，有你这个才子赐名，以后眉生定能冠压群芳呀！”

文征明又仔细地打量着我喃喃自语道：“她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很灵动，像似会说话一般……”然后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了两步，捋了捋他的山羊胡，顿时灵光一现，对凌波说：“还不快给老夫研磨？”凌波起身顽皮的行礼道：“是，老爷！”只见文征明提笔疾书：“盈盈秋水自横波，浅着红衫盛绮罗；自是江南春色好，清塘行看涌新荷。”

“好诗！好诗呀！不愧是我的才子老爷。”凌波看后挽着文征明的胳膊，轻轻地吻了一下文征明的脸颊。

“你就叫横波如何？秋波似水，又跟凌波多年，取她一个波字也好沾沾她的福气。”说罢刮了刮凌波的鼻子，脉脉相视。我连忙施礼谢过。

或许还真是沾了才子佳人的福气，顾横波这个名字在秦淮河畔逐渐声名鹊起。

第三节　烟花女子的幸福

一道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直直地打在我的眼睛上，我不住地将薄被盖过头顶，闭着眼睛大喊“汀兰，快把纱帘放下来，阳光太刺眼了！”

“哈哈，大懒猫，该起床了！”听声音就知道是昕羽，我也不管，闭着眼问：“姐姐今天怎么如此有空，这么早来？”昕羽摇了摇我，说道：“自然是有重要的事来与你说，你倒是快起来。”

我欠起身子，伸了个懒腰，勉强睁开眼睛，看着她问：“出什么事了？不让我睡觉。昨夜他们闹得太晚了，我才刚刚睡下呢。”昕羽放开了我的肩膀，坐在我床边淡淡地说：“春娌要嫁人了。”

我“腾”地一声从床上跳了下来，赤脚站在地上看着昕羽的脸问：“你说什么？真的吗？”我瞪圆了眼睛看着昕羽那清瘦的脸颊，昕羽笑着说：“当然是真的啦！要不我干吗一大早来吵你，听说是广东那边的商人，正与崔妈妈谈赎身呢，你快梳洗一下，咱们也去瞧瞧。”没等她把话说完，我已经穿好了衣服，简单梳洗完毕，忙拉着她就往外跑，昕羽见状笑道：“你这猴急的脾气，他们还能立马跑了不成？”

“眉姑娘，你的鞋，你还没穿鞋呢！”汀兰在我们身后边追边喊，我停下脚步撩起裙子一看还真是赤着脚板呢！我和昕羽都大笑了起来，汀兰忙把鞋子帮我穿上。“汀兰，谢谢你，你回去吧，今天谁来都帮我挡了，记得啊！”还没听到汀兰回答，我已拉着昕羽跑了好远。昕羽扶着墙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那半露的胸脯上上下下地起伏着，喘了半天气才断断续续地说：“眉……眉生……别跑了，我跑不动了……

咱们先去迎春阁找春娭吧，想必现在崔妈妈不知要怎么刁难那位公子呢，咱们去了只会平白多听些有的没的。”我回头看了看昕羽，慢下脚步。昕羽说得对，崔妈妈怎肯轻易让她的摇钱树被人挖走，不过这倒也能试探一下那位公子的真心了。

我们转向去了迎春阁，因为春娭平日待人总是冷冷的，所以来迎春阁的姐妹并不多，除了我们也之只有梦秋了，毕竟我们一起学艺，感情自然也较亲近些。梦秋比我们早到，已在花厅坐着了，我和昕羽也坐了下来，春娭命人端上了茶点，有些心不在焉地和我们说着话。

“他对你可好？什么家室背景？人可还可靠？”梦秋问道。

“他是从广东来此办丝绸的商人，我们去年相识的，他待我很好，我也很喜欢他，他答应带我离开这里……”春娭边说边向门外张望。

我见状大笑道：“这人还没跟着去呢，心早就跑到广东了吧？”

春娭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这几年，我们的模样变化都很大，春娭是我们几个里年纪最长，模样最标致的，她还弹得一手的好琴，是最早超越了凌波姑娘成为迎香楼头牌的姑娘，只是她平日对人总是冷冷的，所以外间送了她“冷美人”的称号。昕羽为人亲和温软，她对诗词不感兴趣，在琴舞方面也不是很擅长，但是绘画上天赋却极高。还有她的嗓子，她有百灵鸟般的嗓音，她的歌喉在秦淮河畔无人能及，她的歌声犹如天籁，人称“小夜莺”。梦秋的长相颇为逊色，但是在诗词歌赋上造诣很高，故而吸引了很多才子与她共论文学。

“别理眉生，她一向口无遮拦惯了，等她也有了心上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说罢昕羽用手肘顶了顶我的胳膊，掩面笑着，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我们正说笑着，只见门外急匆匆走进一男子，个头不算太高，头顶盘着一个发髻藏在一顶黑色方形绸冠中，皮肤很白，瘦瘦的，高高

的颧骨，大大的眼睛，身穿墨绿色绸缎大褂，腰间系着枣红色绣金线的腰带，腰带上拴着香囊玉佩等寻常挂件。春娘一见他来忙迎上前去急急地问："如何？"男子露出得意的笑容"你还信不过我吗？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我已经替你赎身了，明天我就带你回广东！"春娘死死地抱着男子不肯松手，哽咽着。我们见状也都难掩泪水，男子安抚了她好久，她才忙转过身来拭去泪水向我们介绍道："他，就是我的夫君，林生！"四目相对，那份化不开的甜蜜与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我们纷纷向他施礼问候，他略作回礼又邀我们落座，但我们见春娘的情绪还未平复，想必两人还有很多悄悄话要说，便纷纷告辞离开了迎春阁。

回去的路上我们一路无语，各有心思，互相道别后回到各自的住所。

我坐在回廊上，回想着春娘与林生那幸福甜蜜的表情，那份甜蜜足以让在场所有的人都融化。从我见到春娘的第一天起，我就从未见过她有这样的表情，是林生让冰冷的春娘变得有了温度，也让她如死灰般的心勃发了生机。这大概就是烟花女子最幸福的归宿了，那我的归宿呢？我不敢多想，我怕我难以遇到那份钟情，我怕我会终老在这秦淮河畔。

"眉姑娘，你可回来了，刚刚有人送了一份名帖来。"晚菊说着便从衣袖里拿出了一张红色的名帖递给了我，上面写着："横波姑娘拜会，山东八府巡按杨公佩仰慕姑娘文采久矣，近因公事路过此地，想请姑娘过府一聚，共论诗词曲赋。明日酉时官轿来请！"

"杨公佩？何许人也？"我自言自语道。

"姑娘，听说这杨巡按是个老色鬼，年纪一大把了，却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子。你可要当心呀，我看家宴是假，另有他谋才是真。"晚菊一脸不快地说。

我低头又看了看名帖，心想："不去是不可能的，要是让崔妈妈知道了眉楼上下都得遭殃。若是去，我又该如何自保？想来他这么大

费周章地下了名帖来请，也定是要脸面的人，自然不想让事情闹得人尽皆知，索性来个将计就计。”主意已定，我回到房间，让晚菊替我研墨，轻松画就了一幅《苍松图》，并在画中题了一首打油诗，画毕，我仔细端详过后，命晚菊装裱好装入楠木画匣中。随后拿出我的回帖，让晚菊给杨府送去。

第四节　秦淮翘楚，声名鹊起

第二天傍晚，杨公佩的轿撵准时候在门外，我叫晚菊带上画匣随我一同到了杨府。

我刚刚从轿撵走下来，只见一头发花白的老者早已迎在门前，虽然穿的是便服，但见他的衣着打扮我已知道他就是杨公佩了。我忙上前施礼道："小女子顾横波见过杨巡按，杨巡按万福。"杨公佩忙把我扶了起来。果如晚菊所说，抬头我便看到一双色眯眯的眼睛不住地在我身上打量着，扶在我肩膀上的双手不住地摩挲着我的双臂。

"横波姑娘不必多礼，快起快起！"

我厌恶地瞥了他一眼，向后退了退身挣脱开他的双手，不想他居然没有恼，还伸手过来牵我的手。我把手缩进了衣袖里，隔着衣袖，他依旧攥得紧紧的。

他带我走进前厅，那里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席。他邀我落座，我略带有些迟疑地看着他，杨公佩见我的样子，忙说道："今日你是老夫的佳客上宾，老夫与佳人有约怎可让旁人打扰。"说罢捻须而笑。我尴尬地笑了一下，有些不安地坐了下来。

这倒是我从未见过的阵仗。往常赴宴，主人家便是有天大的色胆，也不敢做得过火，总会叫上几个知己好友，又或者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墨客，一帮人觥筹交错，相谈甚欢，倒也是个掩护。像杨公佩如此明目张胆的，倒真是少见。

正想着，杨公佩已斟好了酒，说道："今儿个难得见到名震秦淮

的横波姑娘，一定要不醉不归啊！”

我笑笑，接过他递来的酒杯。

酒过三巡，杨公佩的手脚果然开始不安分起来，我忙示意，让一旁的晚菊把画匣呈了上来，起身施礼道：“小女子受杨巡按如此礼遇，无以为报，略施笔墨，还望杨巡按不要嫌弃才好。”

杨公佩见状愣了一下，回过神后忙接过我手中的画匣，激动得用手不停地抚摸着画匣说：“能得到姑娘的墨宝，是杨某三生有幸呀。”边说边打开画匣，拿出画卷，小心翼翼地展开。

只见一棵苍劲挺拔的青松立于怪石嶙峋之上，周围云雾缭绕，宛如身处仙境一般。杨公佩看着这画，表情甚是得意，眼看着瞥见了画卷左上角的题诗，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许看不许吃，许虚不许实，许谋不许得，许挂不许折。”

杨公佩沉默了一会儿，再次端起酒杯对我说：“横波姑娘才学兼修，画艺精湛，老夫今日领教了，咱们今日就‘许看不许吃’，干了此杯！”说罢一饮而尽。我也跟着干了。

看着杨公佩的脸色，我心中大石才放了下来，晚菊站在一旁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们，我对她微微一笑，看来回去之后，又要与这个小丫头讲解一番了。

回头看看杨公佩，只见他笑着说道：“你这蹄子好生伶俐呀！来人呀！”门外垂衣进来一男仆低着头。“找人把这幅画挂起来。”杨公佩说。男仆没有动，低声问：“老爷要挂到何处？”杨公佩又大笑，想了想说：“就挂到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横波姑娘的墨宝可要仔细些！”

“是！”男仆双手捧着画轴退了出去。

男仆带着画卷走出去之后，杨公佩看着我的眼睛默默无语良久。许久之后，他握着我的手说道：“横波姑娘，你这双勾人魂魄的眼睛极美。”说话间他很用力地攥着我的手，我皱皱眉头，强忍着心中的

厌恶，掩口微笑，抽出手来，端起酒杯，礼貌的回敬杨公佩。“杨巡按，只有我们二人饮酒甚无乐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祝雅兴？”杨公佩看着我点点头。

我抚琴坐定，淡淡地看了一眼杨公佩，便静下心来，轻唱小曲。这杨府的布局倒是别致，庭院间还种上了几棵柳树，若不是杨公佩本人是出了名的好色，当真还以为这房子中所住的会是高雅之人。

直至歌毕，杨公佩的眼睛都没有从我的身上挪开，他使劲地在鼓着掌，狠狠地看了看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转身离席，只留下一句：“姑娘好走，老夫不送了！”

“眉姑娘，你说这杨公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不会就此吃罪于他呀？要是崔妈妈知道了岂不是又要责罚你？”晚菊惴惴不安地问。

我望着镜中的自己，那闪耀如星宿般的眸子真是让我又爱又恨。

“唉……”我轻轻地叹了口气。挥了挥手，示意晚菊出去。

那天的夜晚异常宁静，只能隐约听到蟋蟀的鸣叫声，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是梦里我又见到了我娘。

“眉姑娘，眉姑娘，快起呀，崔妈妈来了！”

我腾地从床上蹦了起来，看到汀兰焦急的脸，她忙将罩衫套在我身上，我坐到妆台前正要梳头，崔妈妈已经推门而入，只见她的两只绿豆眼又不见了踪影，嘴巴乐得占据了大半张脸，我有些不解，迟疑着起身行礼道：“崔妈妈何事这样高兴，一大清早便跑来？”崔妈妈用一脸奉承的表情轻拍我的肩膀说：“还是咱们横波有福气，生得这样俊俏，你看这一双勾魂的眼睛，这腰身，这脸蛋，再加上这举世无双的才气。以后秦淮河畔就是你眉生的天下啦。”说完又是一阵狂笑。我更加迷惑了，崔妈妈这是被谁点了笑穴？还是已经被气糊涂了？我猜这一定是与杨公佩有关。我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看着崔妈妈。

“今天早上，杨巡按给咱们迎香楼送了个牌匾，是专门给姑娘的。”

见我疑惑，崔妈妈身边的李大娘向我解释道。

“什么牌匾？”我问。

“还什么牌匾，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崔妈妈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接着说：“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有手段呀，看来我是没有白疼你呀，比那个没良心的春娉强多了！”崔妈妈的脸顿时阴沉了许多。

“春娉能得到幸福，也是崔妈妈往日教导的功劳呀！”我开解道。

崔妈妈眉毛一立：“她，有福气？哼！进了这烟花巷里还想找幸福，那就是蠢！她早晚还得回来求我呢！”崔妈妈恨恨地说。

我没有言语，崔妈妈变脸比变天还快，看到我的沉默，她马上又换回了那副谄媚的笑容说：“好女儿，快梳洗梳洗，跟妈妈出来看看，我叫人已经把匾额挂到你的大厅里了。”说着忙帮着汀兰一起给我梳妆。打扮完毕，我们一行人来到大厅，只见一个鎏金大字的匾额挂在大厅正眉处，上面用隶书写着：“秦淮翘楚”，提款处写着：“赠横波夫人”，落款处：“杨公佩亲题”。我忙命汀兰拿纸笔，写了封回帖派人送去杨府，但却被退了回来。

从此以后，我与杨公佩再没见过，但我却能从他人口中知晓，杨公对我赞不绝口。每每我看到这“秦淮翘楚”的匾额，我都会想起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想起他见到《苍松图》时那复杂的表情，想起那次晚宴，也不由地对他产生一丝敬佩。

第二章

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

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
纵有笙歌亦断肠。
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忍更思量，
绿树青苔半夕阳。

第一节　文采与情怀

“眉生，你的兰花总是能画出不同韵味。”少女娇弱的声音，显得格外绵软酥松。

说话的人叫王月，是比我小几岁的后起之秀，因为都喜欢画画，所以我们常聚在一起品茶，切磋画艺。

“眉姑娘，有个娇小秀气的公子想见姑娘。”汀兰走进来对我说。

“可有名帖？”我问。

“那位公子说见到姑娘，姑娘自然就知道名帖了。”汀兰回道。

“哎哟，眉生有私客啦！咱们是不是该回避了呀？”香君笑着望了望王月。

“哪有什么私客！我都一头雾水呢。”我略有些焦急地看看汀兰，接着说：“把他回了吧，我们正在兴头上，谁来都不见！”

“哈哈，我来了也不见？”我的话音未落，门外就窜进了一个个子矮矮的穿着青色长衫的俊俏少年，生的倒是眉清目秀，只是眉宇之间有一股傲气，才一进门，便巡视了我们姐妹一番。

“你？你是？”我们诧异地看着他。

这人好生面熟，我想了一下，不禁莞尔一笑，拍了拍那人的肩膀道：“柳弟，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那人也笑了起来，白齿明眸，说不出的好看。我转身望向王月与香君，她们依然疑惑着，不解地看着我和眼前这个陌生人。

“哎，你们还不认识啊？”说着，我便伸手抓下了柳如是的帽子，

一头黑如瀑布的长发散落下来，眼前的哪是个男子，分明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妙龄少女！

我指着柳如是说："她呀，河东君嘛！"这时王月与香君才看出来，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纷纷凑上前去前前后后地打量着柳如是。

"你这样的打扮还真看不出来呢，我也要试试。"调皮的王月拉着柳如是的衣服就要解，柳如是躲到我身后说："光天化日之下，微波小娘子也太心急了些吧。"说罢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羞得王月抓着柳如是一阵捶打。

"既然柳弟如此戏弄我们，作为惩罚，就让她来帮咱们品评一下今天的画作吧，如何？"我提议道。王月和香君都点头表示同意。

柳如是来到条案前仔细地看了看我们三人画的兰花，提笔写道："眉兰多傲骨，微波尽柔情，香君难自持，美中各有异。"我们三人会心一笑。

"柳弟的眼睛真毒呀，把咱们的优缺点都看出来了。"我笑道。

王月也连连点头，"是呀，河东君无论在诗词绘画还是歌舞琴艺上的造诣都远胜你我呢！"柳如是谦虚地正襟危坐，整了整衣冠说："诸位姐妹抬举了！小弟愧不敢领受呀！"说罢学着男人的模样作起揖来，逗得我们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来了个教书先生，是跟着他的学生来考试的，听说他是被罢黜的官员，从京城出来后一路游历，后又在江南某个书院教书。"王月忽闪着眼睛，抿了口茶接着说："人，我还没见过，他的两个学生前两天去了我那儿，都对他的才学赞不绝口，并说此人刚正不阿，还说临行前老师有交代，让他们远离这样的烟花之地。"

"哈哈，可惜老师有心学生无意呀，你没逗逗那几个学生？告诉他们，他们老师都住在这里好几日了"我笑着说道。

香君一脸严肃地说："我也有所耳闻，听说他曾在檄文中写过'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话。"

“果有此奇人？可知名姓否？”柳如是问道。

“我只知此人姓黄，具体名号，还不可知。”王月皱着眉头答道。

“哪日若是再遇到他的学生，咱们让他把老师也请来，咱们一同会会，如何？”柳如是环顾了我们一周，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坏笑，我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两日后，王月携着黄公及其学生一群人来到眉楼，我精心打扮了一番，想要试探一下这个“心中无妓”的黄公。

“小女子顾横波见过黄先生，小女子这厢有礼了。”我软软的施了礼，抬头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只见他略略后退了一步拱起手回礼道：“在下黄道周，见过横波姑娘！”

说罢，抬头仔细打量起了我的眉楼，并不住地点头道：“难怪坊间都传姑娘所居眉楼乃迷楼也，如今眼见为实，果然不虚呀！”

我引他们进了前厅，依次入座，并命下人开席。

“姑娘所居之处甚是雅致，这墙上所挂书画可都是出自姑娘的手笔？”黄道周驻足在一幅兰花图前。

“正是奴家拙迹，让先生见笑了！”我凑到黄道周身前，故意贴的他很近。他还是略退了一小步又开始仔细地打量起我来。我心想：“天下男人都一样，什么心中无妓，这么快就现原形了。”

“姑娘生得俊俏，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肢轻亚。‘秦淮翘楚’不负其名呀！”黄道周边看着我边点头边说道。

我挽着他的胳膊，面露绯红地笑着说：“小女子实不敢受，先生请上座！”

酒过三巡，他的学生们开始依次敬酒，感谢老师的辛苦栽培，黄道周也都一一领受。

“久闻横波夫人舞姿绝佳，微波的歌喉也如天籁，不如给我们歌

舞一曲以祝雅兴呀？”黄道周醉眼微醺的说。

我和王月自然没有推辞，一曲《春江花月夜》后，柳如是和香君也赶到了。一一介绍后，有位学生提议联诗，黄道周很是欢喜，于是我命人把条案摆上，宣纸铺好，汀兰负责研磨，晚菊负责书写。一切准备停当，香君蒙上双眼弹琴，我从庭院摘了朵月季，由黄道周开始传花。一阵轻柔的《后庭花》响起，只见月季花在人群中传动，忽然，琴声戛然而止，月季刚好传到柳如是的手中。如是端起酒杯略沉思了一下一饮而尽念道：“白墙黑瓦晚晴天，摇椅春藤笑无眠。”

“好句，好句，继续，继续。”黄道周微醉着吼道。

琴声响起又停，“黄先生，该您了。久闻您的文采，如今也能见识见识了。”我把酒杯端到黄道周的面前，黄道周接过酒杯也是一饮而尽，念道：“尽得上方斩小人，还主清清朗朗天。”

“好句！”大家皆鼓起掌来。

一曲《后庭花》后，我们都不尽兴，于是又连了三阙才肯作罢。

几轮过后，黄道周已醉的不省人事，柳如是冲我挤挤眼睛，低声在我耳边说：“何不趁此机会试他一试？看他真如柳下惠否？”我笑了笑，命人把黄道周抬到了我的厢房，其他人也都不肯走，都想一探究竟。于是我把他们都安顿在了眉楼。

我独自回到厢房，将我与黄道周的衣服全部褪去，与他共榻而眠。我用手轻轻滑过他滚烫的身体，在他的耳边呢喃，他都丝毫没有反应。我想他大概醉得太死，于是我们就这样赤裸着睡了过去。

大约拂晓时分，我感到身边有了些许响动，我没有睁眼，故意想给他乘虚而入的机会。可是不想一阵悉索的摸索声后，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我忙睁眼瞧去，黄道周已经穿好了衣服正要走出房门。我连忙欠起身来，朦胧的月光照在我的胴体上，我柔柔地问：“先生，这就要走吗？”他回头看了看我，转身又折回我的床前，伸手扑了过来，

我就势躺了下去，闭上了眼睛，顿时感到身体好温暖。

“天凉，姑娘不要着凉了才好。”黄道周伸手拉过被子盖在我的身上温柔地说。然后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并轻轻地带上了我的房门。我起身靠在床边，心情很复杂，不知是激动还是失望，黑暗中，我的眸子一闪一闪。

“怎么样？怎么样？”天刚大亮，柳如是便衣衫不整地跑了进来，看我倚在床边，面无表情的，她跺着脚开始骂起黄道周来，“这个衣冠禽兽，还标榜自己是什么正直君子，也不过如此嘛，有多高的德行呀？还不是都一样。”

我看到她跳脚的样子讪讪地说：“他什么也没做，昨天半夜就走了，还替我盖上了被子。”我的话让柳如是也愣在了那里。

“就……只是……这样？”她断断续续地问，面带疑惑。

我点了点头，无话。她坐在我的床边，也无话。

很久，她站起身来，轻笑着说道：“黄道周绝对是个正直的品德高洁的人！”又看了看我，说：“眉兄可有想法？”尚未等我回过神来，便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门。

第二节　西湖赏雪

崇祯七年的冬天，初雪来得特别早，我与河东君、小婉、香君、昕羽等人一行来到西湖赏雪。冬日里的西湖另有一番景致，在柳如是的提议下，我们租了一条花船，泛舟湖上，烹酒吟诗。雪中的西湖让我想起了春娭，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过得好，是否已经过上了她所向往的相夫教子的生活。

“昕羽，你说，春娭现在会是在做什么呢？”我脸上泛着红晕，有些微醉地倚在船舷，望着远处穿着白衣的断桥，浅浅的问。

刚刚还叽叽喳喳的她们顿时安静了下来，柳如是趴到我的身边抬起手臂指着远方喊道：“我的郎，你在哪呢？”我们不由地就是一阵狂笑。

然而这样的笑声必然是假的，身在青楼之间，我们都无比清楚自己随风凋零的命运，这些似是而非的笑容，不过是在掩饰我们内心的不安与脆弱，所谓青楼卖笑，不过也就是如此。在人前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笑的，不论他们说了什么让我们不愉快的话，哪怕是羞辱，我们都不能不笑，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练就的本领。我们每个人都在笑，笑自己的痴心，笑自己的无奈，笑自己！

突然之间，昕羽从后面抱住了我，微温的酒气在我耳边轻拂，她悄悄地说：“眉生，我也要走了！”这一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我的醉意全无，我扭过头看着昕羽，努力地从她温柔的脸上找寻答案。是的，她没有骗我，这是真，我不知是喜是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回身抱住了昕羽，“姐姐，我舍不得你！”说着，我哽咽了，昕羽的肩膀也微微地颤抖。我忍住眼泪抱紧她说：“你一定要幸福！一定！”昕羽不住地点头。

“你们两个！”柳如是站起身来随着船晃悠着身体叫着：“不要在那里说什么悄悄话，难得出来玩，别扫兴！”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我拭去眼泪，也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不知是酒还是这船的缘故，我更晕了。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船舱里，斟了一杯酒，举杯说道：“咱们一起祝贺我的姐姐，昕羽，也寻到了佳缘，我们干杯！”说罢一饮而尽。“昕羽，真的吗？太好了！”香君羡慕的望向昕羽，小婉没有作声，柳如是把昕羽拉了进来说：“这次咱们就当是给昕羽送行了，好吗？以后可不要忘了咱们姐妹一场呀！”

昕羽只是点头，眼泪不住地流。我抱着她，轻拍她的后背说：“今日给姐姐送行，我与姐姐唱出《西楼记》助助兴可好？”大家都鼓起掌来。昕羽点头应允。我换好男装走了出来，向昕羽作揖道：“我愿姐姐不要如穆素徽般经历那样许多的波折，只愿姐姐如她般幸福圆满。”

“一帘花影半牀书．抱膝呻吟赋索居．今夜月明应有梦．愁多未审梦何如……”

几年的姐妹情深，都藏在这一出《西楼记》中，昕羽要走，没有人会比我更加不舍，但是她要走，却也没有人会比我更加高兴。我的泪水不禁流出，沾湿了衣襟，抬眼望去，昕羽也已经是泪流满面。

正唱着，突然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姑娘的戏唱得真好，小生能否与姑娘们同舟呀？”戏才唱了一半，一位俊俏书生在岸边招手喊道。这一声，倒是让这悲伤的气氛淡去了不少，我和昕羽都抹了抹自己眼角的泪，转眼看着那岸边的公子。

“上来吧！”柳如是喊道，“只是这戏可不能白听的。”

书生跳上船头作揖道，“见你们已经饮过酒宴了，那我就给各位姑娘烹盏香茶醒醒酒气如何？”

“那就要看这茶到底香不香了。”王月笑道。

书生上船烹了茶，茶香四溢，那种清香暖人心脾，“好茶！”我说。

“你还没喝，就知是好茶？看来你们是有缘人呀！”昕羽打趣道。

书生把茶端给我们品尝，刚一入喉，茶汤的清冽香气顿时弥漫在整个口腔，顿觉神清气爽，酒意全消。我忙向书生讨要茶方，书生推诿道：“姑娘若真心喜欢，等我去了南京，亲自送到姑娘府上。”

我淡淡一笑，说道：“南京这地方甚大，我住的地方也不方便随意进出。这样吧，我们便在十里长亭相见，公子意下如何？”

那公子忙点头答应。正想多说几句，柳如是便嚷嚷着也要这茶叶，一来一往，这船上原本的悲伤气氛便一扫而空，一行人谈笑唱歌，好不快活。

第三节　伧夫闹事大闹眉楼

回到南京，我见到了来接昕羽的书生郭横。他家境并不富裕，但是却倾尽所有为昕羽赎身，他并不想占有昕羽，替她赎身只是想还她自由，这份情意让昕羽很感动，也深深打动了我。我为昕羽能遇到这样的人感到高兴。于是我私下准备些银两，偷偷塞给了昕羽，“姐姐，我知道为了赎身你也用了不少体己，可是前路还长，我给姐姐藏些私房钱，以备不时之需。”昕羽默默流泪，“眉生，你也早些为自己打算打算吧，咱们都是身如蒲柳的人，半生漂泊，怎么也得找个依靠呀！”

昕羽离开前，我们聊了整整一夜，然而第二日依旧是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昕羽。

昕羽走了之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眉楼里整日夜夜笙歌，我穿梭于形形色色的男人中间，每天疯狂地喝酒，放肆地笑。

“横波姑娘，我们久仰大名，如今见到真颜更是胜传言百倍呀！”一个伧夫醉醺醺地走了进来，“来来来，咱们再喝一杯交杯酒。”说着就拉着我的胳膊把酒杯往我手里塞，我正与杜浚调侃着，谁知他进来搅局，我很是不耐烦，狠狠地瞥了他一眼，忙叫人把他遣走。那伧夫骂骂咧咧不肯走，我耐着性子走上前敷衍了他几句，便打发人把他送出了门。

第二天，我已然不记得这个伧夫了，晚上照例招呼了几桌客人。正要上楼，门外又来了两个伧夫，吵着嚷着要我亲自陪酒，汀兰把他们带进一厢房，然后急匆匆地跑来向我禀告：“姑娘可要去瞧瞧？那两个莽夫总是

大吵大嚷，说非要见到姑娘，再这样下去会把其他的客人都吓跑的。”

我略皱了皱眉头，对汀兰说：“你快去请崔妈妈，我去应付一下。”汀兰一路小跑出了门，我独自走进厢房，见到那两个伧夫，一个大腹便便，满脸横肉，穿着绸缎的长袍，撸着袖子露出两截莲藕般粗壮的胳膊；另外一个中等身材，粗布短褂，头上用布盘了个发髻，一看就是跟班的。

两人正大口大口地嚼着肘子，我略迟疑了一下施礼道：“横波见过两位爷！”还没等我再开口，这两个人已经把我按到了座位上。

“爷面前不用那么多虚礼，今天你哪也不许去，陪爷喝酒！”穿长袍的边说边把手架在我的肩膀上，拿起酒杯就往我嘴里灌。我挣脱开来，整了整衣衫厉声喝道：“二位休得无理！”

“我就无理了，怎么了？你个婊子就是陪大爷乐的，还敢对我们吼？”穿长袍的边说边开始砸东西，那个穿短褂的也随声附和着。

我正要叫人，崔妈妈赶了进来，赔着笑脸说：“二位爷这是干什么呀，横波不懂事，不招人待见，咱们还有别的姑娘呀，快把如烟翠柳她们叫来好好陪陪大爷！”

那个穿长袍的把腿翘到桌子上，看了看崔妈妈说：“别拿那些没人要的打发我，我今天就要顾横波陪！”

崔妈妈推了我一把，狠狠地瞪着我说：“不好好伺候爷还惹人不高兴，还不快斟酒赔罪？”说着倒了杯酒递给我，我强忍着怒火接过酒杯，“我敬二位爷。”然后把酒一饮而尽。

“这样一副丧气表情摆给谁看呢？”不想那男人依旧不依不饶，我摔杯转身离去。

崔妈妈安抚了好半天又安排了如烟翠柳陪睡，这才哄得他们不再闹事。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官府的衙差就闯进了眉楼。

“有人举报你藏匿金犀酒器，我等奉命进行搜查！”捕头说完命令手下把眉楼翻了个底朝天，当然没有找到什么金犀酒器。

崔妈妈闻讯赶来封了二百两银子塞到捕头手里赔着笑脸说：“官差大哥辛苦了，这些钱留着喝茶，我们都是正经做生意的，怎么可能私藏贡品呢，定是有人陷害呀！”

捕头接过银子掂了掂分量，很是满意的对崔妈妈说：“这都是上面交代的，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呀，看在你的一片心意上，我们也不多打扰了，不过想了事你们还得找找人呀。”说罢对手下的说：“既然没有就别搜了，咱们撤了！”

官差走后，崔妈妈阴沉着脸在屋子里踱着步子，心里琢磨这件事肯定跟昨天那两个伧夫有关。“小六子！你去查查昨天闹事的两个伧夫什么来路？”崔妈妈交代下去，转身狠狠抽了我一耳光：“你现在翅膀硬了，会惹事了？还把官府的人招来了？我看你的皮子又紧了是吧！”崔妈妈恶狠狠地瞪着我。汀兰哭着护向我：“崔妈妈莫要生气，眉姑娘也不想的。”

“查到了，查到了，昨天那个穿长袍的叫冯超，是兵部右侍郎冯英雄的侄子，另外一个穿短褂的叫赵四，是冯府管家的外甥。”小六子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敢在老娘头上动土，老娘就不信了，跟我走！”说完崔妈妈满脸怒气地带着人离开了眉楼。

汀兰把我扶起来找来毛巾轻轻的替我敷着脸，“疼吗？”她的眼里闪着泪花，我笑了笑：“不疼。”

本以为崔妈妈可以将此事摆平，却不想午后衙差们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了衙门，暂且收监。我被换上了囚服关进了监牢。虽然我对发生的一切都还懵懂不知，但坐在监牢里，我明白一件事，想出去，恐怕难了。我努力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想找出我

为什么会在这里的答案，可是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好像失忆了一般，什么也想不起来。反而记起的都是昕羽临行前的面容。

她说我们这种青楼女子，终究是要找一个男人依靠。否则只能老死青楼，结局惨淡。

不用老死，我也算得上是惨淡了吧。我想着，无奈苦笑了一下。

我在牢里待了整整两天，最后居然不声不响地把我放了。

第四节　十里长亭会余怀

重新回到眉楼，心理别有一番滋味。

姐妹见到我，都说“从监牢回来便好，快点准备洗尘。”然而我摆手拒绝了。监牢是现实意义中的牢笼，而眉楼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牢笼呢？再见阳光，我不知心里是喜是悲，或许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悲，因为于我而言其实一切都未曾改变。

“眉姐姐，你可回来了！”汀兰哭着迎出来抱住我。

我轻拍着她说：“傻丫头，哭什么，我这不是好端端地回来了吗。”

汀兰擦了擦眼泪，又笑着说：“我们都急坏了，如今姑娘没事就好，晚菊给姑娘煮了艾叶水，我伺候姑娘去洗洗，去去晦气吧。”

说着把我拉到浴室，替我更衣沐浴。

虽说不过是从一个监牢，到了另外一个监牢，但是两日没有沐浴，加上那牢中恼人的湿气，我心中早就痒痒着想要泡一个热水澡了。

进了桶里，接触到温和的热水，我只觉得周身一阵轻松，脑子似乎也变得清明了起来，不禁细细地思索起这几日的经历。汀兰在一旁帮我准备换洗的衣裳，我挥挥手招她走了过来。

“汀兰，你可知道此次是谁救我出来的吗？”我问。

“反正不是崔妈妈。你刚被带走的时候她还四处托关系，可是都没什么用，后来她索性不管了。她还不是因为心疼她的银子，刚刚还来盘算咱们的眉楼呢，被我和晚菊赶了出去。”汀兰气愤地讲着。

“姑娘，可认识一个叫余怀的人？”晚菊问。

“余怀？我也记不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我拼命地在脑子里搜索着，只是有个很模糊的身影，却怎么也清晰不起来。

晚菊接着说：“那闹事的伧夫冯超就是闹事前一晚来找姑娘喝酒的醉鬼，那时姑娘与杜公子正相谈甚欢，就找人打发了他，第二日他再来，我总觉得他看着眼熟，可就是想不起他是谁，事后我才想到。”

“那与余怀有何关系？”我问。

晚菊接着说：“哦，这次替你解围的正是余怀，我昨天打听到，官府本来是要治你的罪的，因为冯超的叔父早就跟府衙的人打好招呼了，可是余怀将一篇檄文递进司马府后，你就被放出来了，我想一定是余怀救了你。”

“檄文？余怀？”我心中的疑问更大了，我一定要找出这个叫余怀的人，也一定要找到那篇檄文。我心想着。

沐浴更衣后，她们给我做了豆腐宴，说是庆祝还我清白。饭后我回房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心想，这虽也是牢笼，但最起码也能安睡，比起那脏兮兮的牢房可舒适多了。

黄昏时分，晚菊送茶进来，“姑娘，有人送了这茶，说是给姑娘压惊！”

“是谁？”我好像有预感一样，连忙问。

“他不肯说，只说姑娘喝了这茶自然就知道了。”我连忙端起茶杯，茶的清香扑鼻而来，好熟悉的味道呀。我抿了抿茶，这份清冽与回甘一下子把我带回到雪中的西湖。我惊呼：“是他，原来是他！”我拉着晚菊急急地问：“他人呢？”

晚菊有些被我吓到了说：“他早就走了，只说姑娘若能想起他定能知道去哪里找他。”

“汀兰，快来帮我梳头！晚菊，你去把我衣橱里那件紫色的罩衫

取来……梳寻常家女子的发髻即可，我要出门！”梳妆一番后，我望着镜中的自己，去了往日里浓艳的妖娆，更添了一份清丽之姿，我仔细看了看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才急急地出了门。

十里长亭，我看到他的身影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我放慢了脚步，心跳声在耳边回响。看着他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跳声也越来越大，我几乎要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呆立在那里，傻傻地看着他，他回转身，脸上的微笑让我痴迷。

“怎么？见到恩人也不道谢呀？”他略作嗔怪地说。

我忙行了个大礼道：“眉生见过公子，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他将我扶起，邀我落座，温柔地说：“你还记得西湖之约？”

我低下头羞答答地说：“当然记得，怎么能忘呢？”

“还好我们当日有约，不然今日你岂不还在牢中受苦。”他有些自责地说。

“这次的事多亏了公子，不然眉生此生恐怕就此香消玉殒了。”他把我轻轻的搂在怀里。看着夕阳一寸寸地钻进地平线，天色渐暗，我们相谈甚欢，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天色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余怀说，我有些不舍，没有作声。“我们来日方长！”他执起我的双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点了点头，与他并肩走着。

那晚的月亮很圆很大，透过窗棂照在我的帷幔上，夜静悄悄的，可是我的心却难以平静。他的笑，他温婉的气息，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从初见到重逢，每一幕都历历再现，我的眼睛里闪耀着星辰般的光亮，我的脸上不自觉地泛着甜蜜的微笑。我知道，属于我的那个他来了，在不经意间，也在我最孤独无援的时候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此刻，我还有些感激那个闹事的伧夫，连这几天的牢狱都让我觉得值得。不知辗转了几时，我进入了梦乡，梦里我和余公子双宿双飞，幸福无比。

“姑娘，起床了，余公子等候多时了！”什么？汀兰的声音打破了我的美梦，我急忙起床梳妆跑到花厅。

余怀已经坐在花厅中，正在品一杯茶，他今日穿着最为普通的青衫，与这华丽的花厅倒显得格格不入。

然而，我就是喜欢他这种格格不入。我忙含笑走了上前，一双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余怀见我来了，也是淡然一笑，站起身刮了刮我的鼻子说：“小懒猫，我今天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好啊好啊！”我笑着跳着挽着余怀的胳膊就往外走。“等等。”余怀突然拉住了我，然后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先去换套男装。”说着把衣服递给我，我迅速跑上楼换好了衣服又跑下来。“怎么样？”我转了个身问。“这样就好多了，不过一看也是个俊俏郎呢。”我的脸绯红了：“你要带我去哪里？”他神秘地说：“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我们携手飞奔着跑出眉楼的大门，像两只自由的鸟儿。穿过几条街道，他带我来到了南京有名的夫子庙。只见庙门口人头攒动，我这才注意到今天是每月一次的庙会，我们穿梭在人群中，放肆地说着笑着，吃好吃的灌汤包，玩各色好玩的游戏，看各种热闹的小戏杂耍。这一刻，我真的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我会和他相伴到老，这一刻我真的觉得自由的空气是如此舒畅，这一刻我真的希望时间可以就此停止。

“人好多，好热闹呀！”我尖叫着，他拽了拽我的手，示意我不要这么兴奋。我冲他吐了吐舌头。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换男装了吧，要是大家知道你来了，就没人逛庙会了。”他调侃着说，我知道他在说笑，可是我的心里却还是有些不舒服。我笑着跳着钻进了人群，以掩饰我内心的些许不快，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变化，依旧跟在我身后，看着我兴奋地融入到这热闹的氛围中。

“眉生，好吃吗？”他把豌豆糕喂到我嘴里，看着我一点点吃下去，关切地问。他眼里的情意比我吃到的蜜还要甜。我只是傻傻的对着他点头。

逛了一整天，我们都有些累了，回来的路上他带我走进了一家很僻静的茶馆，我们相对而坐，他替我点了杯茶。

“看来你是这里的常客呀！”我笑道。他很认真地说：“这里虽然偏僻，但这里的茶很有特色，上次我烹给你们的茶就是从这里学来的。”

“余公子，好久不见了呀，看点的茶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他的话似乎还没讲完，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子满面桃花地走了出来。“这位公子是？”她又打量着我疑惑的问余怀。

“介绍一下，这位是顾公子，我的挚友，这位是茶馆的老板娘。”于怀介绍道。我点头向老板娘示意了一下，不想老板娘挤到我身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眼睛不住的上下瞟着，“这位顾公子长得真秀气呀，比余公子还要俊俏几分呢。”

我有些不自在地挪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哈哈，你这位小兄弟还挺害羞！”老板娘大笑道。“别逗他了，就你这架势再把人家吓跑了。”余怀一把把老板娘拉到近前，很亲昵地与她耳语了几句，然后轻拍了一下她的屁股，老板娘就浪叫着走了出去。

看到他的这些举动，我很生气，没有等茶送上来，我起身便走，他想拉住我，可是被我躲开了。

他没有出来追我，我独自一人回到了眉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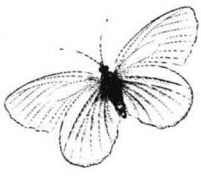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寻春问腊到蓬莱，君有几多愁

十夕谁云春小，一年两见风骄。
云英此夕度蓝桥。人意花枝都好。
百媚朝天淡粉，六铢步夕生钞。
人间霜叶满庭皋，别有东风不老。



第一节　初识才子龚鼎孳

回到眉楼，已是夜深，我怔怔地站在庭院之中。花厅里人声鼎沸，我全然无视，佯装自己与那个世界毫无关系。

他为何在我的面前会有这样的行为？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过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也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所以在我眼前便是放荡也无所谓？我想着，只觉得自己的心，在慢慢地变凉。早上那些甜蜜，在渐渐地退去，仿佛都是梦一场，我感到自己的身子在渐渐地失去温度。

余怀的神色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是如此明朗的一个男子，那笑容，似乎是要将我融化一般。然而他能让我如此地开心，却也能让我如此地伤心。我的泪水不禁流了下来。就是当日被人陷害入狱，我都从未流下过一滴泪水，但如今这个男子，却让我的眼泪一发不可收拾。

我卸下所有装扮，褪去所有衣衫，赤裸裸的站在皎洁的月光下，让月光滑过我每一寸肌肤。我闭上眼睛，不再多想。

又不知过了几日。

“眉姑娘，余公子想见您！”汀兰喊道。我望望外头，天才刚刚亮而已。

“请他进来吧！”我低下头，依旧在细细地画着兰花纤弱的叶片。一笔二笔，就像勾勒着我的心事一般。

他走进房间，见我在作画，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我身后默默地看着。画完最后一笔，我搁下笔说：“几日不见，余公子也变得沉稳了。”

他笑了笑依旧不做声，眼睛盯着我的画。“怎么，余公子对我的拙

迹有何指教呀？”我问道。

“从姑娘的画中我看到了情字。”他顿了一下，我心中一惊，却不愿意说出。

“只可惜这是伤情，本来兰花生长环境就十分恶劣，姑娘又无端将它置于奇石之上，意在断其生路呀！”

我苦笑了一下说道：“本来就不该生长的，即便长出了也未必能活，既然毫无希望，又何必留有一线生机呢？”

他看了看我，知道我话里有话，脸色变得很难看，我们沉默了许久，他才再次开口说道：“姑娘作画，可否容小生题诗一首？”我点了点头，把笔递给他，然后为其研磨。

“西湖冬雪献香茶，只为听君一曲歌。浪荡公子无真意，哪堪春兰困苦生。”

书罢，告辞离去。

我看着他的题诗，看着看着突然大笑了起来，笑着笑着泪水已沾满脸颊。就这样，我哭着哭着睡着了，醒来又是一份伤心。

余怀走后，我伤心欲绝，便将自己关在房间之中，崔妈妈受不住，总找人来催我，也都让我赶走了。

我趴在床上，看着当日余怀题诗的那幅画，不禁又是悲从中来，满心的苦涩之感，叫我不能呼吸。

“姑娘，你这样不吃不喝只是伤心已经好几天了，要是您真的想余公子，汀兰去把他请回来，姑娘不要再这样作践自己了。”汀兰边哭边央求着。

我看看汀兰，苦笑道：“他，你是请不回来了。”我擦了擦眼泪说：“傻丫头，别管我了，让我一个人静静，好吗？”说着我的眼泪又不住地往下流。汀兰见状也不再说话，退出房门，但我知道她一直守在那里，这丫头伺候我已久，主仆之间的感情也算得上是深厚。

又过了几天，我拉开了房门，刺眼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很温暖。

汀兰见状高兴的帮我张罗着吃食，我略略进了些清粥，“汀兰，陪我出去走走吧！”我说道，却因为多日未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子，声音说不出的孱弱。

汀兰狠狠地点着头，她定是见到我好些了高兴的，不住地盯着我看，不言不语。我努力地报以她微笑，借着她的力晃晃悠悠地走出房门，几日没有出门了，外面的世界恍如隔世，我就凭栏缓了缓气力，接着又慢慢地迈下楼梯，开始还有些力气，没走两步便已没了知觉。

“姑娘！姑娘！姑娘！”眼前一片漆黑之后我失去了所有的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黑暗中极远的地方传来汀兰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急促。我努力地睁开眼，汀兰和晚菊焦急的脸呈现在我的眼前。

“姑娘你可醒过来了，你这是要吓死我们吗？”汀兰边哭边说。

晚菊拉着我的手喃喃道：“姑娘就这么想不开吗？连自己的身子都不要了吗？那样的男人姑娘何止见到过这一个？”

我无言以对，是呀，这样的男人我见过何止一个，可是为什么偏偏只是对他这么欲罢不能？我恨自己的软弱，恨自己的自暴自弃，可是我却依然无法忘记，那西湖上的香茶，那十里亭中的秉烛夜谈，也忘不了，他在我画上题诗时，那决绝的表情。我的眼泪无声地滑落，疯狂地倾泻着心中的委屈。

就这样，我缠绵于病榻半年之久，病情反反复复，换了很多大夫也无济于事，都说心病还须心药医。

河东君，王月，香君等人也时不时来看我，替我开解心结。

时间是治疗伤痛的最佳良药。转眼又是一年夏初，王月与香君来看我，见我精神好多了，便聊得久了些。

“我们见你现在精神好多了，不如跟我们出去走走吧。”王月对我说。

“我现在懒怠着出门，不去了。”我懒懒地说。

“我们收到郑元勋要结社的帖子，想带你去看看，也好散散心。”

香君道。

“结什么社？”我问。

“他也好诗好兰，故而想邀请一些喜爱画兰的人士结个兰社。”香君答。

“他久闻你的大名，只因你这半年多来一直养病谢客，故而托到我们来请你参加。”王月补充道。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终于说服了我，我略施粉黛随他们去了兰社。这次活动是在郑元勋的南京宅邸中的一处偏苑中进行的，那里很幽静，而且园中开满了兰花，清香怡人。

大病初愈的我，见到这幽幽的兰花不禁技痒。一番调墨构思后，绘出了《兰花图》扇面。为了表示对郑元勋盛情邀请的感激，我把扇面赠予了郑元勋。

从此，兰社的活动让我再次走出了眉楼，走出了那片伤心的阴霾，让我又回到了阳光下。我在这里还结识了很多文人雅客，我们一起探讨画兰的心得，一起吟诗，一起赏月。有时候也会在不经意间听到余怀的消息，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再遇到过。或许，我们的缘分只是那短短的一瞬，如烟花般美丽，也如烟花般转瞬即逝。

“眉生，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龚鼎孳，龚公子。”香君转身对着我又说，“这位是顾横波，就是您刚才大加赞赏的画作的笔者。”

龚鼎孳不就是闻名江南的才子的龚孝升吗？之前我就听闻过他，说他擅画幽兰，文学造诣极高，没想到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我微微颔首做了一个揖，龚孝升见状连忙解释道：“我昨天才刚到南京，经朋友介绍来到兰社，见到姑娘画作十分欣赏，遂遍寻姑娘，不想昨日姑娘不在，今日特让香君代为引见。”

“龚公子客气了，小女子拙迹怎能受公子如此夸赞！”我微微的低了一下头，施了个常礼，抬头与他四目相对，顿时觉得浑身酥软，脸颊滚烫了起来。

第二节　眉楼设宴款待龚鼎孳

我倚栏站定，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心跳，不让自己看起来很失态，龚鼎孳温柔的扶住了我的胳膊，关切地问："听说你大病初愈，想必是站的有些久了，不如我扶你去坐会吧。"我绯红着脸，点了点头。他扶我进了园内的一处凉亭坐下，又解释道："花厅里人多，我怕你会不舒服，这里很清幽，说话也不怕被打扰。"说着他的脸也红了起来。我们相视无语，只是兰花的清幽弥漫在我们周围，我深深的沉醉其中。

"姑娘很喜欢兰花吧？"他先打破了沉默。

我微微笑了一下："在外人看来，我们这样的女子都爱兰。"我有些自嘲地说。

"见姑娘的画，就仿佛置身这花圃中，不仅能见其生动的姿态，还似乎能闻到那空谷幽兰的芬芳。可见姑娘对兰的偏爱早已超过对其品格的欣赏。"他忙开解道。我的心又开始怦怦地跳得厉害，我很喜欢他的声音，浑厚深沉有磁性。

我抬头看了看他，他有些紧张，不住地用手整理着袖口，我"扑哧"地笑出声来，他抬头看着我，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我喜欢他害羞的样子，是那么可爱，明明是一个七尺男儿，却像个涉世未深的小男孩。

"我的确偏爱兰花，公子说的极是。它的灵动，它的幽香远胜于它的品格。"我转过头望向花圃中的兰花，只是不想让他那么紧张，然后接着问："公子觉得兰花美在何处？"

"我喜欢它的清丽之姿，虽不及牡丹花的富贵，但却给人以恬静

美好之感，虽不及茉莉百合香气浓郁，但只是那幽幽淡淡的气息便足以让人神清气爽。这便是兰的好处了。”龚鼎孳说道，我点头赞同。

一阵微风吹过，纤细的兰叶随风舞动，那抹幽幽淡淡的紫也如迷雾般晕染开来，清风带着花香掠过我的脸颊。上一次如此悠闲地静坐赏花已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不禁偷偷看了眼身边那清秀男子好看的侧脸，心下有些恍惚，顷刻间，我仿佛失去了知觉，手一松，丝帕随风飘落。

“我的手帕！”我失声叫了一下。

龚鼎孳俯下身拾起丝帕递给我，那俊朗的面颊，棱角分明，深邃的眼眸让我心跳加速，高高的鼻梁下那性感的嘴唇顿时让我春心荡漾。

“谢谢！”我对他报以微笑。

“姑娘客气了，举手之劳！”龚鼎孳说道，脸上是一丝青涩的笑。天哪！我不禁心下一动，他年长我四岁，此刻看来却竟是如此的可爱，我不由地轻笑了两下。龚鼎孳见我笑了，又不知我为何而笑，只好跟着我淡淡地笑了几下，之后便是两人短短的沉默。

我倒是格外享受两人之间这般相顾无言的样子，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有时，多余的言语，反而会破坏美好的意境。但龚鼎孳却似乎无法忍受这样的沉默，过了一会儿便说道：“龚某未来南京前早已对姑娘的眉楼心生向往，不知能否有幸前去拜会？”他有些腼腆地问。

我愣了一下，别看这龚鼎孳傻乎乎的很是腼腆，说话倒是单刀直入，不给一点儿转弯抹角的余地。我想了一下，问道“公子来南京所为何事呢？意欲停留几时？”

“在下此次上京赴任路经此地，因久仰姑娘大名故而稍作停留。”他有些害羞地说。我看看他，脸上已经升起了可爱的红晕，若是不说，怕是没有人会相信，这个青年便是受到朝廷重任的龚鼎孳吧。

我的思绪飞快地旋转。方才听到他说是为我而停留南京，我心下当真一动，但细细思索下，平日里与我说这些话语的公子哥儿们不在少数，但众人皆是在逢场作戏罢了，这龚鼎孳也不会例外。我想着，心中徒然有些失落。

“既然如此，明日我在眉楼设宴，给龚公子接风，如何？”我心里有些酸楚，为何有缘人与我都是如此短暂的缘分，如风般来了又走，白白惹得我心绪难平。

龚鼎孳眨眨眼睛，很爽快地答应了，脸上堆满了笑容。我们便坐在偏厅里，又说了好一会儿的话。跟龚鼎孳说话儿，着实有趣，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游历各地，与我这种整日被关在眉楼中的女子比起来，当真是见多识广。然而我内心认定他是在与我逢场作戏，早也没了心思，两人之间倒都是他在言语，而我静静地听着。

兰社活动结束后他要送我，我拒绝了。龚鼎孳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是也并未作强求，把我送上轿子，自己便走了。

“眉生，看来这个龚公子是特意为你而来呀！”香君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嘀咕着，我红着脸打了她一下，“胡说什么？还不是你引荐过来的人，只是路过南京，没两日就要走的。”我讪讪地说，心下满是失落。

“原来眉生是舍不得呀！”王月怪声怪气的逗着我，我低着头没有理她。

“缘分是不能强求的，该来的总会在不经意间降临，该走的百般留也是留不住的。”昕羽的话忽然出现在我的耳畔，我仰起头，看着天上的如棉花般雪白的云彩，仿佛又看到了昕羽的脸。我笑了笑，笑自己的痴，笑自己的傻，这么多年来阅人无数，却在情字面前变得像个白痴一般。

“你不懂。”我摇摇头说道。

王月不禁问道："我怎么不懂了？"

我看了她一眼说道："你在这儿待了这么久，见过多少公子哥儿了，哪一个来时不是说专门为你而来的？"

香君和王月听我所言，面面相觑。我接着说道："别说这龚鼎孳只是为了见识金陵风貌而稍作停顿，就算他能长久留下，也不一定是为我……"说到这儿，我只觉得心中不禁一痛。

香君看看我，犹豫了一下说道："眉生，虽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但是我觉得，这龚公子与我们平日里遇到的人不一样，我倒是觉得他是真心的。"王月听了也使劲儿地点头说道："眉生，我真不是与你玩笑，这龚公子，我觉得你不必如此悲观。"

我淡淡地笑了一下，换了个话题与她们二人相说了一番，便回到了自己的房中，不再出来。

那夜，我辗转无眠，一闭上眼，满脑子便是龚鼎孳那羞涩的笑容。这真是一个奇异的男子，往常的公子哥儿，应该早已习惯了这声色场所，该是游刃有余才对，唯有他，在我面前居然还会脸红，那眼神一看就能感受到无尽的情谊。只是这情谊到底有多真，有多久，我心中却是一点底都没有，对他，我虽满心期待，却又不敢期待。这种矛盾的思绪，便整整地折磨了我一晚上，让我不得安眠。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床，简单梳妆后开始吩咐汀兰准备中午宴席的菜单。这虽然是我与龚鼎孳认识之后吃的第一顿饭，却已是送行的酒席，这顿酒席之后，他便要去京城任职，而我依然只能静静地待在这眉楼之中，默然度日。思及此，我不禁有些怅然，忙轻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

"一帆风顺，送行的宴席上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抬头见喜，新官上任总是喜事；步步高升，愿他仕途顺遂吧……"我喃喃自语道，汀兰在一旁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回头瞟了她一眼："你这小蹄子，不

好好记下，在这里笑什么？”

“姑娘，咱们眉楼办了多少场宴席，有哪次是姑娘亲自准备菜谱的呀？这龚公子什么来路，竟如此劳动姑娘？”汀兰笑着打趣我，我没有理她，只是一心在斟酌菜谱。交代完菜式，我又命晚菊去庭院中采些兰花进来。

他说过，他也爱兰花。

“姑娘平日里连碰都舍不得碰这些兰花，今日怎肯将它们采下，姑娘果真想好了？”晚菊迟疑地看着我，我笑了笑冲她摆了摆手，示意她快去。

晚菊汀兰退了出去，边走两人边嘀咕。“只是昨日才见的公子，怎么让姑娘心性大变？”“就是，往日我碰掉个花瓣都会发好大的脾气，如今却让我直接去摘。待会咱们好好看看这个龚公子到底是何许人也。”

没一会子的功夫，晚菊捧了一匣子的兰花走了进来。“姑娘，这些可够？”晚菊问。我看了看，“够了，你再去把冬日里咱们存的雪水取出一瓮来拿到厨房去。”晚菊应着退了出去。

日头还没到正午，门童就来回“龚公子到了”，我忙下楼迎他进来。“公子来得好早！”我略略施了常礼。

今日他穿着一身青衫，看上去多了几分沉稳，少了几分贵气。在我眼里，却是越发的俊俏。

“我没有惊扰到姑娘吧，从天明挨到此时，便也顾不得许多了。”龚鼎孳挠了挠头发，满脸歉意地说。“公子客气了，来我眉楼的都是客，公子请随我来。时间尚早，我先带公子转转眉楼如何？”我微笑着。他点头应允。我缓步走在前面，一一向他讲解着各个楼牌，他默默地跟在我身后，不远不近，认真地听着我的讲解。

这与昨日里他说我听的样子全然相反，我回头看看，见他一脸的认真，不禁地笑了出来。龚鼎孳一头雾水问我笑什么，我摇摇头不说，

他也只好作罢。

走到花园临河处，有一竹屋他很是欣赏，兴奋地在屋外踱步，“兰花阁。”他念道。然后回头看着我，好像在等着我说些什么。我笑了笑，示意他进去，他轻轻地推开了屋门。“这是我刚来迎香楼时住过的地方，我很怀念当初与昕羽姐姐同住的日子。”我顿了一下，接着说：“昕羽走后，我便在这临河之处照原样搭了间‘兰花阁’，以慰相思吧！”我苦笑了一下。

龚鼎孳先是饶有趣味地欣赏着这兰花阁，过了一会儿，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姑娘小时候一定吃了不少苦吧！”他心疼地看着我，让我的心为之一颤。

这一刻，我差点真的以为他对我的感情已经是至深的了。从来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这样的眼神只在儿时模糊的记忆里似曾相识。然而那曾经如此怜惜我的人，却也是毫不犹豫地将我卖予青楼的人。我的心中一冷一热，不知是何感想，只觉得眼泪马上便要顺着眼眶落下。我忙把头转过去，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龚鼎孳见我的样子，必然知道自己的话语让我想起了曾经的悲惨经历，又是急又是心疼，忙向我道歉。我摆摆手，想开口说话，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只能含着泪水看着他。龚鼎孳见我的样子，居然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

“姑娘，可以开席了！”正是这时，汀兰走过来说道。我忙转过身抹干净自己的眼泪，回头看了看龚鼎孳，笑着伸出手说：“请随我来！”

龚鼎孳也一下子回过了神，“嗯”了一声，便跟着我去了前厅。

我们一行来到前厅，桌上已摆好了酒菜，我们宾主落座，汀兰把酒斟满，我端起酒杯道：“今日有幸遇到龚公子，我先敬您，这第一杯酒先给您接风，欢迎来到眉楼。”说罢与龚鼎孳碰杯，两人一饮而尽。

我接过酒壶，亲自斟满酒，然后再次举杯说：“这第二杯酒给您送行，

愿您仕途顺遂！”说罢我一干而尽，我正要拿起酒壶倒酒，酒壶被他抢了去，他缓缓地倒满自己的杯子，然后在我的杯中点了点，举杯说：“龚某知道姑娘酒量定然不俗，但姑娘大病初愈，还需好好保养身体，这第三杯酒龚某敬姑娘，愿姑娘早得佳婿，脱离苦海！”说罢一饮而尽。我愣住了，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和着泪水我把杯中的点滴酒水一饮而尽。他接过我的手帕，轻轻地替我擦拭着泪水。

“不好意思，想必是刚刚迷了眼睛，让公子见笑了。”我故作坚强地说。“晚菊去把水滚热了来。”我转头交代着。一盏茶的工夫，晚菊把烧滚的雪水端了上来，我又命汀兰把那套青花瓷的茶具端上来，把刚才新摘的兰花放到杯中，凤凰三点头，用水冲泡了，然后盖上盖碗。“你默数五个数。”我顽皮地对龚鼎孳说。“一、二、三、四、五！”他认真地数着，然后打开盖碗，兰花的香气顿时弥散开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地端起茶杯品了品，惊呼道：“好茶！好茶！不想兰花做茶还别有一番滋味，姑娘真是别具心思呀！”我得意地笑了笑。

我知道，这之后他便要去京城任职，天各一方，怕是再也难以见到。我虽心中有疑，却也很是清楚自己对他的那种情绪究竟是何事。我虽不能伴他行走天涯，但至少，这绝好的兰花茶，或许能够让他长久地记住，在秦淮眉楼里，还有一个叫做眉生的女子，曾被他说人如兰花，静逸地在这一处，默然地绽放。

第三节　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

酒席依然在进行中，晚菊静静地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服侍着我们，我为龚鼎孳倒茶，递到他的跟前。

龚鼎孳端起茶杯碰了碰我的茶杯说："兰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

说罢，眼中带着笑意地看着我。我有些错愕，抿了口茶说："淡泊自甘同小草，如何浪得美人名。"他笑而不语，只是品茶。

"见姑娘对兰花如此倾心，便难怪姑娘笔下的兰花图别有风韵了。不知姑娘可否送在下一幅呢？"龚鼎孳小心翼翼地问。我抬眼看了看他，似乎满眼的都是期待。过不了几日他便要走了，我若是给他留个念想，也是好的。

"寥寥拙迹，公子不嫌弃便好了。"我谦逊地说道，心中却已经在思索要作幅什么样的画。龚鼎孳在饭局间又说了几件有趣的事儿逗得我不禁笑了起来。

饭后，我引他来到书房，略作思索后画就了一幅兰花图。他仔细地端详后在画上题诗道："一方宣纸几笔墨，画出兰花迎春开。不知墨香是花香，引得蝴蝶堂上来。"

我见了，不禁称好。

"为表谢意，在下也愿略施笔墨送与姑娘，还望姑娘不要嫌弃才好。"龚鼎孳边挽着衣袖边说。

"公子客气，能见到公子的墨宝乃是我横波的福气呢。我来替公子研磨！"说罢，我开始研磨。

金色的阳光丝丝缕缕映在他的脸上，他的侧脸如此刚毅，棱角分明，目光炯炯，盯着画纸，一笔笔认真地勾勒着。一炷香的时间，他勾勒出了一幅《佳人倚栏图》。我再一细看，这不就是我嘛，我想起了昨日在兰社的窘态，红着脸低着头。可是画中的我美艳动人，娇羞可爱，丝毫不见昨日的失态之状。

“公子妙笔生花，画中人竟胜我百倍呢。”我羞红着脸说。龚鼎孳默默地看着我，脸上只是那温柔的笑，接着提笔在画侧写道：“腰妒垂杨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题罢将笔轻轻放在桌案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依然不语，仿佛在等我的回答。

我知道，他在以诗书意，可是，我们短短两面之交便以谈及婚嫁，岂不草率。更何况，我才大病初愈，当初是为谁而病，又是为何而病，我又何尝不清楚，我不敢也不愿去相信什么真心了，如若真有真心，那也定不会急于这一时三刻。我故作痴懵，没有理会他的诗句。

“公子画艺精湛，倒是我在公子面前唐突了。”我轻轻施了礼，端起桌上的点心递到他面前说：“尝尝这云片糕，是我们南京有名的点心呢。”他知道我有意回避，所以也没有过多追问，拿起点心放到嘴里。“嗯，是很好吃！今天姑娘的菜式也很别致，难怪眉楼如此有名。小生今日见识了！”我掩面而笑说：“公子这次行程短暂，若是有机会再来南京，请小住几日，我也可尽地主之谊，带公子四处走走，南京好玩的地方可多着呢！”

“那就一言为定！”他兴奋地看着我，怕我诓他一般。“他日我再到南京还请姑娘多收留我几日呀！”

不知不觉，天色渐暗，龚鼎孳起身道别我亲自将他送出门去。我们都有些依依惜别，但却都努力克制住了。

送走了龚鼎孳，我交代汀兰今日不见客，然后让晚菊帮我沐浴更衣，

松挽了发髻，披着肥大的睡袍，坐在妆台前，懒懒的，镜中满是今日相聚的片段，笑容泛在脸上久久不愿散去。

不知怎的，我的心情格外的好，尽管心中已然是关于龚鼎孳的猜疑，但是那种甜蜜却让我已经有些忘乎所以了。

夜已至，花厅里已渐渐地热闹了起来，我静静地坐在房里，默默地听着外面的喧嚣，心中一片宁静。不知道明天他是否会来找我？我想着，不禁望向了窗外的明月，若是可以，我多么想与他一同赏月，在这月光之下，吟诗作对，把酒言欢。

但可恐怕，会是一件难事吧。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关上了窗户。

“姑娘，龚公子来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汀兰进来回我。

我没有理会，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道：“休要诓我，他今日也该启程了。”我懒懒地说。

“姑娘，我真没诓你，你快梳洗一下吧，他在前厅等你呢。”汀兰有些着急的辩解道。我疑惑地看了汀兰一眼，她的神色很是着急，看上去不像是在耍我的样子。

难道他真的来了？

我惊了一下，腾地从床上蹦起来，汀兰忙上前帮我换衣洗漱，来不及装扮了，便叫汀兰帮我稍稍梳了梳发髻，再略略披了衣衫，我便下楼去前厅。

一到楼下，果见龚鼎孳坐在那里喝茶，我很是欢喜，刚想出去，却瞄到厅里其他打扮的如花似月的姑娘，一想到自己的装束，便觉得很是不妥，连忙跑回屋子，喊道“汀兰，快给我梳头！”“晚菊，把我那件新做的裙子拿出来！”我忙忙的交代着，在首饰盒里细细的找着合适的钗环。汀兰和晚菊见我又回来了，忙过来为我装扮，我对镜仔细梳妆后又照了又照，一番折腾之后，汀兰忍不住说：“眉生姑娘，

你就是不打扮也是这眉楼里最美的，现在还装饰成了这般，该放心去见龚公子了。”我被汀兰说的脸红，不满地看了她一眼，才缓步走下楼梯进了前厅。

龚鼎孳见我进来忙起身作揖道：“顾姑娘。”

我笑着说道：“龚公子，今日怎么来我这眉楼了？”

龚鼎孳说道：“今日来，还是想要问姑娘一件事情。”

我疑惑地问道：“哦？是何事？”

龚鼎孳眨眨眼睛说道：“姑娘昨日说要收留我几日的话可还当真？”我愣了一下，他既然还记着这件事情。我笑了笑说：“当然当真，公子如今不用赶路了吗？”

龚鼎孳深情地望着我说：“我来到南京才几日，便已经对这地方很是喜爱，难以割舍，想着离我赴京任职还有些时候，便想着请姑娘带我多转转，也不负我金陵之行呀。”

我们相视而笑。

“公子心中可有想好的去处？”我问。

“嗯，我还不曾想过，但昨日在姑娘这里吃的美食让我十分牵念，不如姑娘先带我去尝尝南京的美食如何？”我点头称好，随即交代了汀兰，这几日眉楼不迎客，然后便与龚鼎孳出了门。

第四节　秦淮河畔的甜蜜往事

我虽在金陵生活了多年，但是大多的时间还是待在眉楼之中，少有出去游玩，就算是出门，也多是到一些公子哥儿们的府邸里，抑或者什么出名的馆子。正思索着该带龚鼎孳去什么地方，无意间看到秦淮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心生一计，便对龚鼎孳说道："龚公子来了金陵，可乘过这儿的小舟？"

龚鼎孳摇摇头，笑着说道："我还未待上几天，对这儿也不熟悉，还未乘过。"

我笑着说道："那正好，秦淮河的两岸，有许多美味的小吃店儿，公子若是不嫌弃，我们便坐一条小舟，一边泛舟一边品尝美食，可好？"

龚鼎孳似乎也很是喜欢这个提议，便欣然同意了。于是，我们便雇了一条小舟，时不时地品尝岸边的美食。

"'轻轻移，慢慢提，先开窗，后喝汤'这是我们南京的歌谣，是讲如何吃这灌汤包的。"我边说便给他做着示范。金陵最为著名的小吃，莫过于灌汤包，于是我便择了一家较有名气的小店，点了一笼灌汤包，与龚鼎孳品尝了起来。"这灌汤包最美最鲜就在于它的汤了，你尝尝！"

他吸了一口，有些被烫到了，不住地吐着舌头，我忍不住笑道："看你像个小孩子一样，慢点啦，烫到了吧。"他有些害羞地说："是太香了嘛。"我接过他手中的灌汤包，放到嘴边轻轻地吹了吹，又用嘴唇试了试"给，吃吧，现在不烫了。"我把灌汤包递给他，他看着

我吃完了灌汤包。“恩，好吃！有佳人喂我，所以味道更加独特了。”我羞红了脸用手帕轻打着他娇嗔道：“讨厌！”

我们在船上品茶聊天，看到中意的小吃便停船品尝，就这样顺着秦淮河悠闲地度过了一整天。我们谈诗论画，也偶有涉及政治，只是我们都有意无意的在回避着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似乎早已看到大厦将倾，却努力不让自己去面对。

傍晚，我们回到眉楼。

“今日当真是开心，还多亏了姑娘不嫌弃，带我领略了这秦淮河两岸的风景，又品尝了南京的各式小吃。”龚鼎孳略带些兴奋地说，“那我们明天去哪里？”

我“扑哧”笑出声来，“你还真是心急，今天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明天你自会知晓了。”他又害羞的挠了挠头。“好吧，那明天见！”

“明儿个见！”我微笑着目送着他的背影。

一会到眉楼里，汀兰和晚菊便围了上来，叽叽喳喳地闹开了，吵着我问道：“姑娘，今日你与龚公子去了何处啊？”我无奈地摆摆手说道：“就那么几个平常的地儿，我尽一番地主之谊罢了，没有其他的意思。”

汀兰笑着说道：“刚才遇到王月姑娘，听说你与龚公子出去之后，王月姑娘说，这你若是没意思，怕那龚公子也有意思了。”

“没大没小，还会学嘴了。”我说道，刮了刮汀兰的鼻子，脸已经变得通红。

龚鼎孳这番邀我出去，他的意思我又怎么会不懂，我也已经渐渐地陷进这份情感之中，但是我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而他是即将前往京城的青年才俊，他心中到底是如何想的，我猜不透，也不敢猜，若我只是他这次来金陵一个消遣的对象，那该如何是好？

不去想，不愿想，我放下自己的思绪，也罢，只要现在能够好好

地与他一起，我便没有什么遗憾了。想着，我整理了一番自己的思绪，便回房休息去了。

就这样，龚鼎孳每天早上来眉楼接我，我带他游历了南京的各处名胜。时间飞逝，他已经在南京盘横了一月有余，已是初秋。

这一日，我们正在秦淮的河上泛舟，龚鼎孳看上去很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心下猜出所为何事，依然当做自己不知道，与他说笑着。

“眉生，我该走了！”他低着头，突然说道。我愣了一下，他还是说出来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何况他于金陵，本也只是一个过客，分别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我看出了他的不舍，我心中又怎么舍得，但是我知道他在此逗留的时间已经太长了，若是再不走，怕会影响到他的前程。

我只能带上笑容轻抚着他的肩膀：“公子自然要以仕途为重，明日我送公子启程！”纵然他要离开，我也要让他留下对这金陵美好的回忆，必然要好好地为他送行。

他缓缓地抬起头握住我的手，犹豫了一会儿，突然问道：“眉生，你愿意跟我走吗？”

这温柔的询问，却像是一道惊雷，砸到了我的心中。

我的笑容僵住了，我知道他的心意，只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直接的问我，而我，也真的没有想好该如何选择。

我把手从他的手中抽了出来，抿了口茶，沉默了良久。

“我会对你好的，相信我！”他诚恳的目光让我不知道如何拒绝，我只是躲闪。

“我……”我想要开口说话，但一张口，原本想好的拒绝之词却卡在了喉咙之中。

龚鼎孳也看出了我的为难，一番沉默之后，他深吸了口气说：“好吧！那你答应我，要给我写信，好吗？待我有机会，过段时日便再来

南京看你！”他有些自嘲地笑着，温柔地揽过我的肩膀。

怕是他自己，都没有想过会被我拒绝吧。这几日的相处下来，我们都已经明白了相互之间的心意，然而我依然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后半身赌在他的身上。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他轻轻地把我搂在怀中，欲言又止，然后转身离去。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眼泪夺眶而出，我多想跟他一起离开，离开这烟花之地，过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我不能。我怕他会因为我的身份而在官场上抬不起头；我怕他会被流言蜚语压垮；我怕他会后悔现在对我付出的这份爱；我怕……与其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我宁愿选择不要开始。如果我的人生中注定没有幸福，那我宁愿在苦难中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也不愿意享受那片刻的欢愉。持久的苦难不足以击垮一个人，但欢愉过后的苦难却足以要人性命。

这一日，我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眉楼。姐妹们见我很是失落的样子，心下也知道总是发生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多问，吃过饭之后，便由着我待在房间之中了。

第四章

着意寻春不肯香，香在无寻处

北客开眉乐岁，东君着意华年。
遮风藏雨晚云天。应怕杏梢红浅。
不惜灯前放夜，从教雪后留寒。
水晶帘卷万花锦。听彻南楼晓笳。

第一节　鸿雁传书光不度

江南的秋雨很恼人，总是淅淅沥沥下个没完，前一秒还艳阳高照，后一秒便飘起毛毛细雨。便是在这恼人的时节，我又重新开始了在勾栏卖笑的日子。龚鼎孳离开已有些时间，原本我陪他游玩金陵而不接客，崔妈妈已很不开心，待他走了之后，我也不愿意得罪崔妈妈，便早早地又出来接客。

然而，距离他走的时间越久，我便越觉得自己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花厅里的熙熙攘攘与我无关，我像是失了魂一般，穿梭在人群之中，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却像是失去了自我。有一位我的常客还与我说："眉生姑娘，往日见到你，总觉得你那一双美目格外地让人瞩目，然而近日来不知为何，小生总觉得姑娘的眼睛像是失了魂儿一般，不再明亮。"我干干地笑了一下，说道："怎么？公子觉得眉生不美了？"

那公子忙摆摆手说道："不敢不敢。"

几句之间，话题便又远了，便也没有人再在意我心中所想了。

他走的时候没有让我去送行，说是怕惊扰了我。我不禁觉得好笑，若是怕惊扰我，一开始便不会来找我，不与我说离别，只怕是见了我，便再也不能离开了吧。

而我也不强求，便只是站在眉楼上遥望着他北去的方向，在心中默默祝祷他的平安。

不记得有多少时日了，这一日我收到了他的来信。

横波夫人：

一别多日，不知近况如何，遥祝安好！

近日我所乘官船停靠在山东青岛，一连数月在海上漂泊，对于陆地的渴望由来已久，如今终于能靠岸了，我很是欢喜。此次北上本不路过南京，但因对姑娘仰慕已久，故而绕道南京。能见到姑娘本人，并承蒙不弃，实乃我幸。只是见姑娘心中尚有疑惑，故不敢强求。

初见你的《兰花图》我就对你心生仰慕，见画如见人。后道听途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传言，关于眉楼，便心向往之。其实看你的落笔用墨，我已知你的性情，到了南京后知道你为情所伤困顿在眉楼已有半年，我很是心灰意冷，我以为自己见不到你了，不想机缘巧合竟在兰社与你初始。见到你的第一眼我便心属与你，后又与你共处月余，让我对你更加迷恋。想必倾慕姑娘的人不在少数，而我与姑娘之交甚浅，姑娘尚不能信我，我也理解。但请姑娘莫误了我的真心。

海上漂泊，方知人生寂寞，海浪诡谲莫变，似人生无常，姑娘所经苦难虽未明言，却也点点滴滴都刻于姑娘言行之中。我懂姑娘！爱之深切，才不忍见姑娘如此苦楚，愿姑娘能放下疑虑，随我逃离苦海，共度幸福人生！

孝升书于青岛

信的结尾处附了一朵已经枯黄了的兰花。我看罢信，独坐妆台，看着镜中的自己，暗自嗟叹。雨点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烛火摇曳，我的心也被这没完没了的雨搅得乱糟糟的。

花飘零，帘前暮雨风声声；
风声声，不知侬恨，强要侬听。
妆台独坐伤离情，愁容夜夜羞银灯；
羞银灯，腰肢瘦损，影亦份仃。

提笔想写回信的，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只写了些愁思。

横波夫人：

见字如面！

一别数月，鸿雁传书数封，皆不见姑娘回信，很是担心，不知姑娘是否身体康健。来京数日，一切顺遂，只是对姑娘的相思之情愈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眼见月又要圆了，只是不知我们何时能够团圆。眉楼一别，哪堪相思苦，幸有姑娘所赠兰花图聊解相思，望早见姑娘笔墨以慰吾心。

孝升书于盛京

这已经是第五封信了，每封信的结尾处都会有一朵兰花。我把信都收在妆台的屉子里，依旧没有回，不是不想回，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

中秋那晚，我应邀与王月、香君、小婉还有如是在秦淮河畔赏月看花灯。

“小婉的厨艺是越来越精进了！我喜欢这玫瑰馅的月饼。”王月边吃边大加赞扬着。

小婉笑道：“你若喜欢，明日我叫人再送你几块便是了，看你的吃相！”我们这才注意到王月吃了满嘴的玫瑰馅，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这么好的菜怎可无酒？汀兰，去把你家姑娘珍藏的女儿红拿出来！”如是喊道。

“看来柳弟是把我的家底都摸清了呢。”我对汀兰点了点头，“去拿来吧！喝完了咱们找河东君讨要更好的去！”我打趣道。

“你若做了官夫人，还差这点好酒？”柳如是话里有话地看着我，眼睛不停地眨着。

“你这厮，浑讲什么？小心我撕烂你的嘴！”我略带嗔怪地吼道。

“脸红了，脸红了，眉姐姐害羞的样子还真少见呢。”香君拍手叫到。

“看在人家一片痴心的份上，眉生就从了吧。也免得鸿雁传书那么辛苦啦。”柳如是劝道。

我又何尝不想就此离开呢，只是前有余怀，我已被伤怕了不敢再去相信，况且我与龚鼎孳寥寥数面，怎可当真。

我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看着那轮圆月发呆。

她们说笑了一阵，见我不再答语，便也扯开了话题。

“有好酒好菜，又有美景佳人，若无诗岂不是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小婉提议道。我们随即都表示同意。

我叫汀兰采了些青草握在手中，我们每人依次抽了一根，由草叶的长短决定我们的先后顺序。

我抽到了最短的草叶，我把杯中酒饮罢，随手摘下一朵菊花把玩：“一枝篱下晚含香，不肯随时作淡妆。自是太真酣宴罢，半偏云髻学轻狂。舞衣初著紫罗裳，别擅风流作艳妆。长夜傲霜悬槛畔，恍疑沉醉倚三郎。”吟罢，我将菊花戴在王月的头上说，“该你了！”

她缓缓地举起酒杯，细细斟酌后念道：“江水悠悠两岸明，银盘落入酒器中。月缺月圆人难圆，尤寄相思槛外菊。”

“暑气尚犹存，秋菊已笑颜。风潜裙裾飞，疑是妙人来。”小婉说完也将酒一饮而尽。

小婉说完我们几个相视一笑，把空酒杯斟满起来，忽然传来晚菊的声音。

“姑娘，信！”晚菊把一封再熟悉不过的信封递给我，我拆开来看，是封无字书？信纸的左下角依然是一朵兰花。

是他！可是为什么是无字呢？是觉得我一直没有回信的决绝书吗？想到这里，我的心居然疼了一下，就像有把匕首刺穿我的心脏一般。难道因为我不曾回他的信，他便放弃了吗？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了北

上的冲动，我多么想奔向京城，扑进他的怀里，告诉他我的心意，告诉他我愿意放弃我的一切，只为了能够留在的身边！然而此刻想这些，又还有什么用呢？我想着，泪水不禁滑落下来，打在空无一字的纸上。

此后几日，我都魂不守舍，一日，我正看着这无字书发呆，突然听到有男声在呼唤我的名字“眉生，眉生。”那声音是如此的熟悉，熟悉到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回过头，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身影居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拼命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继而失态尖叫道：“孝升！”我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紧走了两步站到他面前，仔细地端详着这张脸，他看着我温柔地笑着，轻轻把我拉到怀中，那熟悉的低沉的声音又响彻在我的耳边：“眉生，我来了！”我也用双臂紧紧地圈住了他，这些时日的惦念顿时在他的体温中融化，所有的迟疑与徘徊都在此刻烟消云散，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我跟定他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时刻全部停止了，我将眼睛紧紧地闭上，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来感受他的存在，他的温暖。

他在我的耳畔轻声地说：“多日不见，你消瘦了。”

我在他的怀里不住地点头哽咽着说：“这几日，我只要闭上双眼，便满满都是你的影子，刚刚收到你的无字书，我还以为是你的诀别呢！”

他看着我的眼睛，坚定地说：“此生除了生死，无人能把你我分开。”他又解释说，“无字书，是我太多话无从说起，所以我亲自来对你说了！”我甜甜地笑了。他的吻盖住了我的嘴唇，我整个人瞬间融化在了他的怀中。

那夜，我留住了他，我们尽情倾吐着相思之苦，品尝着爱的喜悦。那一刻我们的眼中只有彼此，我们的心里也只有彼此，无视了世俗的偏见，无视了那些软弱的猜忌。

“眉生，跟我走吧！”他深情地望着我，我温柔地点了点头，他

又把我紧紧地拥在怀中。“太好了，你终于答应我了！”他像个孩子一般兴奋地叫着。“眉生，我明日启程，等我办完公事，就回来接你一同进京！”他认真地说。

“好，我等你！”我羞涩地回答。“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一个月，一个月后我定会来接你！”他用坚毅的眼神看着我。

次日清晨，他早早出发了，他没有让我起床送他，临行前他给了我深深的一吻。“等着我！”他不住地说着，生怕我跑了一般。幸福与甜蜜洋溢在我的心中，我又甜甜地睡去了，梦里依旧是他。

第二节　春来重返眉楼

然而这时，却发生了变故，

这一日，我正在房中收拾，龚鼎孳已经在准备与崔妈妈谈为我赎身的事情，过不了多久，我便可以跟他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京城开始新的生活。正想着，汀兰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姑娘，姑娘，春娌姑娘回来了！”汀兰急匆匆地跑到我面前说着，因为跑得太急，她一时还缓不过气来。

我疑惑的笑道：“你这小蹄子怎么也学会诓人了，怎么可能？”我努力地猜想着她会回来的理由。“难道是随着林相公一起出来办货，路经此地顺路来看看我们？”我心想着。

“我诓你这做什么，她正在崔妈妈那里呢！”汀兰有些焦急的辩解着。“什么？”我惊呼，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站起身慌忙跑了出去。

走到前厅，崔妈妈正神气扬扬地坐在那儿，一个瘦弱的身影站在崔妈妈的跟前，一声不吭。

“我说什么来着，你们一个个的不安分，总想往外跑，你以为外面会比这里好多少？”崔妈妈那粉团似的大脸侧昂着，两只绿豆眼斜斜地瞥着跪在地上的春娌。“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要跑回来求我！”说着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春娌的背影已经瘦得不成了样子，粗布衣裳被洗的发白，曾经那一头乌黑的秀发也变得暗淡无光，隐约还透着几根银丝。若不是汀兰早告诉我她是春娌，我是断断不敢认的。我缓步绕到她身前。

“天呐！”我失声叫道。“春娭姐，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一把抱起她，轻飘飘的似乎没有了一丝分量，两个颧骨高高的突起，皮肤变得粗糙又黝黑，两个嘴唇裂得像干涸的土地，还渗着丝丝的血丝。我心疼的把她抱在怀里哭着问：“你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她像个木头人一样只是在我的怀里默默地流泪。

“妈妈，姐姐如今落魄了，咱们不能不管她呀！”我回头对崔妈妈央求道。

“管？怎么管？就她现在这个鬼样子还能干什么？吓人呀？”崔妈妈把嘴一撇转过脸去不再看她。

“汀兰，快把春娭姐搀回去，好生伺候着！”我把春娭交到汀兰的手中，看着她把春娭搀了出去。转身跪在地上扶着崔妈妈的腿哀求道：“妈妈，姐姐遭难，是视我们为亲人才会回来的，如今变成这个样子，也并非她所愿呀！看在我们自幼跟着您的份上，就收留她吧！”

崔妈妈没有言语，我接着说道：“姐姐现在需要好好调养调养，等我把姐姐的身子调理好了，妈妈就给她一口饭吃，想当初她也是咱们迎香楼的头牌呀，也是妈妈花了心思栽培出来的呀！”

崔妈妈看了我一眼，着人扶我起来坐下，接着说：“眉生，她可是你的前车之鉴呀，你的那些事我没吱声，别当我不知道，这天下的男人咱们在这秦淮河畔见得还少吗？有能信的吗？若真是好男人也不会往咱们这种地方钻。所以清醒点吧，到时候吃亏后悔的只能是你自己。”说罢转身走了。

我呆呆地坐了半晌。是呀，真心，在这烟花之地千金易得真心难换呀！可是，我是真的爱着龚公子 ，对于他的诚心，我也真的能感受得到，难道这些都是假的？那什么才是真的呢？我迷惑了。

匆匆赶回眉楼，我见春娭已被汀兰安顿好了，我很是放心。走进春娭的房间坐到她的身旁，摸着她满是老茧的手问：“到底发生什么

事了？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春娣先只是流泪，泪水像开闸的洪水一般倾泻着。哭了好一会儿，她终于断断续续地讲述开来。“我同他回到家没两日，就被族长以辱没门楣为由赶出了家门，后来他在郊外给我安置了一间宅院……可没多久，他便又娶了一房姨太太，那人是清白人家的女子，又能在生意上帮得了他……”说着又不住地哭了起来。“刚开始他还常来看我，送些生活所需，后来渐渐就不再来了，我只好靠着卖些刺绣维持生计……这两年战乱不断，我一个人再也没法生存下去了。他们举家都北迁了，把我所居房产也变卖了，我无处可去，四处流浪。最后跟着逃难的人群又回到了这里……”

听着春娣断断续续的哭诉，我知道她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当初的甜蜜与恩爱就这样禁不起时间的磨砺吗？我有些恐惧，当初余公子对我没有承诺或许是对的，如果担当不起，还不如不去担当，那如今的龚鼎孳呢？他的热情与追求会不会也只是一时兴致所至呢？那我们的幸福呢？究竟在哪里？看着春娣被生活镌刻的容颜，我心里只是一阵阵的痛。

一路奔波的春娣很快就在泪水中睡去了。我想她终于找到了可以安稳酣睡的地方，才会如此踏实地睡去，我轻手轻脚的替她关上房门。

再次翻看来信，那恳切的字语顿时变得好无情。当初春娣走时，她那幸福如蜜的表情还在脑海中清晰地浮现，现如今却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回来。她那样小心谨慎的人，能相信一个人是如何的不易，想必她也是试探了那个林生好久，才肯敞开心扉跟着这个男人，又怎会想到他会是这样一个始乱终弃的人呢。不过转念想，我们真傻，崔妈妈的话也是有理的，来迎香楼的又会是什么好男人呢？都是把我们当玩物一样的人。说什么一见倾心，说什么非你不娶，说什么一心一意。或许在这温柔乡中那些话都是真的，但出了这里，世俗的眼光也足以让那点可怜的真心泯灭。我自斟自饮间，醉眼看到墙上他送我的画，“秦楼应被东

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我冷冷地笑了一下。果真嫁了又如何？忽然，我有些担心昕羽，不知道她现如今的处境会怎样。

就这样，醉着想着，想着醉着，太阳光如缕缕金线穿过窗棂照在我的脸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照常洗漱装扮，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眉楼生活。虽然见的人不尽相同，但每天的生活除了这点滴的不同之外就尽是相同了。

第三节　空阶夜雨素心长

春娘在我这里休养了些时日，气色变得好多了，人也有了些精神，只是经过这次的打击，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木木的毫无表情，反倒爱说爱笑起来，我以为她会比以往更加消沉的，不想她却开朗了许多。

“眉姑娘，不好了，春娘去了秋菊堂，做了下等妓女……”汀兰闯进我房间焦急地说道。

“什么？是崔妈妈逼迫的吗？”我连忙问。

“是春娘自己去求的崔妈妈。”汀兰喃喃道。

我一下子僵在了那里，“为什么？怎么会？”我不敢相信汀兰的话，可是冥冥中我却早有预感一般。手中的毛笔掉落在纸上，我呆坐在窗前。

一月之期还未到，龚鼎孳匆匆地赶到眉楼，“眉生，我回来了，咱们准备一下，择日启程吧！”他刚落座，茶还没喝上一口便急急地说。我冷冷地说：“我不能跟你走了！”“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他瞪着眼睛惊恐地看着我，被我突然转变的态度吓到了。我不敢看他，把眼睛望向别处淡淡地说：“没什么，我就是不想跟你走了。”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一直望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失望。他似乎在等我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坐了很久，我都没有说话。最后我起身离开，他默默地坐了良久。

“汀兰，你家姑娘怎么了？才短短数日怎么会变化如此之大？”龚鼎孳死死地抓着汀兰的双臂。汀兰怯怯地说：“公子，你弄疼我了……”

他的手略松了松，低下头沮丧地看着地面。汀兰见状挣脱开了他的手，不住地用手摩挲着自己的双臂接着说："我想可能是因为春娭吧！"龚鼎孳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汀兰问："谁是春娭？"

汀兰坐到回廊上，眼睛望向庭院，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春娭是姑娘从小一起长大的，当年是迎春楼的头牌，那时我家姑娘才刚刚小有名气。她当初是有名的冷美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后来她与一名丝绸商人相爱，排除了艰难险阻好不容易走到了一起，离开了迎香楼，不想前几日她又回来了。"汀兰回头看看龚鼎孳接着说："姑娘当初送春娭走的时候，是那样的兴奋，如今见她如此落魄的回来，几日都没出门，夜夜借酒消愁。"

龚鼎孳听到这里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开了眉楼。

横波夫人：

那日听了春娭的故事，我对你心中的顾虑已了然于心。我不想对你承诺什么，因为所有的承诺在时间的面前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我对你的爱，在这一刻，它们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想知道它们以后会不会也是真实的，那么，你只有跟随我一起来考验它们。

我不想强迫你做决定，我会给你时间，直到你真的想清楚，真的看清楚我的真心，真的放下顾虑，真的愿意跟我走。到那时，我再来见你！

只是我求你！请给我回信，不要再让我漫无边际地等待，那样的岁月很艰难！

孝升书于南京

他走了，临行前只是托人送来了这封短信，我知道他该有多伤心多失望，可是，我真的很害怕。

孝升：

我知道我的改变让你感到很失望，我也很谢谢你的理解。

我们这样身如浮萍的人，命运一早就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春姝走后，我们一直都羡慕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并暗自寻找自己的幸福。但烟花之地，真心比真金还难求。每天挂着不属于自己的笑容，心里的酸甜苦辣又有谁会在意？我知道春姝为什么会自己去做了下等妓女，她回来的改变已经让我有所预感。她对人生已经失望至极，她的麻木只是在掩饰她的无助，努力不去给自己希望便也没有了失望。难得见到她那么甜蜜的笑容，却被这世界无情地抛弃了。

孝升，眉楼里的我，你可以爱也可以不爱，出了眉楼的我，如果没有了你的爱，便会如没了甘露的兰花般枯萎。

你还确定你要娶我吗？

横波

第一次给他写回信，撕了写，写了撕，终于还是寄出去了。其实把话都说出来倒是让我的整个人轻松了许多。等待回信的日子也很煎熬，我努力告诉自己听天由命，却每日提心吊胆。终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只有短短的三个字：我确定。我的心顿时踏实了许多。我们相约，一年后他来南京接我，而我也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来思考来做决定。

这之后我们用笔墨来互诉相思之情，只是一年之期未到，他也再未开口提娶我之事，只是互诉衷肠。

“唉！你说你们累不累呀？明明爱的死去活来的，还顾虑许多，哪段感情的开始不都是炙热的，没有得到的时候都是好的，即便是考验，也总要等到在一起以后吧。”王月悻悻地说。

“是呀，这样的考验又有何用？想必春姝当初也是万般谨慎的，感情这事还是要看缘分。若只是一味地害怕，就躲在这眉楼终老罢了，

可是你的心早不在这里了。”香君抚着我的肩膀说。

我无语，只是静静地发呆。她们来了又走，说的话也基本上无差。

“眉生。”我抬头看到春娭的脸，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她坐到我身边轻轻地拉起我的手说：“你的事，我听她们说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这双曾经冰冷的眼睛如今充满了沧桑。

“春娭，我害怕！”我低下头怯怯地说。

“怕会像我这样？”春娭面带微笑的说。我点头，她望向远方：“我曾经也是大家的小姐，如果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把我卖到这烟花之地，我也会和其他女孩一样有个疼爱我的丈夫，还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她的脸上又洋溢着似成相识的幸福笑容。“可是现在的我，如果没有遇到林生，或许我还是这迎香楼的头牌，还是过着木头一样的生活，但是现在，我爱过也恨过，快乐过，也痛苦过，我不再是麻木不仁的了。”她的眼中闪着泪花。“眉生，我是看透了这所有，也看开了所有。我所经历的都是我的命。”她哽咽了。

那夜，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仿佛昕羽还在我身边。

第四节　另是一番人间

寒来暑往，我与龚鼎孳书信来往已经半年有余，在信中我们互诉相思之苦。有些时候写信会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加真实，我们会把心底最难以启齿的话语化作文字在纸上传递。不过文字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说谎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没有眼神的交流，所以文字也成了谎言的帮凶。

在时间的面前好像很多事都能迎刃而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恐惧感慢慢消散，疑心也不再那么重了，我开始接受龚鼎孳对我的承诺，开始期待他对我的爱意。我们约定，在金秋时节他来收获他的爱情。暑气渐消，当秋天的丝丝凉意吹开第一朵菊花的时候，龚鼎孳又一次来到了我的眉楼。

“眉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帮自己打江山。我龚鼎孳也三顾眉楼只为迎娶我今生的最爱。我龚鼎孳发誓，我这辈子只爱眉生一人！”他坚定的眼神，认真的表情，让在场所有的人为之动容。我依偎在他的怀里，娇切切地说：“我也爱你！”

“你们不用这么张扬好不啦，想羡慕死我们呀！”柳如是嚷道。

“就是就是！你们以后甜蜜的时候多着呢，咱们姐妹可是没有多少时日可以相聚了。”王月略带愁容地说着。

“眉生，我祝你们幸福！”春娌举起酒杯对我和龚鼎孳说，我们碰杯一饮而尽。饮罢春娌又对龚鼎孳说：“你可要对眉生好呀，若是怠慢了她，我定饶不了你。”龚鼎孳看着我笑了笑说：“她肯嫁我已属不易，我定不负她！”我与他相视一笑，羞红了脸低下了头。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福我们亲爱的眉生终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柳如是提议道。我们皆举杯畅饮。

“去年中秋，眉生还作诗以书相思之苦，如今是不是也该作诗以贺今日之喜呀？”香君笑着说。

“那首《咏醉杨妃菊》真是情真意切呀，尤其是那句‘恍疑沉醉倚三郎’。龚公子若是在呀，定拥你在怀了。”王月打趣道。

眉楼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人都为我而感到高兴，当然，除了崔妈妈。

“姑娘，崔妈妈来了！”晚菊在我的耳边小声说道。

我刚要起身相迎，她已经进门了，边走边嚷着：“眉生呀，你怎么也这么不知好歹，妈妈我这么多年待你不薄，你怎么也不长点心，有现成的例子你还作茧自缚？”说着斜眼瞥了春娭一眼接着说，“现在是连规矩也没有了，下等人也配在这里饮酒？”春娭站起身连忙往门外走，我拉住了她对着崔妈妈说：“她是我请来的客人，谁敢赶他走？”“哼？”崔妈妈冷笑着：“谁敢？当然是他最亲最爱的人了，不然怎么还回来求我？”

“妈妈莫要动气，我走便是，我遇人不淑，但眉生不一样，你又何苦这般恶毒呢？”春娭冷冷地看着崔妈妈说道。然后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拍了两下，挣开我的手转身离开了。

崔妈妈看着她的背影叫嚷道：“我恶毒？你们就没那命，当了婊子还想从良，痴心妄想！”“麻烦你对眉生放尊重些！”龚鼎孳吼道。崔妈妈被吓了一跳，又低眉顺眼的说：“哎哟，龚公子息怒呀，我又没说眉生，呵呵。”说着转身又低声在我耳边嘀咕：“你可想好了，若你也回来求我，可没有春娭这么好的运气了！”“你放心！她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还没等我反驳，龚鼎孳已冲她吼道。“哼！那就走着瞧！”崔妈妈悻悻地自说自话地离开了眉楼。

龚鼎孳用胳膊紧紧地搂着我，我对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这样的事

我早有预料，所以我早就不在乎了，只是对崔妈妈这样对春娣有些愤愤不平。同时也很担心春娣以后的日子。

拜别了这些姐妹，我先跟着龚鼎孳去了他的老家拜见长辈，还有他的正室夫人。我心里有些忐忑，但是他一路上不住地安慰我。

我们日夜兼程半月有余，终于到了合肥，他带我来到一处大宅院前，门口的随从忙来接他手中的行李，“公子怎么这会子才到？老爷都念叨好几天了。”龚鼎孳牵着我的手扶着我从车上下来。转身对那仆人说：“去回禀老爷，我带着二太太来给老爷请安！”仆人抬头瞄了我一眼回了声是转身跑进门去。龚鼎孳拉着我的手冲我笑着说：“这就是我家了，跟我来吧！”我点了点头。走进大门绕过回廊，他带我进了前厅，已有一位老者坐在主位上，他的右手边还坐着一位端庄贤淑的少妇。我和龚鼎孳向老者行了大礼后垂手站着，只见那老者捋着花白的胡须斜着眼睛上下打量着我道：“既然进了我们龚家的门，就要守我龚家的礼。还不快向大夫人行礼？”说着用手指了指那个少妇。我转身向她也行了大礼。她有些怨恨地瞪了我一眼，却又十分温柔地说：“妹妹请起，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不必多礼。”老者示意我们坐下，抿了口茶说：“孳儿最近朝廷上有何动向呀？如今国家危难，学者自当为国尽忠，别成日里为了儿女私情而弃国之不顾！”龚鼎孳复又站起身拱手道：“儿子谨记父亲的教诲。”“你两年未归，如今回来了就和宛如好好叙叙夫妻之情，她替你操持这个家也不容易呀！”老者又说道。龚鼎孳没有作声，只见那妇人站起身来对老者行了常礼道：“父亲大人莫要为难孝升了，他们新婚，眉生又新到，还是让孝升好好陪陪眉生吧，让她熟悉一下。我后厨还准备着家宴，我就先失陪了。”说罢转身走向后堂，老者瞥了眼龚鼎孳说：“你看你媳妇多懂事，唉！”说罢也起身进了内堂。

“你别介意，母亲早亡，父亲性格是有些暴戾的。”他回头看着我说。我笑了笑摇着头说：“他是对的，你是该好好陪陪你的妻子的，

我们来日方长呀！”他又拉着我的手进了内堂，把我安排在一个装饰的很雅致的厢房。“一路奔波，想必你也累了，先睡会吧！”他把我安顿好后说。我点点头，他走出厢房，把门关上，我和衣斜倚在榻上，不想没一会就睡着了。

掌灯时分，龚鼎孳轻轻地推醒我，“我怎么睡着了呢？什么时辰了？”我睡眼惺忪地看着他问道。“已经掌灯了，我看你睡得熟不忍叫醒你，这一路上你也疲倦了。”他看着我心疼地说。“什么？都这么晚了？”我坐了起来，不安的埋怨他说：“你怎么也不早点叫醒我？”他把我抱在怀里温柔地说：“没关系的，我把你的饭单独让人留下了，我这就让他去给你热热。”“这样多失礼呀……”我羞红了脸低着头。他刮了刮我的鼻子顽皮地说：“有我在，我不会让这些凡夫俗礼约束了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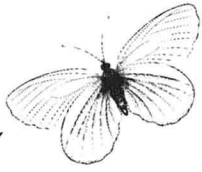
在龚府呆了五日，他没有给正室夫人和他的父亲训诫我的机会，然后就匆匆又带我上路了。

“等到了北京，我会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龚鼎孳拥我在怀说道。我幸福地点了点头。

“姑娘，请问尊姓大名？我见你似曾相识，可是眉楼顾横波吗？”一位公子哥打扮的男子拦住我们的去路问道。我礼貌地笑了笑说：“小女子徐善持，不曾认识公子口中的顾横波。”自从出了眉楼，我简衣素颜，改名换姓，不想一路走来还是有很多人这样询问。我搂着龚鼎孳问：“你不会嫌弃我吧？”他温柔地笑了笑说：“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更何况你的名气如此之大，证明我眼力不俗呀！”尽管如此我还是对自己的出身感到了不安，在秦淮河畔我不觉得我的身份有什么大碍，因为习惯了。可是当我走出眉楼，再提及那段过去，我总怕他的脸上会没有光彩，也总怕他的心里会有一丝阴影。尽管他嘴上不说，但是我依然收敛了自己所有的锋芒，努力做到沉静安稳的大家闺秀的样子。

第五章

明日萧条醉尽醒，残花浪漫开何益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第一节　嫁与龚鼎孳

一路奔波二月有余，已近春节，我们终于到了北京，到了他的府邸。这里的景致与南方大不相同，这里的冬天很冷，雪白茫茫地笼罩了整个世界，没有一丝的绿色，各处都是光秃秃的一片。这里的建筑不再是白墙黑瓦，是红砖琉璃瓦，毕竟是天子脚下，各色建筑尽显庄严尊贵，没了江南那种软软侬侬的小家气韵。

他在北京的府邸是个不大不小的四合院，毕竟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兵部给事中，官职并不显赫。府邸虽不奢华，但却处处都能显出主人的细腻心思。这种四合院在北京是很常见的，进门是前厅，前厅绕过回廊进入后面的四合院正南朝向的是主房，东西方向两处厢房。因为是冬日里，所以院中只能见到枯藤。龚鼎孳告诉我，前院种着紫藤，到了春日里满院的幽香，后面种的是葡萄，葡萄架下还独独辟出了一块地，专门种兰花。

“怎么样？与你的眉楼是没法比，但这里处处都有我的心意呀！”龚鼎孳带我熟悉了一下环境后对我说。

“眉楼虽然奢华，但没有情谊。这里虽然不大，但是却是你我的爱巢。我喜欢！”我依偎在他的怀中娇娇地说。

“眉生，我要给你一个风光的婚礼，我要明媒正娶，所以我跟我的师傅说好了，让他收你为义女，让你从徐府出嫁，你看可好？”龚鼎孳问道。

“我这样的出身，你的师傅真的肯收我为义女？”我有些犹豫。

“眉生，你放心，一切我都安排好了。”龚鼎孳坚定地说。

就这样，我被孝升安排进了他的师傅徐进海的府中，认了徐进海为义父，我从小没有父亲，如今有了义父，我有种从未感受过的安全感。徐进海与其夫人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如今我来了，他们把我当亲生女儿般对待，让我缺失已久的对家的渴望得到了满足。

“眉生，在这里不要拘束，孝升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说了，孝升是个好孩子，他看上姑娘一定错不了。也可怜你那么小就没了母亲的照顾，这几年一定过得很苦吧。”徐夫人说着用手帕拭去眼泪。

我忍着泪水说：“今生能遇到您做我的母亲，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了。母亲切勿再为我感伤！”我替徐夫人擦了擦眼泪。

“是呀，这是喜事，我今天这是怎么了。”徐夫人笑了笑说。

尽管我只在徐府住上短短一月有余，可是徐夫人却为我事事准备周全，从饮食用度到丫鬟仆人，面面俱到。夫人真心像嫁自己女儿一般，为我准备嫁妆，让我心里很是感激。转眼就到了我出阁的日子，徐夫人将亲手缝制的嫁衣给我穿上，亲手替我戴上凤冠霞帔。“眉生，真真是个美人呀！”徐夫人看着打扮好的我仔细地打量着，不住地称赞。我害羞地低着头：“若我真是您的女儿该有多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怕累了你们的名声。”“孩子，别这样说，人贵在不自轻自贱！”徐夫人把我轻轻地抱在怀中在我耳边悄声说着。说罢，拿起盖头替我盖上。

“夫人，新姑爷的花轿在门外等候了。”一个小丫鬟进来回道。只听主事地喊道：“吉时已到，送新娘！”左右两个花娘搀扶着我走出房门。我眼前的世界是一片的鲜红，我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走着，除了鞭炮声，便是我自己的心跳声。不记得迈过了几道门槛，我来到花轿前，我转身透过鲜红的盖头回望了我的义父母，施了礼，转身坐上了花轿。

他没有食言，吹打手在前面开道，我坐着八抬大轿跟在后面，绕过

几条街来到了龚鼎孳的府邸，他下马牵上我的花带，把我领进门。我们在他的朋友的见证下拜了堂。从这一刻起，我正式成了他的妻妾，经过两年的鸿雁传书，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开始了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新生活。

“想什么呢？又惊醒了？”他从后面轻柔地环抱着我，在我耳边轻轻地问。我回头吻了吻他的嘴唇，笑着说：“想咱们两的婚礼呢。”他笑着说：“你那天真美！”“我现在不美了吗？”我有些娇嗔地问。他爽朗地笑起来，“你呀，还这么爱挑我的刺。你什么时候都是最美的！”他把我抱得更紧了。兰花的香气幽幽地弥散，“只可惜，我们没有等到兰花开的时候在举行婚礼。”我淡淡地说。“我可不想再等了，我更喜欢这样抱着你赏兰。”他抬头看了看天接着说：“时辰不早了，歇息吧！”说罢，他一把把我抱了起来，抱进屋轻轻地放在床上，然后躺在我的身边抱着我说：“以后再惊醒记得叫醒我，我陪着你！”我点了点头，在他温暖的臂弯中沉沉地睡去。

第二节　废井投生，随波逐流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夜，和往常一下，我与孝升刚刚睡下，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孝升慌忙起身穿好衣服，朝前厅赶去。没一会儿，他又急急地跑回来边收拾行装边对我说："李自成打来了，咱们快走！"我忙穿好衣服，收拾了细软与他一同从角门出去。街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乱成了一片，大家四处乱跑，没有了方向。龚鼎孳拉着我穿过人群一路狂奔，夜幕下，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是紧紧拉着他的手。这个时节的北京还是有些凉意的，尤其是这半夜，我只感到凉气不断的被吸入又吐出，脸上吹来的风冰冰的，只有他的手是那样的温暖。渐渐的人越来越少，周围也越来越黑，只能依稀透着月光看到些树影。我喘着粗气问："我们这是在哪？""咱们出城了，现在往老家的方向走，不能走大路，路上都是起义军，咱们得走小路。"说着他停下脚步望向我。"你怎么样？还能走吗？"他关切的目光在月色中闪烁。我点点头："我没事！"他拉着我摸索着向前走，只是脚步放慢了许多。夜很静，除了我们的脚步声就是砰砰的心跳声，我笑着说："咱们还真没有这样夜游过呢。"他回头看看我，"难得你处变不惊，若是换了其他人早就吓哭了。""哎呀！咱们出来了，那徐老爷和夫人呢？"我有些惊讶地喊道。"嘘！"他捂住了我的嘴，"别这么大声，你放心吧，他们前几日就回老家了，师傅说现在时局动荡，也让我早做打算的，只是这几日衙门事多便耽搁了。"他在我耳边悄悄地说，然后还警觉的四处张望。我点点头，拉下他的手小声地说："这

我就放心了，虽然只有短短数日之交，但他们也视我如己出，这样的恩情是不能忘的。”他吻了吻我的脸颊拉着我继续前行。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突然脚下一沉，只听扑通一声，我们掉到了一方废井里。“眉生！眉生！”龚鼎孳摸索着叫着我。“孝升，我在这。”我小声地回应着，也伸手摸索着，我们抓到了彼此的手，“你怎么样？受伤了吗？”他关切地问，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我的身体，“没事，只是脚有些扭到了，我们这是在哪？”“我也不知道，只能等天亮了，你的脚没事吧？”他边说着边捏着我的脚，“站起来试试。”他扶着我站了起来。我挪了挪脚，说：“没事，还能走。”他见我没什么大碍，便扶我坐下。然后在黑暗中摸索着，“看来还真的要等到天亮了，还好只是个枯井，要是猎人下的陷阱，咱们现在就都没命了。”他有些自嘲地说。我抱着他的胳膊说：“孝升，我有点冷！”他把我拥在怀里带着歉疚地说：“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我用手堵着他的嘴说：“夫妻间不要说这样的话！”“你还记得咱们在南京吃的小吃吗？”我问，他点点头。“那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们聊着聊着就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眼前如白昼一般晃眼，还听到很嘈杂的声音“这里！这里！这里有两个人！”我睁眼一看，井口处伸着几个脑袋，还有一簇火把，把井内照得通透。我往他的身后略躲了躲，他悄悄地对我说：“这些人是起义军，若问起话来，你不要吱声，我来应付就好。”我点了点头。他们先把龚鼎孳救了上去，然后火把不再照着井里，隐约我听到了嘈杂的声音，听不太真切，但似乎好像是在确认孝升的身份。过了有一盏茶的工夫，终于火把又照进了井里，我也被救了出来。这些人的眼神怪怪的，让我很不舒服，我在人群中找着孝升的身影，过了许久一个人才推搡着他来到了我的面前。“你没事吧？”孝升抱着我的双臂问道。“我没事，你呢？”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回道。龚鼎孳没有回答我，转身对推搡他过来

的那个人说："现在能放了我们吗？""哈哈，当然能啦，我的直指使大人。你们两个，送咱们的大人回府！"他说着在人群中指派了两个人。

什么直指使？我没有问出口，但是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孝升，他没有看我，只是低着头，表情十分的痛苦。我们一路无话，被那两个陌生人又送回了我们在城里的宅院。我们进了院门，那两个人没有跟进来，但也没有走，而是守在了院外。进了屋子，我急急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什么直指使？他们是谁？"龚鼎孳掩面而泣，我抱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过了许久，他擦干眼泪说："皇上薨了。"刚说完，眼泪又不住地流出来，我很是震惊："什么？是这些农民军干的吗？"他拼命地摇头："皇上是自缢的。"说完他又痛哭失声。我呆坐下来，也流起眼泪来。"怎么会这样呢？咱们的军队难道都打不过这些农民吗？"我哭着问。突然孝升好像触电了一般，停止了哭泣，严肃地看着我说："以后可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被人听到是要没命的，知道吗？"我愣愣地点点头。他接着面露难色的说："我已经投诚了。""什么？为什么？"我很惊讶地问。"我被他们救上去，本想哄骗他们说我们是办货的商人，谁想到他们的头目竟是我原来的手下，还没等我开口他们已经认出我来。"他的表情变得更加难看了，他顿了好久，没有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他们一定羞辱和威胁了他，我没有继续问下去，把他抱在怀里安慰道："皇上都没了，国都亡了，可叫我们这群人能怎么办呀。"

那夜我们坐到天明，再无话。太阳照常升起，门外的人走了进来，"大人，请随我们去见监军大人！"孝升摆摆手，示意他们在门外等候，然后照常洗漱，正要换官服，他摸了摸那件每日都引以为傲的官服，对我说："眉生，把它收起来吧！"我点头哽咽了。他换了件干净的常服，出门了。我知道变天了，街上一片混乱，门外的人把我挡了回来，

我把孝升的官服官印都整齐地收藏了起来，放到了隐秘的地方。我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孝升在外面会怎样。

傍晚时分，孝升一脸疲惫地回来了，他不说，我也不问，对于他政治上的事我一贯保持这样的态度。我们默默无语地吃罢晚饭，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准备了些茶点给他送了进去。“孝升，这是你最爱的雨前龙井。”我把茶点放到他的桌上，他只是坐在桌前发呆。我知道他心中苦闷。我正要转身离开，他一把拉住我，“眉生，我从此就是个贰臣了。”我抚摸着他的头轻声地说：“谁让咱们都没了‘父母’呢。皇上都不顾子民自己去了，这样的皇上也不值得我们为他尽忠。能把天下放在心中的皇帝才是好皇帝，你看这天下会是这些鲁莽之人的吗？”孝升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这些草莽之辈怎堪天下重任，恐怕要不了几日江山又要易主呢。”“那咱们也要早做打算才好。”我们四目相对，眼中充满了坚毅，彼此也都心中有数了。

果不出孝升所言，这些农民军才进城不足半月，就被清军扫地出门。因为农民军在城里无恶不作，所以京城的百姓都恨透了他们。清军进城，都是高头大马，已是惊弓之鸟的百姓都不敢出门。后来官府衙门都贴出安抚告示，京城才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其实改朝换代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要能过上太平的生活，有衣穿有饭吃，谁做皇帝，他们都是不介意的，他们唯一看中的是自己的生计。因为我和孝升早把局势看清，所以清军入主，他也顺利地投诚谋了一官半职，尽管被很多人唾弃，但是我和孝升都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即便为大明王朝殉葬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我们个体的渺小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还不及一粒微尘，何必螳臂当车呢。

第三节　一品夫人

满人入关建立了清政府，恢复工商鼓励农耕，一洗前朝的污腐之气，官场上也是为贤善用，孝升是个有才华的人，所以职位一度升迁，很受朝廷器重。

“眉生，我们要搬家了。”这天下朝后，他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为什么要搬家？这里不好吗？”他环顾了一下说：“好是好，只是太小了，今天皇上赏了我一座大宅子。”我兴奋地说：“真的吗？孝升，我就说你的才华总会被人发现的。”

新的府邸是原来我们所居的四倍之大，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我很是喜欢，因为这园子建得有些江南的情调，毕竟我生长在南方，还是对南方的景致更为偏爱的。

“喜欢吗？”龚鼎孳拥我在怀问道。“喜欢！”我点头答道。“既然皇上如此器重你，为什么你还是不开心呢？”我接着问。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不论皇上如何器重，也不论我如何为皇上效力，我终究是效忠过前朝的臣子，在气节上也是矮人一截的呀。”说罢便自斟自饮起来。我按住他的酒杯，“官人不可自轻自贱，人的气节不在别人的嘴里，而在自己的心里，自己做得正，何惧坊间流言！”我看着孝升坚定地说。

我缓缓地抬起我的手，端起我的酒杯说：“所谓气节，并不是一味的盲从，前朝的衰败并不能因为官人等几个人的力量有所改变。官人也尽力了，怎奈无力回天。如今改朝换代，一番新气象，难道不比

旧朝廷对百姓的生活更好？做官不是为了百姓谋福祉吗？官人去坊间看看，那前朝的百姓可也曾随着前朝殉葬？既然百姓还是原来的百姓，那官人又何必去纠结做谁的臣子呢？期待福祉的百姓没变，官人的赤胆忠心也不该变呀。”龚鼎孳看着我，默默良久，与我碰了碰杯。我们一饮而尽。再不提此话题。

月圆月缺又过了几回，家中的老父亲来过数封谴责孝升的信件，他只看了前几封，也不再看了，每每提笔想回却也不知该写些什么，所以也就作罢了。后来，父亲来了最后一封家书，断绝了与孝升的父子关系。那几日，孝升日日酒醉而归，不去上朝，不去理事，整日在八大胡同醉生梦死，我劝了几次却被呵斥了回来。我知道他心中难过，也不再过问，也放任他纵容自己一回，也许醉后的他能好受些许吧。十数日后的一个清晨，他坐在我的床边抽泣，我睡眼蒙眬间看到他被泪水模糊的脸，我猛地惊醒了，我坐起身来抱住了他，他在我的怀里哭得像个孩子。“眉生，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不住的喃喃自语。我也默默流泪，不知道该如何开解，我不住地抚摸着他的背，想平复他的情绪。

从那以后，他每日早起晚归，一心放在事业上，终于不负所望，皇上十分器重他，并晋封为左都御史，还嘉奖封其夫人为“一品夫人”。

“眉生，皇上要封你做一品夫人了。”他兴高采烈地说着。

“论尊卑，论地位这都该是姐姐的殊荣呀，我怎可抢了姐姐的封诰。”我有点小失落，悻悻地说。

“嗨，她和父亲都是一样的人，认死理，因受过前朝的封诰，就说誓死也不效忠清廷。而且本来我也想把这个封诰给你，你才是我心中唯一的妻子。现在她不争倒正遂了我的心意了。”龚鼎孳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

“真的吗？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做一品夫人？”我兴奋地说。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我龚鼎孳用八抬大轿抬回来的妻子，是我今生的最爱，是我知书达理的贤内助。是谁告诉我说做人不可自轻自贱？”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也严肃地说：“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官人的才华得到了认可，才得以晋升，而我是官人认可的娘子，才会成为一品夫人。”我们相视而笑。

三日后，皇上正式下旨，我以内命妇的身份接旨谢恩，并得到了一品夫人的朝服、朝珠、旗帽和印章。看着满人藏青色的朝服还有挂珠，我的内心激动不已。隔日午后，我随孝升一同穿戴朝服整齐，进宫谢恩。这天，我第一近距离接近了这个国家的主宰者，年少的皇帝顺治。巍峨的紫禁城，让每个进出于中的人都肃然起敬，皇家的威严是不能用语言所能描述的。我随孝升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自己的礼仪会有缺失。尽管面见了皇上，但是我没有见到皇上的真容，宫中礼仪制度森严，只是在殿外磕头谢恩，远远地听见太监们传出的皇上的口谕。

“皇家重地，真是让人不自在呀。”我刚踏进家门便深深的舒了口气。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如此紧张呢。”龚鼎孳笑着看着我。

“你又取笑我，我还不是怕行将踏错丢了你的脸。”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这一天，是我最为荣耀的一天，我的每个心跳每个呼吸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夫人，门外有人想要见你！”丫鬟回禀道。

“什么人？可有名帖？”丫鬟有些面露难色的说：“是个妇人，穿着很破烂，门房的人都赶了她好多次了，可是她就是不肯走，她说是夫人的发小。”我的心惊了一下，忙问：“她可说了她叫什么？”丫鬟忙答：“昕羽。”

我猛地站起身来，边发脾气边向大门跑去。“你们这群糊涂东西！都让你们势力惯了，以后再这么犯糊涂小心把你们都打发了。”丫鬟忙跪在地上求饶道：“夫人息怒，以后再也不敢了，而且前两日门房也没有上报，是今日我出门碰到的，才想着来回夫人。”我没理她，径直跑到门外，看到墙根边倚着一个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的妇人，我放慢了脚步，心中默念“这不会是姐姐，不会是姐姐，一定是搞错了，这不会是姐姐。”我慢慢地走到她身边，她警觉地转过身来，一张脏兮兮的脸映入我的眼帘，虽然皮肤变得黝黑，也爬满了皱纹，但是从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神中我还是找到了昕羽当初的气韵，我一把抱住她，“姐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失声痛哭。

第四节　观音庙虔诚求子

“眉生，不哭！”昕羽还是像当年那样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弱弱地说。这我才看见姐姐的身边还有个小孩子。我连忙搀扶着她进了门，然后吩咐人准备饭菜和洗澡水，又专门安排了人照看那个小男孩。梳洗过后，我看着她们娘俩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我仿佛看到了初到迎香楼的自己，姐姐当初温柔地替我擦着嘴。往事历历在目，可是姐姐的现状却让我心痛，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眉生，你现在是一品夫人了，那日在街上看到你，我真是不敢相信呀。”昕羽看着我替我擦了擦眼泪说。

“那姐姐怎么不叫我？”我心疼地看着她。“姐姐怎会落得如此地步？那郭横呢？”

昕羽低头沉默了许久，才断断续续地说：“离开迎香楼，他进京赶考，可是遇到奸佞当道，枉费他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我不忍见他沉沦，便用你送我的体己钱替他买了个官。他踌躇满志，正要大展宏图之际李自成打了来，我们也再没有什么积蓄了，本想回老家，可是兵荒马乱，老家的人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再后来清军入关，我劝他去谋个一官半职，可他却誓死要为明朝守节，不肯降清，没多久就身染恶疾病死了。”昕羽说着，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但却生生没有掉下来。我轻抚着她的肩膀说：“姐姐，想哭就哭出来吧，在我面前还需隐藏吗？”昕羽苦笑了一下，喝了口茶。“没什么可哭的了，人生就是这样，眼泪解决不了问题。”说罢把孩子抱在腿上，温柔地看着他。我呆呆地看着她

历尽沧桑的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昕羽见我发呆，笑着说："怎么？我现在的样子吓到你了？"我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姐姐一直都靠乞讨为生吗？"我弱弱的问。昕羽点点头，"前两年兵荒马乱，我又孤苦无依，无处投奔，迎香楼那种地方我是再也不想回了，既然走出来了，我就该堂堂正正地做人，怎可辜负了郭郎的一番苦心。"说着，她的脸上竟洋溢着丝丝的幸福。"看来他对姐姐还真是好，只可惜命途不济，谁让咱们赶上了这改朝换代的时候。"我喃喃地说。昕羽看了看我，笑着说："若说别人怨怼这世道，你可是不应该呀，若不是这样的世道，你怎么能做了一品夫人这样风光。""姐姐别取笑我了，孝升自从降了清廷，弄得众叛亲离，尽心辅佐皇上却也总被人以贰臣论，唉！也是一言难尽呀。"我叹气说。

"咱们这一生恐怕注定了要背负世人的冷眼，不过咱们也习惯了自得其乐，不是吗？"昕羽望着苑内的兰花若有所思地说。

"姐姐疲累了吧，我带姐姐先去休息，孝升要到晚饭时才能回来，到时候我再叫你。"

"好，我也好久没有睡过床了，如今在你这里我倒可以安枕了。"说罢，昕羽起身跟着我走出了花厅，我把她带到西厢房安顿了下来，"姐姐先将就着住，有什么缺的咱们明日再去添置，你先睡会吧，晚饭我来叫姐姐。"说着我退出了房门并把房门带上，吩咐两个小丫鬟道："你们在这里好生伺候，若有怠慢了，别怪我改了素日的好性子。"两个小丫头怯生生地回道："是，夫人！"

回到房间，我越发珍惜我现在做拥有的，可惜，结婚这么多年，我却无法给孝升生个一男半女，虽然他没说什么，但是当我看到昕羽姐姐的孩子，我也不免更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了。

晚饭时分，龚鼎孳回来了，我边给他换下朝服边说："今天咱们

家来客人。”他转头看看问：“什么人让你如此神采飞扬的？”“是昕羽姐姐，你还记得眉楼里的竹屋吗？”我兴奋地说。他看着笑着说：“难怪，今天从我进门就见你笑个不停，原来是有佳客呀。”他刮刮我的鼻子接着说：“久闻其名，未见其人，如今终于有机会见见真人了。”换上场服，我伺候他净手后，亲自去请昕羽姐姐，打开房门，她们已经起了，昕羽姐姐正在教导孩子礼仪，我笑着说：“这么小的孩子教这些做什么，难得无忧无虑的，随他去吧，我和孝升都是顺便惯了的人，不打紧的。”昕羽抬头看看我，接着对那孩子说：“应该叫什么呀？”“姨母好！”那孩子底气十足地说。“哈哈，太可爱了，像个小大人一样，刚刚光顾着与姐姐叙旧了，都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呀？”我问。“郭留生，这孩子是个遗腹子，我总觉得这是他的转世呢。或许是他怕我在世上太孤单了，所以来陪陪我。”说着眼泪又不自主的掉了下来。

“我又招姐姐的不开心了，是我的罪过，来，留生，咱们和妈妈一起去吃饭饭去，饿不饿呀？”说着我抱过留生，拉上姐姐走出了房门。

我们来到花厅，饭菜已经摆放好了，孝升也在花厅等候了。

“姐姐，这是我的丈夫，龚鼎孳。这是我的好姐姐，昕羽。这个是姐姐的孩子叫留生，今年多大了？”我一一介绍着，然后把留生放到了椅子上。

“哦，他两岁了，昕羽见过龚大人。”昕羽行了个大礼。

孝升忙上前扶起她说：“夫人切莫行此大礼，眉生常提起你，想必你们姐妹情谊深厚，如今终于见到本人，也是我龚某的幸运呀。既然到了我家，吃住一行都不要客气，不然就太过生分了。夫人请上座。”

我叫来了府中的老妈子带上留生在偏厅吃饭，我们三人齐聚一堂。

“姐姐，我这些年一直都在找你，今天终于姐妹重逢了，我敬你！”我举杯说道。

“眉生，我如今落难，投奔于此，你们不嫌弃我们孤儿寡母的就

好了。这杯我敬你们。”说罢一饮而尽。

“昕羽，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这会让眉生很伤心的。我初到眉楼，就看到了夫人与眉生共住过的竹屋，那时夫人已经离开秦淮河。眉生说起夫人还是满眼朦胧。这么多年，她心心念念的也都是夫人。如今夫人如此潦倒，眉生比夫人更难过百倍。既然你们有缘再度重逢，这里也是你和孩子的家，万万不可辜负了眉生的一片心呀。”龚鼎孳义正词严地说道。我掩面拭去泪水，昕羽握着我的手，没有再说出话来。

晚饭过后，我找人送她们回去休息，我与孝升在书房喝茶聊天。

“你看留生多可爱。”我笑着说。

孝升抬眼看了看我，笑着说：“你又在想咱们要是能有个孩子的事吧。”

我一本正经地回道：“是呀，你我也成亲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要不你帮我找个御医来瞧瞧？”

“好端端的瞧什么御医，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我又没有怪你，再说咱俩都还年轻，还怕没有个孩子吗？你别庸人自扰了。”孝升略有些激动地说。

“可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我的话刚说出口，便知不妥，可也收不回来了，我只默不作声的偷瞄着孝升，只见他阴沉着脸，喝了口茶，长叹了口气说：“我都是被除了族谱的人了，哪里还有我尽孝的地方？”说罢径直走出书房，我呆坐在哪里，没敢再去烦他。

翌日，我听见乳母在哄留生玩耍的声音。我走出房门，看到姐姐斜倚在回廊上，看着留生满院的跑，脸上露出的笑容足以融化太阳。我坐到姐姐身边，看了一会儿，轻轻的感叹道：“这个院子有了个孩子变得有灵气了。”昕羽看着我说：“那你也赶紧生一个呀！”我沉默了，昕羽关切的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我支吾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来，昕羽说：“咱们这样的人小时候被灌

过药的，伤了哪里也是未可知的，不然找个大夫好好看看？”“我都看过好多次了，药也吃了不少，可是没有效果呀。”我有些懊恼地说。“听说京郊有个送子观音庙，异常灵验，过两天十五，我陪你去求求菩萨，可好？”“真的吗？太好了，若真能，我愿十年吃素。”我略有兴奋地说着。昕羽笑着看着我说：“一定会灵验的。”然后转向留生喊道：“生儿，过来，让姨母抱抱，好给你招个小弟弟来，也好陪你玩呀。”留生踉跄地跑过来，扑到我怀里问：“姨母，小弟弟在哪里呀？”我抱起留生，亲了又亲说：“姨母也不知道呀。”

家里有个孩子，气氛就好不一样，多了好多欢乐，孝升也这么觉得，我们都很喜欢留生，他很能逗我们开心，孝升也很喜欢跟他玩，时不常带些新鲜的小玩意回来给他，隔三差五的还带他出去玩，喜不自胜。看到他和留生玩得那么开心，我也越发想为他生个自己的孩子。

这月十五，我们把乳母和留生留在家中，一早昕羽带我来到了京郊的观音庙。这里的人还真多，我上了炷香，跪在观音像下，心里默默的祝祷：“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信女徐善持，与夫君成亲多年，未有所出，愿菩萨显灵送我一男半女，我定会吃素十年以报佛恩。”我诚心地磕了三个头，主持接过我手中的红线，系在观音座下的泥娃娃身上，然后敲起木鱼念了段经文。我诚心地跪在观音像前，心中默念祝祷，直至住持念完经文我才起身，向住持行礼谢过。住持说：“施主放心，我定为施主在观音前点满七七四十九天的佛灯，祈求施主心愿得成。”我打了吉首道：“有劳住持了。”

第六章

雁来音信天凭，路遥归梦难成

淡水三年戍意，念弦几夜离愁。晓霜红叶舞归程。
客愁今古道，秋梦短长亭。
绿酒尊前涉泪，阳关叠里离声。少陵诗思旧才名。
云鸿相约处，烟霭九重城

第一节　袭鼎孳获罪，重返秦淮河

人生诡谲难测，何况官场。孝升的一度升迁引来了猜疑和妒忌，又因孝升一向耿直，故而得罪了不少同僚，加之党派之争愈发严重，孝升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官职一度被贬，最后竟因言论不合涉及满汉关系，被降职调去南苑番育蜀管菜园。年逾四十的孝升备受打击，整日郁郁寡欢。

“真是天威难测，皇上怎可如此决绝，如此有才华的一个人居然去管菜园，天理何在呀？”昕羽愤愤不平地念叨着。

我一脸愁容，边缝补着衣裳边说：“唉，就像咱们一样，不论你多有姿色多有才华，即便你守身如玉的从了良，身上还是背着妓女的烙印，这辈子都别想翻身。”我摇头叹了口气，接着说，“孝升这么才华横溢，就没有慧眼识珠的伯乐，前几年的风光不再了，他心里苦呀。”

昕羽看着我略露难色的说：“眉生，本来这个时候我是不应该跟你说这些的，可是郭家来人了。”昕羽欲言又止。

“是吗？什么时候的事？你看最近我们一路艰难，竟也忽略了你们母子了。”我急急地问。

“留生的叔叔至今无所出，听说郭横还有一子流落在外，故而托人打听到这里。前几日他们来京，说要接我们回去，不想让郭家的香火断了。”昕羽绕着手中的帕子，接着说，“我见你们最近状况不好，本不想说的，可是我们母子毕竟也是拖累，如今我即可落叶归根，也可不拖累你们了。你们也艰难，所以我……”昕羽有些语无伦次地念

叨着，我拉着她的手说：“姐姐怎么总是这样见外，我们现在是落魄了，可也没觉得姐姐是拖累呀，一直以来我和孝升都把姐姐当成是自己的亲姐姐一般，也早把留生看做是自己的孩子了。如今你即有了好归宿，我们自然欢喜，只是也舍不得姐姐呢。”我转头对着留生喊道：“留生，到姨母这里来。”留生跑到我跟前，我抱起他放在自己的腿上，“留生又重了些呢，来，跟姨母香一个！”我抱着留生亲了又亲。“姐姐不要为难，留生毕竟是郭家的骨肉，回到郭家不会吃亏，只是我担心姐姐，我怕他们欺负你。你一向和善，咱们又是这样，难免会被人轻贱了。这样吧，你把留生的叔叔请到家来，一来算我和孝升与你饯行，二来我们也给你定定心，你看可好？”

“眉生，你总是为我……”昕羽掉起眼泪来，留生见了忙从我的怀里挣脱了，跑到昕羽跟前，用那细嫩的小手替昕羽擦着眼泪边说：“娘不哭，有留生在呢。”我笑了，“姐姐养了个好儿子，以后就等着享他的福吧。”昕羽也破涕为笑。

次日午间，我准备了一座酒宴，昕羽叫来了留生的叔叔，我和孝升为昕羽送行。

“这位叔叔怎么称呼？”我问道。

“郭玉！”他起身作揖回道。

孝升摆手示意他坐下说：“都是家宴，不必这么客气，快坐！快坐！”

郭玉还是有些怯生生地落了座，孝升语重心长地对郭玉说：“我的夫人与昕雨是自幼的情分，这几年昕雨住在我们家，我也是把她当成亲人看待的，如今她能回到祖上是她的福气，这样对留生也是好的。我看你也是读过书的人，昕雨虽然身世坎坷，但人品绝对无可挑剔，你哥哥当初既然看中了她，并育有一子，那就是他们的夫妻情分，虽然由于战乱未能入得宗祠，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如今既要接她回去，那就需待她如长嫂，尊她敬她，不可怠慢了她才好。”

郭玉又站起身来，作揖道："长嫂如母，我定不会亏待了她们母子，何况嫂嫂因为哥哥也吃了不少苦，还好有两位好心收留，才不至于让哥哥的遗孀在外凋零。郭玉在此也替死去的哥哥谢过两位了。"

"快坐下，快坐下，都是一家人了，不要动辄就作揖致谢，倒显得生分了呢。我们也是不放心昕雨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我起身把郭玉按到椅子上说着说着也哽咽了。

"眉生，放心吧！叔叔都与我说过了，家中有郭横当初置的一份房产和田地，足以养活我和留生了。"昕雨笑着安慰我。

我和孝升没有说话，只是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送走了昕雨没多久，孝升又接到了贬黜的旨意，他被贬到了广州做刺史。我们匆匆收拾行装赶往广州赴任。这一次孝升更加沉默寡言了，我知道他心中的苦楚，却不知该如何开解。

"我们绕道合肥，回老家看看父亲如何？"我提议道。

孝升没有说话，我也不再问，出了京城，他对马夫说："咱们先到南京去。"

我愣了一下，问道："为何？"她看着我有些惊慌的眼神大笑道："把你送回眉楼呀。"我眼泪一下子奔涌而出，只顾抽泣，没有再说话。"别傻了，我怎么还舍得你呢？我见你这些年与我在京城也还是很想念江南，所以这次咱们顺路故地重游，可好？我也很怀念那里的吃食呢。"他抚摸着我的头发温柔地说。

我脸上的泪水还没干，抽手打他，"你怎么这样哄骗人家呀？"

"这么多年了，你还看不懂我的心吗？"他死死地握住我的手放在胸前。

他的心跳在我的手心扑通扑通的，我看着他沧桑的脸颊，深深地吻了他，这一吻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初见时的意气风发，他是那样潇洒英俊，才华横溢，那样的温柔体贴。这么多年，他没有违背他的承诺，

他对我的心一如往昔，不论我们身处何处，身处何种境地，我都是他心中的最爱。他没有因为他的不如意而迁怒于我，也没有在他得意的时候嫌弃我，还给了我封诰的机会。我为当初的不信任而感到后悔不已，也为我始终不能为他生个一男半女而感到惆怅。

“孝升，我真的很想为你生个孩子。”我趴在他的怀里幽幽淡淡地说。

“眉生，我也很希望能和你有个孩子，那样我会加倍的疼他，也加倍的疼你。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儿女缘，我也不会因为此事而怪你，所以，咱们不要强求，好吗？有了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没有，那是老天只想让我疼你爱你一个人，不想让他人分了你的宠爱。”孝升安慰我道。

“那这样好了，咱们一路上遇佛拜佛，遇庙烧香，也让上天感受到咱们的诚意，好吗？”我突然想到，兴奋地说。

孝升点了点头，长吸了口气说：“好！我现在拥有的最多的就是时间了，我陪你去感动上天。”我们相拥而笑。

就这样，一路走来，我们虔诚的参拜了一百二十八座庙宇，烧香祈愿，诚心祝祷。

一月有余的时间，我们又回到了南京，回到了秦淮河畔。十几年的光景，可是这里却恍如隔世，依旧是老样子，只是人时事异，尽管路还是那条路，走在路上的人却早已换了一拨又一拨。镜中的自己如今也是中年妇人了，再没有了当初的娇艳青春。我们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眉楼，还是那扇朱红色的大门，还是那谜一样的楼亭华宇，只是不知道如今的主人是谁了。

第二节　庆生

“眉生姐姐？”我挽着孝升正仰头望着，身后传来了很熟悉的声音，我回头看见一个身着大红绸衫的美丽女子，似曾相识，但是却不敢认了。“你是？”我心里想，这女子倒是很有汀兰的气韵。

“真的是眉生姐姐？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是我呀，汀兰呀！”那女子兴奋地说着。

‘汀兰，如今真是大姑娘了，我们还真不敢认了呢。”我也有些激动，没想到汀兰如今是这眉楼的主人。

“这位定是龚公子了，看这气度还真是不减当年呀！快进来吧，你们怎么有空来这里？听说你在京城做了大官，连眉生姐姐都是一品夫人了呢，我们曲中的姐妹听说了都觉得有光彩呢。都说也要嫁个龚郎这样的如意郎君。”边说着话，边拉我们走进眉楼。

十几年过去了，眉楼一点也没有变，当初我养的兰花还在，我看着兰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汀兰握着我的手说：“姐姐走后我一直精心打理，怎奈眉楼易主，终不能容它，我便把它们移栽到了竹屋后面的空地上，不知是何原因，前几年近乎枯死了的，后来我努力成了这眉楼的主人，我又叫人把它们移了回来，不想居然又活了，看来它们也是想着姐姐的。”

“你这些年过得可好？晚菊呢？她现在如何？”我忙问。

汀兰引我们进了前厅，吩咐人特意烹了兰花茶，“姐姐先喝口茶，我再细细说给你听。”我和孝升再一次在眉楼喝兰花茶，心中真是百

味杂陈，往事历历在目。

“姐姐走后，我和晚菊便分开了，我们各自立了门户，晚菊一向单纯耿直，这姐姐是知道的，所以刚开始难免吃亏些，也挨了不少打。后来有个好心的员外见她可怜，便替她赎了身，本想养在身边做个侍妾，不想晚菊才到家没多久，那员外就暴毙了，员外夫人说晚菊是丧门星，便把她打了出来，她无路可走，本想再回来，也是机缘巧合，郊外水静庵的姑子来化缘，便带了她去，如今她在那里修行，倒也清净。”说罢，汀兰也抿了口茶，自顾自地笑了起来，“想起这兰花茶，还是从姐姐这学的呢。”

我也笑了，看着孝升，孝升也会心地笑了。

“那春娭姐呢？”我本不想问，但也着实放心不下她，想着她如今年岁也大了，这秦淮河畔哪里有半老徐娘的立足之地呢。

“哈哈，你现在该叫春妈妈了。”汀兰大笑着说。

“什么？”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崔妈妈得了顽疾，后来春娭接了她的班，其实崔妈妈也没有那么刻薄，大概也是看透了这世道，我们这样的人能像姐姐这样的几百年也修不出一位呀。不是遇到始乱终弃的，就是不把我们当人又转手他人的，她是心疼咱们，才不想让咱们受这世俗的再次伤害吧。”汀兰若有所思的讲着。“我已经差人去请春妈妈了。”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补充道。

“哈哈，哈哈，我瞧瞧，我瞧瞧，这是谁来了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春娭还没进门，就听到了她的笑声。她扭着腰肢晃进了花厅，转着圈地打量着我和孝升。“这一品夫人就是不一样了，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没法比呀。”汀兰起身向她行了礼，她随意地挥挥手，又晃到主座坐下，随手拿起烟袋，汀兰连忙招呼人进来给她点上，她吸了两口烟，看着我惊讶的表情接着说：“怎么了？不认识啦？”

“你，这样，我确实有些，不认识了。”我喃喃地说。

她站起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你就太不够意思了啊，这么多年连点消息都没有，怕我给你丢人是吧？”

我有些激动地说：“春姝姐，怎么能这样说呢？”

她笑着把我又按到座位上，“逗你的，你过得好，我们姐妹也都放心了，别像其他人一样，都是些让人伤心的消息。”她的眼中划过一丝落寞。

“她们？是谁？”我疑惑地看着她，离开南京北上后，我改名换姓，所以与曲中姐妹也没了联系，偶有如是的书信，也都是彼此报平安的吉祥话，并没有涉及其他人的生活。

“哎哟，没什么啦，你这是回来故地重游？”春姝又挂上了那副妈妈的笑脸问道。

“哦，孝升出任广州，所以我们顺路回来看看，离开这么久了，也很想念你们。”我半信半疑地说着。

“你们可是我的贵客，今天就在眉楼，我给你们接风。”说着春姝吩咐汀兰交代下去给我们准备了晚宴。

晚宴都是我曾经最喜爱的吃食，酒足饭饱后，春姝有些微醉地说：“龚公子，你看眉生都陪你这么多年了，她难得回来，下次还能不能再见也很难说了，今晚就把她让给我们呗。”

龚鼎孳笑了笑说：“好，就让你们姐妹好好说说体己话。”随后汀兰着人给孝升安排了房间，她们把我带到了我曾经的住所。

“这里，一切都没变。”我有些讶异，她们笑了笑，又命人张罗了酒菜，我们接着把酒问月。

“当然不会变啦，汀兰呀，恨不能成为眉生第二呢。”春姝醉醺醺地指着汀兰说。

汀兰红着脸说：“是我尽量把眉楼保持原样的，这样就好像回到

了以前的日子。”

我望着汀兰，心中在想，她究竟想回到的是哪一个时刻呢？或许是那段不用接客的无忧的童年吧。我伸手抱了抱汀兰，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对她耳语道：“你也会得到幸福的！”汀兰激动得泪流满面。

“你们搞什么呀？”春娌摇摇晃晃的端着酒杯朝我们扑了过来。

“眉生，你过得幸福，我们都真心地为你高兴！真心的！”春娌一字一句地说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眉生就是咱们的好榜样！为了眉生，咱们干杯！”春娌叫嚷着递给我们酒杯。这一晚，我们仿佛回到了从前，春娌喝了很多酒，醉得不省人事，她抱着我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我和汀兰把她扶到房间睡下了，我们靠在回廊上看着天上的月亮，断断续续的讲述着这些年的近况。虽然经历朝代的变迁，可是，眉楼中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变的只是这些人。我也讲述了孝升的仕途不顺遂，还有我求子的经历。

“眉生姐，你们会在南京停留多久？”汀兰问道。

“不知道，大概十日左右吧。”我答道。

“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邀请咱们曾经的姐妹给你庆生。”汀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亏你还记得，我都忘了。好啊，正好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她们了，也十分想念呢。”我笑着看着汀兰。

秦淮河的夜景依旧是那么美，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今天汀兰请了曲中姐妹为我庆生，你去吗？”我问。

“我不去了，我今天去拜访一下老友，你们好好玩吧，我去了她们也不自在。”龚鼎孳笑着亲了亲我的额头说。

“那好吧，我也不想拘着你，况且她们都放浪惯了的。”我笑着看着他。

汀兰把庆生宴摆在了花船上，叫来了还留在秦淮河畔的姐妹，我

们一起饮酒作诗，好不惬意。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那年西湖泛舟，小婉的厨艺还真是一流呢，你们可有她的消息？”我有些微醉，忘情地问道。

忽然大家都不在言语。

“怎么了？”大家的表情让我的酒醒了一半。

春娣站起身来嚷道：“谁说不是呢，我们也想念她呀，都没有眉生有良心，还回来看看我们，以后见了她也要罚酒。”说着把杯中的酒洒到了河里。

“咱们的寿星今年芳龄几何呀？”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

“我已近不惑之年了，唉！可惜老天不垂怜呀。”我回道。

“不就是没孩子嘛，他心里爱着你就行呗，生孩子的事让别人去做吧。要不咱们姐妹你选个代劳的？”春娣没正形地说着，其他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这些蹄子，越发没正形了。”我故作生气地起身做到了船舷上，不知道是起的太猛了还是刚刚吃酒吃得太多了，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忙扶了船舷向着河水干呕起来。

“没事吧？眉生姐，刚才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汀兰忙扶着我，并让人端了茶来。“喝点茶压一压。”

我接过茶喝了两口，还是觉得恶心，头晕，我斜倚在船舷上，摆着手说：“怕是好久没有坐过船，现在倒有些晕船了。”

汀兰等我缓了缓神，伸手扶我起来，把我扶到船舱内坐下，春娣一脸坏笑道：“不会是老天垂怜，现在就给你个娃娃吧？”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我闭幕眼神，只等船靠岸，没有理她们。汀兰交代船家速速回返，船靠岸后，大家有些不欢而散，汀兰把我搀扶回了客栈。

第三节　初为人母

“你怎么样？好些了吗？”龚鼎孳给我端了杯茶水，我刚喝了一口，便又都呕了出来。“你们怎么让她喝了这么多？”他有些生气地埋怨着汀兰。

“眉生姐没有喝多少的，我也没想到她会晕船，都是我不好。”汀兰有些自责地答道。

我拉着孝升的手说：“别怪汀兰，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还扫了大家的兴致。”孝升把我扶到床上躺下，关切地问：“怎么样？还晕吗？你酒量不差的呀。今天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我去找个大夫吧？”我闭着眼摆摆手，没有再说话。

“那眉生姐好好休息吧，我先回去了。”汀兰告辞道。

孝升送汀兰出去，然后马上回来守在我的床边。那阵眩晕过后，我也没觉得太难受了，只是那一阵的翻江倒海让我倍感不适。我躺了会，起身斜倚在床边。拉着孝升的手说：“我没事了，你不该那样责备汀兰的，她们也是一片好心呀。”

“我这不是心疼你嘛，被你吓死了，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他把我抱在怀里轻柔地说：“你可不能有什么事呀，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笑着拍拍他的后背说：“没事的，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

在南京停留了几天，我们决定继续赶路，姐妹们听说我们一路拜佛求子，向我们指了个去处，浙江普陀山，刚好我们的下一站也是浙江，所以决定就去那里再拜拜佛。

刚启程没多久，我那阵眩晕恶心的感觉又来了，孝升赶忙叫停了车夫，我下车一阵的呕吐，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孝升心疼的轻拍着我的后背，不知所措地来回踱着。

“总是这样可不成，前面最近的镇子是哪里？还有多远？”他焦急地问这车夫，他拿来水给我漱了漱口，对我说：“你再忍忍，前面十里就到了溧水了，咱们到了那里就找大夫。”他搀扶着我又上了马车，然后吩咐车夫道：“你跑快些，但一定要稳当些，快走快走！”我苦笑着说，“你这不是难为人嘛，我没那么娇气，快些好了，没事的。”

我们一路狂奔到了溧水县城，孝升忙找了家客栈先把我安顿好，然后请店小二帮我们请了个郎中。郎中把过我的脉，又看了看我的舌苔，起身笑着说：“恭喜二位，这位夫人是有喜了。”“真的吗？”我急忙问。“当真，您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了。”郎中补充道。

孝升忙拿出一两银子递给郎中，“谢谢，谢谢，一点心意不成敬意！”郎中推脱着说：“这太多了，实不敢受呀！”孝升把银子塞到郎中的褡裢里，然后问：“她总是天旋地转，恶心想吐，该如何是好呀？”郎中笑笑说：“不打紧，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只是不知道夫人今年芳龄几何？这可是头胎？”我点点头说：“正是，我正是不惑之年，一直求子未得，不想今日竟有了。我以后饮食起居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还请大夫细细道来。”

“夫人，不要紧张，饮食上以夫人兴趣为主，只是少些辛辣寒凉之物，多注意休息。如今暑气虽未全消，但也临近秋季，故而早晚要注意保暖。夫人总是眩晕是有血虚之兆，多补充些补气血的食材即可。至于呕吐，本是正常反应，只因夫人脾胃不合，故而反应的更加强烈了些。这倒无碍，可备些山楂陈皮山药熬粥食用，会缓解一下夫人不适的症状的。”郎中详细地说着。

孝升送郎中出去，兴高采烈地跑回来，握着我的手说：“眉生，

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也很欣慰，这个孩子来得太贴心了，这是自他被贬黜以来第一次露出笑脸，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你想吃点什么？”

“这个小镇子太小了，咱们还是得到大城市去，再找个好点的大夫来看看。”

“哎呀，你这个样子能颠簸吗？要不咱们就在这里修养一阵子？”

“你想他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你要不要睡会儿？”

我默不作声地笑着看着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股脑地冒出那么问题。看着他这样兴奋，才知道原来他是多么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到来，曾经的种种都是他不肯给我压力的借口。他总是这样，他的爱虽不会是惊涛骇浪，但却在一点一滴间传递着感动。

“孝升，你快坐下喝口茶吧。”我终于忍不住，拉他坐了下来。他把我拉到怀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肚子，小心翼翼地说：“孩子，你要快快长大，爸爸好带你和妈妈一起出去玩呀。”

经过了几天的休整，孝升还是决定继续赶路，只是每天的行程不会很长，几乎是遇到村庄就休息。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杭州，他决定不走了。我们在杭州租了套房子，他陪着我在此安心待产。初期的不适在月余后便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变得越来越能吃，肚子也一天天的变大。我已经能感觉到他在我的肚子里运动了。

孝升自从到了杭州，便四处搜罗美食，他还亲自去学了几道我爱吃的江南菜，每天都做不同的菜式给我，他说这样营养均衡，宝宝就一定会很健康很可爱。随着我的肚子一天天的变大，孝升开始陪着我锻炼，每天都拉着我去西湖边散步。我很懒，总是不想动，可是也总抵不过他的软硬兼施。就这样，我们离做父亲母亲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终于有一天，在一阵剧烈的疼痛过后，一声啼哭，我的宝贝来到了这个世界。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孝升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居然激动得哭了出来。接生婆把她抱到我的身边，她那么小，那么软，我都不敢去碰她，生怕弄疼了。她闭着眼睛酣睡着，仿佛这时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她的眉眼像极了你，以后定是个大美女。”孝升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女儿，我笑着说：“她还这么小，你怎么就看出来了呀？我看她还没睁过眼睛呢。”

“宝宝，这是你娘，我是你爹，以后要听爹娘的话呦。”

“宝宝，你怎么还睡呢？不想吃奶吗？”

“宝宝，你要快快长大呀，爹爹带你去买好吃的呦。”孝升抱着孩子自言自语着，我笑他呆，他也不以为然。他对这孩子真是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那么小心翼翼的呵护着。

我出月后，我们一家三口继续行程到了广州，在这里又安下了家。因为这孩子的到来，让孝升看淡了官场上的所有。反正派给他的是个闲职，他整日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并不十分用心在政务上，这反而让那些小人不再对他加以弹劾，我们在广州也算安稳了许多。

第四节　爱女重病，横波无依

广州的春天，满是撩人的意味，不同于秦淮河畔的夜夜笙歌，广州虽也热闹，却更多一份世俗的人情味儿。也许正是因为此间的差别，我和孝升在这儿的日子到算得上是安稳，也少有人来打扰。孝升也感到这官场险恶，宁可多花点时间待在我们娘儿俩的身边。

我常年住在秦淮，前些年又随着孝升去了京城，在广州的日子，当真不是立马便能适应的。广州的天气偏热，孩子又刚出生没多久，常常在夜半啼哭。虽然孝升心疼我，早已请了经验丰富的乳娘来照顾孩子，但我对这来之不易的孩子总有着一万个不放心，她一哭，我的心便会揪在一起。哪怕在梦里也会条件反射地从床上爬下，慌忙跑向她，生怕有什么差池。

这一夜，天空晴朗，月光如同水一般地洒在庭院里面，我正伺候着孝升更衣入睡，听到一旁的小房间里面传出了婴儿阵阵的啼哭声。

我愣了一下，孝升也愣了一下，赶忙对我说道："没事儿，有乳娘在……"

我却等不及他把话说完，便匆匆披起衣裳往旁边的房子走去。

门一开，乳娘正抱着我的孩子，满头大汗地在屋内站着，嘴里不断哄着孩子道："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是这么怎么了？丽姨我做了这么久的乳娘还没见过像你脾气这么怪的孩子呢。"

我忙走上去，伸手就要抱我的孩子，嘴里还一边问道："出了什么事儿了？"

丽姨见我来了，脸上的神情更是焦急，说道："夫人，我这也正寻思呢，这孩子奶也吃饱了，也没有屎尿，正好好地睡着呢，怎的就一下子醒了，怎么哄都不行……"

她话还没说完，孩子刚到我手里就不哭了，吸了吸手指，在我的怀里沉沉地睡了过去，雪白的小脸涨得红红的，一脸满足的样子。

"哎呦，我说哟！"丽姨突然笑了起来，说道，"原来这孩子就是想娘亲了啊，难怪我怎么哄都不行。"我听到丽姨这么说，再看看这孩子可爱的样子，不禁也笑了起来。

这世间，唯有这孩子与我的羁绊最为深厚，这么多年，我心心念念便是为孝升生一个孩子，延续香火，却一直忘了，作为一个女人，我自己是有多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孩子。直到她来到我的身边，我才猛然察觉，我已用了太多的时间，去准备做一个母亲，如今我不断想的，就是要将我这一生的爱全部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让她成为全天下最为幸福的人。

"咳，咳……"孝升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我没有回头看他，丽姨已经稍稍地行礼道："老爷好。"

孝升答应了一声，便走到我的面前，语气里带着些宠溺的责备，说道："你刚刚出了月子，怎么就在大晚上到处跑，进了这屋子也不将门关好，是嫌自己身子太硬朗了吗？"

我知道他对我的好，便也全然忽略了他语气中的责备，满是笑容地对他说道："孝升孝升，你看我们的女儿，多可爱啊！"

孝升愣了一下，说到女儿的话题，他纵然有千万的话要说，也只能先忍一忍了。他不禁低头看了女儿一眼，眼角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笑意说道："这孩子，当真是越来越像你了，尤其是这半夜都不安分的性子，跟你一模一样。"

这话一听我可就不乐意了，忙说道："什么不安分，这孩子是想我了，

才在这夜半啼哭的。”话音刚落，我便觉得怀中的孩子小小地动了一下，似乎是要醒来的样子，房中的三个大人，顿时都不敢出声了，都静静地盯着我怀中的孩子。

还好，孩子不过是伸了伸手，并没有醒来，小小的脸蛋红扑扑的，就像是小苹果一样。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孝升压低声音说道：“好了，孩子睡熟了，交给丽姨吧。”我犹豫了一下，正想说要与这孩子待在一起，一旁丽姨已经伸出了双手，说道：“夫人，您刚出的月子，还是早些休息吧。”

再回头，孝升的神情已有些急躁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与孝升争辩，便将孩子交给了丽姨，跟着孝升回房间。

这时候才感觉到，虽然已是春天，但夜晚的风依旧透着凉意，月光洒在院子里，更是添了一丝冰凉的感觉。我不禁缩了缩身子，喃喃道：“这夜怎会如此的冷，这走廊怎会是如此的长。”

“你心中想着孩子，自然会觉得这路短，如今要回去了，才觉得又冷又长。”一旁的孝升笑说着，将自己身上披着的衣服脱下，轻轻地搭在我的身上。

“那自然，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原是自然而然地说出，却又因想到了什么而停了下来。孝升不解我的意思，问道：“怎么了？”

我抬眼看了看他。这十几年来，孝升的变化不大，然而也已经有岁月的痕迹攀上了他的眼角，他本就是一个爱笑的人，那笑容便是从初见开始就让我难以忘记，如今镌刻上岁月的沧桑痕迹，倒更显得深沉了些。

“孝升……”我欲言又止。

孝升心中有惑，却也不着急说出，而是等我自己来说。

“孝升……你是否会怨我只能给你生一女儿……”我垂下眼睑，

只觉得心中一阵阵地痛。

孝升万万没有想到我竟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愣了老半天才说道："你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摇摇头，抬眼认真地看着他说道："我并非是心血来潮才如此问你，这时局动荡，我与你相识以来，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雨，但好在找到一处安身之地。如今改朝换代，你所受到的压力我又岂会不知……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但是我却依然无法为你生下一个儿子……"话说到这儿，我的声音便已经哽咽了，那些过往的心酸，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之中飞速飘过。

我从八岁开始待在青楼，看透了红尘俗世，总想着找到一个良人，能与他生儿育女，过上平凡的日子。纵使老天待我不薄，让我遇到了一个孝升，我余下的年岁才能够从那红尘之地走出，与孝升过上这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然而这不经意间，岁月已经匆匆流走，我却始终未能帮孝升生下一个男孩，如今年近四十，才生下一个女儿。虽然孝升也疼爱女儿，但我未能帮龚家延续香火，他在心底又是否会怨我？

"你总是这样……忧思过度……"孝升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抚了抚我的头发，说道："你看，你已经有了白发……"

我愣了一下，万想不到他会这样说，不禁喃喃道："我已经老了……"女子的容颜易逝，青楼中的日子已经耗去了我最美好的年华，嫁给孝升之后，我常年忙于奔波，也少有时间来打点自己，我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心安理得地以为孝升对我的关爱将会是一生一世的，难道如今他已经嫌我人老珠黄了吗？

"眉生，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要白头偕老吗？"孝升突然说道。我止住自己快要流溢出来的悲伤，疑惑地看着他。

孝升的脸上是温柔的笑容，风吹过，几缕发丝在清风中微微飘动，

一瞬间竟让我看得痴了。

“虽说我不忍心看着你生了华发，但是当年我们所说的话总算可以兑现，我们可以白头偕老了。”孝升说着，唇畔溢出淡笑，低沉的话语此刻在我耳中却是这世间最美的声音。

心底一股暖流涌了上来，他还记得我们曾经的承诺，他还想着要与我白头偕老，共度一生。这个男人，早就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与我的融合在一起。

“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局势动荡，改朝换代，我降了清，本已是不忠的臣子，如今又被奸人所害，一路南下，被贬到广州，你跟着我一路颠簸，却从来不离不弃，我有什么理由会嫌弃你只为我生下一个女儿？再说……”孝升停顿了一下说道，“就算只是女儿，只要是你生的，便是我的宝贝，我一生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够与你们母女俩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此生也就足矣。”

这一番话岁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说得我心中满是甜味儿，满是欣慰。孝升见终于将我逗笑了，似乎也松了一口气，说道：“好了，该回去了，这外面天气冷了这么多，你都不觉得么？”

我笑着说道：“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一番话，我心中已很是暖和了。”想了想又说道，“你刚才说我的头上已有了华发，待到明日天亮了，帮我拔了吧。”孝升眨眨眼，说道：“我原本也以为那是华发，但见我妻子面若桃花，美貌如初，想来刚才是这月光照下，让人错看了。”我不禁红了脸颊，害羞地拍了拍他说道：“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还说这么害臊的话。”

孝升没有再多说，便轻轻揽过了我的肩膀，与我一同回了房中。

这一夜我睡得特别的香，似乎是从八岁那一年开始，睡得最香的一次，梦里总算没有了幼年时，娘那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也没有了当初在眉楼时的燕舞莺歌，有的只是我与孝升，还有我们的孩子，在这

安详平静之地快乐地生活着。

在这样的梦里，就算是结束我的一生，我也是愿意的。我从未感受到，自己是如此幸福的一个人，这一切都是孝升赐予我的，也将会是我此生至宝。

然而老天似乎总是喜欢将人所重视的夺走，以最为残忍的方式抢走人们所珍视的幸福。

这一年夏天，广州的气候特别的热，别说是孩子，就算是大人也难以忍受。上头不知为何又给了孝升公干，孩子的名字还没有取好，他便匆匆离开了广州，往北去了。

我坐在房间里面，静静地坐在孩子的身旁，一下一下地用扇子给她扇凉。炎热的天气，让她可爱的笑脸浮现出不正常的红晕，我心下有些担心，但请了大夫来看了，也瞧不出个所以然。

“夫人，现在换我来给小主人扇凉吧。”丽姨端着凉水进了屋子，将水盆放好之后便走到我身边，轻声说道。

若是往常，我怕是要拒绝她所说的，一定要亲自为孩子扇扇子，但现在我真的有些乏了，便停了下来，将扇子给了丽姨，坐到一旁倒了杯水喝。

水竟然还有点温热，我不禁皱了皱眉头，问道：“丽姨，不是说要屋后井里的水吗？为何这水还有些温热？”

丽姨赶忙说道：“夫人，这就是午后井里的水，说来也真是奇怪，这井水每一年都是清冽冰凉的，不知为何今年怎的就是有些温热，怕是这天气热得出了问题了。”

我摇摇头，也只好将这水喝下。谁知竟然还有点苦涩的味道，我皱皱眉头，没有说话。

“丽姨，你带过这么多的孩子，也算是经验丰富了，你当真看不出素儿有什么问题吗？”我禁不住又问了一次。孝升不在，孩子连个

名字也没有，我思来想去，总觉得还是应该给孩子取个小名儿，便叫她素儿了。我做了一生的顾媚，总希望我的女儿能够淡雅如水，若是今后能生出莲花般的气质，那便更好了。这孩子似乎也很是喜爱这个名字，每每唤她，都会小小地笑着，但这些日子以来，我总觉得这孩子似乎有点儿不对劲，可这么小的孩子，有事也没有办法告诉大人们，我虽然猜不出，但总能感受到她的不舒服。孩子到底怎么了，孝升也不在我的身边，我心中更是没有底。为了让我安心，家中的下人也去请了这一带最有名的大夫过来瞧病，但是大夫也总说这孩子健康得很，反倒是我显得有些疑心病了，我也只好暂时放下心中的疑惑，能做的只有更加费心思地去照顾她。

丽姨见我的样子，将孩子抱了起来，露出她可爱的小脸，说道："夫人，我觉得您真的是多虑了，您看这孩子，长得多好，还有酒窝，长大之后一定会是一个美人儿。"

我苦笑道："我倒是情愿她不要太过于美丽，女子的幸运来自美丽，但不幸同样是因美而来，古往今来，皆是红颜薄命，我希望她能够平静安稳地度过这一生，我便心满意足了。"

丽姨也知道我的经历，同为女子，必然心中多有同情，她抱着孩子坐到我的身边说道："夫人，我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也知道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夫人如今的生活可以算得上是苦尽甘来，又为何总是想着从前的事情？这对你自己的身子不好，也坏了老爷的心情，母亲要是不开心，这奶都会是苦的，小姐喝了又怎么会开心呢？"

我被她说的话逗笑了，说道："那还幸好有你在，这孩子才不至于没有奶吃。"

这会儿的天愈发炎热，丽姨的汗水流下来浸湿了衣裳，我又休息了一会儿，便将素儿接了过来，一边给她扇扇子，一边为她唱着小曲儿，素儿原本皱着的小眉头，终于渐渐地舒展开来，我心中才舒了一口气。

孝升，你到底何时会回来，你可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儿，终日惶惶不能安睡，生怕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你总说你懂我的心，可如今你知道我心中的不安吗？

然而纵然我每天哀求上天，纵然我每天吃斋念佛，只求老天爷能够给我的素儿一个安稳的人生，但老天爷就是这样的残忍，竟想要硬生生地拆散我们母女！

明明是广州最为炎热的时节，我却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冰冷冷的，我扶着卧室的门框，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有千斤重，一步都走不动，甚至连动一下手都感到非常乏力。

眼前的老人家站了起来，他的身子不高，却有着一种古道清风的感觉，鹤发童颜，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泛着红润的光泽。此时他的情绪看着也十分低落的样子，一直低着头叹气。我的身体晃了晃，勉强使自己站定，深吸了一口气，问道："周大夫，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周大夫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夫人，我行医几十年都没有说过慌，这一次老夫的确是爱莫能助。这广州的天气今年格外异常，这孩子原本就有些病，身子本就不好，但是我们想着总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见没有明显的病症，也便认为孩子没有生病，才会待到如今，病症都出了，才发现孩子得了天花……"

天花……这两个字像一根尖锐的针扎在我的心上，刺得我全身失去了力量，那一种刺骨的痛，瞬间蔓延了我的全身，我的孩子，我可怜的还未学会说话的孩子，竟然得了天花！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泪水如同决堤了一般，滚落而下，我推开在一边扶着我的脸色惨白的丽姨，跑进了房间。房间里面安安静静的，听不到一丝声音，那小小的摇篮就放在房间的中间，旁边的小桌上还放着大夫诊治完病症后留下来的物什。

我眼眶发痛，尽量让自己的脚步变得轻一些，慢慢地靠近摇篮，不想吵醒那在摇篮中安睡的孩子。

我的素儿，多么美丽的女孩儿。我静静地看着这个孩子，泪水不住地往下滚，她的脸白皙无暇，光是现在看着便觉得很美，以后定然会成为一个出名的美人儿。但是就在这张白皙的脸上，竟突兀地出现了些难看的红点，这些红点儿生生地将她的脸毁了。不仅如此，病魔在她的体内游走，我已经多日见不到这孩子的笑容。她若是醒着的，那便必然是在哭泣，连奶都喝不了几口。孩子不能说话，我并不知道她想说什么，然而我心中清楚，她的痛苦一定是难以忍受的。

为什么老天要如此残忍，将我好不容易拥有的孩子夺走。这孩子我期待了多少年，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老天怎么可以如此霸道，赐给我一个孩子，却又马上要夺走她，我不禁失声痛哭，泪水一滴滴滚落，有不少都掉在了孩子的脸上。

“夫人……”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没有回头看，知是丽姨来了。她虽然只是一个农家的妇人，心地却很善良，且善解人意，见我如此悲痛，她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只能默默地走进来，站在我身旁。

摇篮中的孩子动了一下，发出难受的声音，我越看她越是心疼，只得转过身子，想着独自一人站一会儿。

丽姨见我的样子，知道我已有些冷静了，便走到那摇篮前面，拿起手绢，轻轻擦掉在孩子脸上的我的泪水。

我心中不禁想，若是这孩子脸上的红斑能够如泪水般这样简单地擦去，那就好了。但这是奢望。自小在青楼中生活，已经让我早就认清了人间的现实，我本就不应该有所期望，我就不应该想要拥有幸福的生活，一旦我真的拥有了，老天便会用尽的力量将它夺走，我的人生，早就应该在悲苦中结束。

“可是……我的素儿该怎么办呢？”我喃喃着，已然流不出眼泪。

丽姨原本安静地站在我身后，突然之间也大哭了起来。我被吓了一跳，回身望着丽姨问道：“丽姨你这是做什么？”

丽姨的脸色已经变得通红，“嘭”地一下便跪在了我的面前。我忙想上前扶起她，却忘了她一个农村妇人，力气大得很，轻轻一挥就将我推开了。

“是我对不起小姐。”丽姨一边哭一边说着，眼泪哗啦啦直往下掉。

“都是因为我，当日夫人早就已经察觉小姐似有染病，是我一意孤行，觉得自己带了几十年的孩子，经验丰富，见小姐看上去健康，便大意了。然而母女连心，小姐有什么事，夫人定然早就有所察觉……都是我，都是我……”丽姨说着，嚎啕大哭了起来，素儿也被这阵响动给惊醒了，加之身子本来就难受，也大哭了起来。

我忙对丽姨说道：“先不说这些，素儿醒了。”说着便快步走向素儿。将她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地哄了好久。

素儿总算安静了下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突然笑了起来。

“你如今还笑得出来么，你不难受么？”我轻声说着，心痛得抽动，我却不知道是对她说还是对我自己说。

“小姐见到夫人就高兴了，就笑了。”丽姨在一旁说道。

我愣了一下，细细地看着怀中的孩子，轻声问道：“素儿，你不能没有娘对不对？”

素儿自然还不会回答我，只是乐呵呵地笑着。

这孩子离不开我，我想着，便将素儿搂得更紧，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娘也是，娘也离不开你，所以素儿，你一定要好好的。”



第七章

妆台独坐伤离愁，愁容夜夜惹银灯

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荷叶上兰舟。
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夕满楼。
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为花愁。
明朝万一西风劲，争奈朱颜不耐秋。

第一节　孝升归来，爱女逝世

得知素儿病重，孝升急着想回来，但是因为公务仍然没有处理完，归来的日期只能一天拖一天。这段时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每一天每一夜都像是行尸走肉一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眼睛一闭上就是素儿那张涨红的小脸，耳朵里满是她稚嫩的啼哭声。家中每日都有大夫进进出出，这广州城里有名的大夫我们基本都寻遍了，却没有一人能够给出救治素儿的办法，大夫们多半是给孩子诊了诊脉便摇摇头出去了，有的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原本还会焦急地等在那儿，每一个大夫出来的时候都会迫不及待地上前询问病情，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便也没有了期盼，只能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儿，看着大夫们进进出出，不发一言。

“夫人，你今日还没有进食，还是吃点吧，别把自己的身子亏了啊。”丽姨在我身边担忧地说道。我摇摇头：“我不觉得饿。”

“您这是忧郁过度啊，前阵子大夫也说了，您若是再这样下去，身子迟早也要垮的，这家中可不能再垮一个人了……”丽姨说着，声音渐渐地小了下去。

我像是没有听见她说的话一样，问道：“老爷那边是否有消息，说何时能够回来吗？”丽姨犹豫了一下，轻声说道：“老爷那边还没有消息回来……”

“是吗？”我说道，不再看丽姨，转身向着院子走去。

盛夏的燥热已经渐渐退去，院子里已经有了早开的秋菊，虽然并不美丽，但置身于晚夏，总能感受到片刻的安宁。

不知不觉中，素儿的病竟已拖了几个月，期间反复了几次，有几

次她都差点熬不过去，可素儿终究撑了下来。大夫说，这已经是奇迹了，别的得了天花的孩子，都熬不出一个月便会离世，可我的素儿，竟顽强地撑到了现在。素儿，你也是舍不得娘亲，所以才不肯离去吗？你也是想念远离咱们娘儿俩的爹爹，才撑到现在吗？

我可怜的素儿，她才刚刚出生几个月而已，居然有近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病痛中度过的。若是我恐怕也早就不能忍受下去了吧。

孝升，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你可知道这段日子里，没有你的肩膀，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知道我夜夜听着素儿的哭声，心中到底有多痛吗？可是我不能告诉你，甚至在书信中也不能多写，我不愿意你太过于担心，反而误了公事。只是能不能请你快一点，快点回到我的身边，让我不至于一个人承受这样的苦痛。

阵风刮起，我身上的衣裳太单薄了，不禁感到有些寒冷，便离了院子，回到房间。

坐在梳妆台前，眼前的铜镜里面映出了一个女子的面容。五官精巧，肌肤凝白，只是经不住岁月催人老，几丝细纹已经在不经意间爬上了眼角，细细一看，那双顾盼生波的眼睛，也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光芒，显得有些老气，鬓角里更是藏着细细的白发，虽然若不是仔细看，是全然看不出来的，却也见证了我年华的逝去。

“哎……”我轻轻地叹了口气，拿起梳子，想将最显眼的那几根白发梳进我的发髻里，却怎么都不得其法。

“如今，就是连几根白发也在跟我作对吗？”我嘲讽地自言自语，心里满满的都是苦涩，眼眶梗得发痛，却已是流不出眼泪。

素儿病了之后，我很少离开她这么长时间，几乎都是在她的身边寸步不离。素儿的药我也会亲自喂，看到她小小的脸因为这苦口的药而皱成一小团，我心里止不住的疼。

然而我真的感到累了，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她的病也依然没有起色。所谓的心灰意冷，莫不过就是如此了吧。

正在房间中想着，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刚回头，

就见到家中的一个小丫头闯了进来，急匆匆地，气都没有喘顺。

若是往常，这时我怕早就已经发怒了，但是近几个月来的经历，已经抹去了我所有的棱角，我甚至没有多看那小丫头一眼，只是淡淡问道："怎么了？"

那小丫头喘了会儿气，说道："夫人夫人，丽姨让我看告诉您，老爷回来了！"

我心中猛地一惊，站了起来，手脚都在颤抖，睁大澄亮的眼睛又问了一遍："你刚才说什么……"

小丫头当真以为自己说得急了，我没有听清楚，忙又重复了一遍："老爷回来了，现在正在小姐的房间里面呢。"

他回来了，他终于回来了。

我顾不得收拾便夺门而出，刚刚放下的头发还没有梳好，散散地披在肩上，看上去一定非常可笑。往常孝升回来，我必然会花上半天的时间，好好地整理自己，只愿他能够看到最美好的我，但是如今我已经全然顾不上什么美不美了，我只想早点见到他，早点扑进他的怀里，与他诉说我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受到的苦难。

我匆匆奔到了素儿的房间门口，便见到那大门开着，一个消瘦的男子背对着大门站在那儿，不正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我想要流泪，却发现近日来早就已经将自己的泪水流尽，只能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孝升！"

在那身影转过来的时候，我已扑进他的怀抱。

还是一样的温暖，还是一样的温柔，只是不知为何，他又瘦了许多……不，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奔波在外，心中还要惦念着家里的情况，怕是比我更加辛苦，更加的疲惫。想到这里，我心中原本藏着的所有苦涩，竟然一点儿也说不出来了。

只是没想到，我还未开口，孝升便先说话了："你瘦了许多。"

我愣了一下，抬头静静地看着他，说道："你也是。"

孝升怜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道："我回来了，你此后不用再受

苦了。”

本已干涩的眼眶却因为他这句温暖的话，奇迹般地湿润了，这就是我的孝升，永远都这么温柔的孝升，我哽咽着问道：“你看到素儿的样子了吗？”

孝升沉默了一下，声音里带了点沙哑：“看到了，大夫是怎么说的？”

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冷静地说道：“看了好多的大夫，都说没有办法了……”

孝升听了这话，没有再说话，沉默一下子侵占了整个房间。

我不敢再看他，便也低着头，不说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孝升突然之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治好素儿的病，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这时候素儿突然哭了起来，虚弱的哭声让我的心又一次碎了，我离开了孝升的怀抱，赶忙向着素儿走去，从摇篮中将她抱起，轻轻地哄着她。

孝升走了上来，说道：“让我来吧，你这段时间也很是辛苦了。”说着便伸出了手。我迟疑了一下，便将素儿递给了他。这几个月他都在外面漂泊，许久没有抱孩子，手法早就已经生疏了，果然，他抱着素儿换了好几个姿势，才总算是找到了个让素儿舒服的位置，而素儿早已挥着小手抗议了许久，一张小脸红扑扑的，很是不满的样子。

“你看，我们的孩子多么漂亮。”孝升说道。

我看看素儿的那张脸，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只是此生，怕是没有机会见到她长大成人，变成一个真正的美人儿的样子了。

孝升知道我心里难过，便柔声对我说：“你放心，这一次回来，我便不会再走了，有我在这里陪着你和素儿，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定然能够度过所有的难关。”

说来也是奇怪，孝升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竟真的觉得心里充满了力量，仿佛之前所受到的一切苦都已经是过往云烟，不用再计较，似乎真的觉得，只要孝升在我的身边，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我轻轻地搂住他，点了点头，真的，有他在，什么都不会让我感到恐惧。

孝升在广州的职务是一个地道的闲职。我知道他一直都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不然也不会多番进谏，然而却被贱人所害，遭到贬职。但自私地说，我却有些庆幸这样的贬职。正是因为此，孝升才能陪在我们的身边，正是因为此，我才不必总是为他的安危而担忧。

但因为素儿的病，孝升归来后的这一个月却也没有我想象中的这般神仙眷侣，我们四处寻医问药，为素儿的病奔波，但是无论我们找多少医术高超的大夫，却依然只能得到“无能为力”的答案。

丽姨曾经还找来了一个江湖术士，那江湖术士看上去神叨叨的，在家里转了一圈之后，说我们两夫妻此生便与孩子无缘，这孩子本来是老天不小心漏下的，如今老天发现自己犯了错，便决定要将这孩子收回去。

这话听得我一身冷汗，而孝升此时也刚好回来，听到这江湖术士的胡言乱语，不禁勃然大怒，将他赶了出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孝升发了如此大的火，不知是因为他不屑这些江湖术士所言，还是因为这人说我们与这孩子无缘。

而我，早已不愿去思考，不愿去判断了，那因为孝升回来而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在一次次的失望中，渐渐地破灭了。

虽然才初冬，但是天已经很冷了，然而广州不同于我们曾经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儿几乎看不到雪。白皑皑的雪其实有着抚慰人心的作用，没有见到雪真叫人心里失落，我不禁开始想念在京城的那段日子，那或许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吧。

我正坐在院子中休息，丽姨突然匆匆地跑了过来，一张脸苍白无色，见到我之后只能站在那儿不断地喘气。

“丽姨，怎么了？”我问道。往日这个时候，丽姨应该是待在房间中照料素儿的，怎的跑到这儿来找我了？心下正疑惑着，像是想到了什么，我猛然一惊，问道：“是不是素儿出了什么事？”丽姨说不

出话，只能拼命地点头。我立马站了起来，向着素儿的房间飞快地跑去。

近日我便一直觉得心绪不宁，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但还是一直祈祷不要发生在素儿身上，我宁愿老天将所有的苦难都让我承受，也不愿意让我的孩子继续受苦。但事与愿违，不论我与孝升多么努力地去找大夫，花了多少心思去搜集珍贵的草药来给素儿治病，她的身子仍然一点点地虚弱下去。她看上去甚至已经不像是一个婴儿，只是那么小小的一团，只有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仍然在彰显她的生命。

我到素儿的房间时，房里已经站了好几个人。

本地最著名的周大夫几天前就被我们请到了家中，此时他也在，只是那一脸悲怆的样子，竟生生让他看上去老了好几岁，白色的胡子干干的，像是没有了生命力一般，他先看到我，没有说话，只是无能为力地摇了摇头，便收拾收拾自己的药箱出去了。

房中，只剩下了我和孝升，以及那摇篮中的孩子。

孝升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悲伤和痛苦在他的眼中不断闪现着，他静静地看着摇篮里的孩子，一言不发，似乎已经不会说话了。

我缓缓地走过去，慢慢地靠近那个摇篮。

素儿依然躺在里面，安稳地睡着，她的小脸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幸得冬日里厚厚的衣裳还能将她的身子撑起来，原本洁白无瑕的肌肤，也被红点和疤痕弄得面目全非，我轻轻俯下身，用颤抖的声音唤着她的名字：“素儿，娘来看你了。”

素儿没有一点反应，甚至连睫毛都未曾动一下。我心下有些凉了，颤抖着手晃着摇篮，声音也响了一些：“素儿，素儿醒醒，娘来看你了。”

但是素儿还是没有反应。

“眉生，不要摇了，素儿……刚刚断气了……”孝升在我身后轻声说着，像是疲惫极了，声音沙哑，与他曾经清亮的嗓音判若两人。

我不相信，将摇篮中的孩子抱了起来，一边还唤着她的名字：“素儿，素儿，你醒一醒，你答应娘一声啊。”

然而我依然得不到回应，这孩子，没有再对我的声音做出任何的

回复。

我的素儿，真的去了。

我禁不住，抱着她渐渐变冷的身体，瘫软在地上。

这漫长的几个月像是要将我所有的生命都耗尽一般，我以为我已经做好的准备，来迎接我唯一的女儿的离开，但是真的到了这一瞬间，我依然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世上，又有几个母亲能够准备好面对儿女的离去呢？

第二节　顾横波悲痛欲绝

素儿下葬的日子天气格外的寒冷，有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广州，仿佛回到了幼年时的那个冬天。我最爱最珍视的人离开了我，永远都不会再出现。素儿的棺材很小，她的身子本来就小，加上因为生病而变得更加的瘦弱，躺在那小小的棺材里竟还不足棺材的三分之一。

婴儿夭折原本是只能火葬，不能土葬的，也就用不到棺材。但是素儿是我和孝升唯一的孩子，我不希望她死后都没有一个安定的住处，便央求着为她做了一个小棺材，然后在送去火葬。

熊熊的火焰燃烧着，跳跃着，那小小的棺材很快就成了一堆灰烬。素儿的身子已经烧没了，我觉得自己的心也已经跟着素儿化成了灰烬。

孝升很是担心我的身体，便常叫人来做些调理身子的东西给我，可我一点都吃不下。一年下来，我瘦了一大圈，孝升送我的玉镯竟然能够拉扯到上手臂。我实在是无法忘记，素儿死去时那张安祥的小脸。她看上去是如此的平静，但是作为她的母亲，却知道她受到了多大的痛苦，为什么这些大人们都难以承受的事情，老天爷要让一个小婴儿来承受？我不明白，我想不通，我的痛苦并没有因为素儿的离去而淡化，反而越来越沉重，这种痛苦折磨着我的心，让我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终日惶惶而不自知。

孝升在官场也遇到了新的麻烦，若是从前，我定然会很关切地询问，希望能做他“红袖添香”的妻子，为他排忧解难，而如今我却再没有了这番心思，只能日日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之中，不能自拔。

素儿死后，丽姨本是要回到乡下去的，但见我这幅样子，总是不放心，便说要留下来，等我振作了她再离开。

她要走时我没有留她，她要留下时我也没有阻拦。我的眼中早就已经看不到一切，悲痛迷蒙了我的双眼，将我隔绝于这现世之外。

这一日，我正坐在房中看书，丽姨突然走了进来，说道："夫人，你可否跟我去个地方？"

我抬眼看看她，那张朴实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红晕，似乎有什么兴奋的事儿。我虽然手中拿着书，心却根本不在这儿，想了一下便问道："有什么事儿吗？"

"我听说，在我们这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尼姑庵，里面有一位道行很深的师父，常常替人解惑，夫人你去试试可好？"丽姨说着，脸上满是期待。

我无奈地笑了一下，说道："解惑？我有什么惑好解的？"

丽姨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问道："夫人你这终日闷闷不乐的，难道不正是因为心中有疑惑吗？"

我愣了一下，又看了看丽姨，不知道她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人，什么时候会懂得揣摩人的心思了？想了想便问道："是老爷叫你来找我的？"

丽姨被人说破了，不禁红了脸，说道："老爷说，您不去见那师父也行，只要让您出去散散心，也算是好的，总比每天闷在这儿胡思乱想的要好。"

我淡淡地笑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对丽姨说："好，你陪我去找那师父，只是我要先整理一番。"

丽姨简单地帮我收拾了一下，我们俩便出了门。

走在山道时，才发现我原来已经有这么久没有出门了，我记得上一次出来的时候，还是绿叶茂盛的时节，到如今，树上的叶儿已经差不多全部飘落，纵然能够挺立在这树上的，却也已经衰败得厉害。

"叶儿都落了啊……"我轻声说道。

丽姨跟在我身边说道："何止是叶儿落了，这花儿也都败光了，如今早已入了冬，夫人您忘了吗？"

我愣了一下，扫了一眼丽姨，她身上果然已经穿上了厚厚的衣裳，原本圆润的身子此刻便更显得更臃肿，原来此时已经是冬季了。

我垂下眼，不禁叹道："原来此时已是冬季，我的素儿并未活过一岁，而我却觉得已经过了许多年。"丽姨自觉说错了话，心中不安着，看我的脸色又不敢多说，便一声不吭地跟在我的身后。

那尼姑庵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已经隐约能够看见，却也不急不慢地走着。这一路上的风景正合着我的心情，我走走逛逛，也感到轻松了不少。

不多久，便走到了那尼姑庵前。按照丽姨所说，我原本以为这里应该是人潮涌动，香客众多的，然而这里却只有一扇破旧的门，上面的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看不出到底是哪个年代留下来的，只知道它的年岁一定很久远。但是门口却打扫得十分干净，没有落叶，也少有灰尘。

我心中有些疑惑，便问丽姨道："丽姨，你不是说这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吗，怎么这儿都没有人？"

丽姨正想开口回答，却听到"吱呀"一声，那扇破旧的大门打开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尼姑走了出来，看到我和丽姨站在门口，倒也不怯场，大大方方地问道："两位施主在这里作甚？"

"我们是来求见静怡大师的。"丽姨在一旁忙接话道。

那小尼姑看看我们两个，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咕噜噜转了几下，说道："静怡大师说了，她要潜心修佛，不见外客，这是好几年前便定下的规矩，你们都不知道吗？"

我看了一眼丽姨，她似乎也感到了我的目光，还未等我说话便已经涨红了脸，好声好气地问着那个小尼姑："小师父，我们家夫人来一趟不容易，你就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见见静怡大师吗？"

"唔……"那小尼姑想了一下，转着水灵灵的眼珠打量了我片刻，突然很拍着手笑道，"你说这位夫人么？这倒是可以，只是我只能带着一位客人进去，你能在这儿等着么？"

我还未说话，丽姨已经点头答应，忙推着我进门，一边嘴里还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在这儿等着便行了。"我顿了顿，便跟那小尼姑进了庵里。

破旧的门再一次关上了。

我一时回不过神，只听着小尼姑说道："师父刚好有点时间，夫人您的运气可真好，大约可以见到师父一面。"

我的运气好？我心中不禁苦笑，若我真是一个上天怜悯的人，我的孩子又怎会离我而去，我又怎会遇到如此多的磨难？

正想着，便已经到了那传说中的大师的门口。一阵阵木鱼声从房间里面传出，隐隐约约能够听到大师诵经的声音，我定定地站在那儿，空气中飘来淡淡的檀香气味，我的心里一瞬间竟有种久违了的平静之感，我静默站立，深吸一口气闭了闭眼，再睁眼时竟恍如隔世。

"师父，有位夫人来找你。"那小尼姑脆生生地喊着。

房内敲木鱼的声音停了下来，只听到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响起："进来吧。"我吃了一惊，原本听得小尼姑与丽姨称她为"师父"，还以为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家，真想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年轻，小尼姑笑了笑，恭恭敬敬地将房门打开，便让我走了进去。

与一般的出家人并无两样，房间内收拾的十分整齐，只有寥寥几件家具摆放在房子里头，一个年轻的尼姑坐在中间，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

"静怡大师？"我问道。

那尼姑回头看看我，笑了一下，点点头，而后走到一边倒了壶茶，便是请我坐下了。她虽然是一个尼姑，脸上没有任何的脂粉，但是眉宇间却透着一股清丽的气质，再细细看她五官，也生的很是精巧，如此看来已然是一个美人儿，若是穿上世俗的衣裳，再细细打扮一番，便更惊为天人了。

第三节　心灰意懒，清心理佛

屋内没有声响，外头的那小尼姑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四周一片寂静。

“不知道夫人来找贫尼所为何事？”她在我对面的蒲团上坐下，端起茶壶不紧不缓地斟出一杯，静谧的空气里充斥着茶水的清亮之声，更让人心境平和。

我苦笑了一下说道：“我这等凡人的苦恼，大师怕是不会理解。”

那尼姑笑笑：“说的也是，贫尼自幼便生活在这尼姑庵中，不问世事，更不懂得这红尘的愁苦。我一心修着佛法，平日的一切都由这里的小尼打理，那妮子脾气怪得很，不爱让人来打扰我，我倒也清静，只是今日不知怎的，竟让夫人进来了，看来这也是一种缘分。”

我有些惊异地眨眨眼，问道：“大师您从小便在这儿生活了吗？”

静怡点点头。

我想了想说道：“这也是好的，佛门清净地，倒是能够让人的心绪平静，不坠入红尘愁苦。”

静怡师父笑笑说：“贫尼虽然不懂这世间的许多事，但也知道，人们往往是在遇上不可跨越之事时，才会来到这平静之地，想要寻求一份答案，我虽然无法给予答案，但是却可以倾听来者的声音，夫人若是不见外，便与我说说您的烦恼。”

我怔住了，这些日子，不管过得有多苦，我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的，家中的人都与我一般苦痛，我不应该再与他们诉说，便一直将这些都埋在了心里。此刻见到这素不相识的人，却让我倍感亲切，我便坐在那儿，将这近一年来所遭遇的事情一件件地说与她听。

说到激动的地方，甚至会控制不住地流下泪水，静怡师父在这时只是将干净的手帕递给我，让我擦擦泪水，她不问，也不说，就是安静地听着。我一人说着说着，竟讲了一个整整一个下午。

待到察觉的时候，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夕阳的余晖照进来，打在人的脸上，透着一股温暖。

静怡师父仍然保持着她那温和的眼神，静静地看着我。我却已经泣不成声，房间中只有我轻微的哭泣声。

过了许久，静怡师父突然站了起来，从自己的书桌上拿了一本经书递给我，说道："夫人，贫尼虽然帮不了你，但是你的孩子夭折，尚未经历人间的欢喜苦难，很是可怜，上天一定会怜悯她。你若仍是觉得痛苦，便可以来这儿诵经，一心向佛，你的孩子轮回时，定然能去一个好人家。"我痴痴地接过那本经书，泪水模糊的双眼已经看不清经书上写着的是什么了。

"我一定会日日诵经，每天给菩萨上三炷香，只为了我的女儿来生不再受苦。"我轻声说道，将那经书紧紧地抱在怀里。

静怡看看我，也叹了口气。

待我出去的时候，丽姨正坐在外面的台阶上，看上去像是等候多时了。

她看到我本来是一脸高兴的样子，正要起身上前，却突然变了脸色，问道："夫人，您的眼睛怎么了？"

我笑着摇摇头："没事。"

我知道此刻我的眼睛一定肿得不成样子，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情，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双眼都被泪水浸得浮肿了。

在屋内的时候不觉得，一出门便感到外面有些寒冷了，我见丽姨站着那儿，便问道："这么冷的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等着吗？你大可先行回府啊。"

丽姨笑笑说道："我哪有抛下夫人一个人先回去的道理，再说夫人进去没多久，那小师父就叫我进屋坐着了，而后便陪着我说话，倒

也很是开心。”

我听了，不禁笑着说道：“天色快暗了，你也不来叫我声。”

丽姨说：“小师父说你和静怡师父似乎很投缘的样子，我想想便没有去喊你了。”说着又停顿了一下问道：“夫人，您与静怡师父聊了这一下午之后，心绪可有好些？”

我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将怀中的经书搂得的更为紧了一些，对丽姨说道：“好了，我们快点回府吧。”说着，便往着下山的路走去了。

这一下午的诉说，似乎真的将我心中的愁苦宣泄了出来，总觉得心中似乎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慢慢地空了、轻了，甚至连脚下都是轻飘飘的。积压在心里这么久的苦痛突然被抽离，我反倒觉得心里空空的，仿佛失去了支撑的力量。我走在这山间，回望便是即将消失的余晖，寒冷的风吹过，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好冷啊……”我喃喃道，后面的丽姨似乎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并没有搭腔。

我只觉得思绪有些恍惚，身子似乎一瞬间轻了，不待有所反应，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家中的床上。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感到身子不知为何虚软得厉害，光是勉强支撑着自己坐起来，便已经花了不少力气。好不容易从床上坐起，便听到了外面人声渐近。

“吱呀”一声，门被打开，孝升端着一个碗走了进来。

他见我醒过来了，憔悴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一边小心翼翼地端着碗，一边加快步伐走到我的身边。

“媚儿，你可算醒了。”孝升说着，声音里满是兴奋。

“我怎么了？”我问道。我仔细地回忆着，只能想起倒在树林里的最后一幕，别的一切都毫无印象。

孝升关切地问：“你现在觉得身子如何？”

我想了想说道：“只觉得身子有些虚，别的并没有感觉。”

孝升听我这么说，似乎松了一口气，说道："大夫刚才来看过你了，说是你本来身子就虚，加上最近忧思过度，今日不知怎的又悲伤过度，力气用尽，才会晕厥过去。"

我眨眨眼，苦笑着叹息："我真是年纪大了，身子都不管用了。"

孝升似乎很不喜欢听我说自己老了之类的话，皱了皱眉头，但依然语气温和地说："别瞎说，你这可跟年龄没有关系，你若是能够安心静养，很快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安心静养……我默默地听着他的担心，下午静怡师父所说的话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抬头对孝升说："孝升，我想专心修佛，你可否在家中帮我做一个佛堂？"

孝升愣了一下，问道："怎么，你突然会信佛了？"

我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说道："素儿还活着的时候，我这个做娘的什么都帮不了她，如今她不在了，我想能尽量帮她做些事情，就算只是诵经也好，我只希望她下一世投胎在一个好人家。"

孝升哑然，过了一会儿才说道："好罢，你想要什么我都会尽力给你，只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能亏欠自己的身子，你还要陪我白头到老的。"

我抬眼看他，一双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的孝升，这世间还能有比他更好的男子吗？若不是天意弄人，他本该早已在朝堂之上展示他的宏才大略，绝非是在这乡野之地埋没才华。可惜世事无常，明朝灭亡，他不愿意丢下我和这个家才会背负着世人的辱骂做了贰臣，以至于明朝旧人瞧不起他，清朝官员也想着法子与他相斗，才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心里一直很清楚他在外面的遭遇，因而总不想让家里的琐事去烦扰了他，但如今我自己也已经自身难保，没有了孩子，我只能依靠他给我的爱而存活下去，如果连他也离开我，我还有什么活下去的意义？

孝升怜惜地看着我，将我紧紧地抱住。

有君如此，夫复何求。

没过多久，孝升果然在家中为我建了一个小佛堂。小小的佛堂没有多余的装饰，孝升根据我的意思，只尽量简洁地布置了。我每日便

待在这佛堂之中，诵经念佛，有时候念到不解之处，还会去那山上去找静怡师父来解惑。别看静怡师父年纪轻轻的样子，因为自幼浸染在佛法中，很是通佛理，她对于外面的事情也一概不知。

我有时也与她讲些外面的趣事，只是她似乎不是很在意的样子，也不过是随意听听便付之一笑，久而久之，我便知道她虽然不懂，但也不在意这些俗事，心中便也知趣，两人之间也就只剩下了说佛。

丽姨已经回了家乡。她原本早就应该回去了，是因为我怀着素儿的时候，孝升用重金才将她留下的，而后素儿又生了病，我身子又不好，她才留下来照顾我。如今我的身子也好了不少，她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家，去看看她许久未见的亲人。

孝升和我都很感激她，在她临走时又加了一笔还乡的路费，丽姨虽然百般推诿但终究推不过我们的好意，也只好收了下来。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孝升依然在外奔波，我待在家中，诵经念佛，因为素儿逝世的悲痛也渐渐地淡去，一晃又是好几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孝升的官位虽然有些浮动，但总还是闲职，他也已经放弃了官复原职的念想。

曾经有一次，孝升将我搂在怀里，轻声地问我，会不会觉得跟了他之后一直都在受苦，而他官位低微，也给不了我很好的生活。

听到他这话，我真是觉得又气又好笑。原来他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心中有多么知足。我本来就是一个命贱的人，八岁的时候被我娘亲手卖进了妓院，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年，期间虽然也遇到过不少的男人，却都不过是将我当作货物一般的，直到我等到了孝升，我的人生才有了一丝光明。

我的新生是孝升给我的，所以我一直想要尽力地去为他做些什么，我帮他料理家中的一切大小事务，让他能够安心在官场上打拼，我想尽办法为他生育一儿半女，都是因为他是我一生所遇到的唯一一个贵人。

孝升之于我，便是生命，便是我活下去的希望，无论他今生走什

么样的道路，我都会一直追随着他，不离不弃。

于是我抬眼看着他，轻轻地吻了上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道：“我对你，必然会是生死相依，你在哪儿，我便在哪儿，此生都不会离开你。”

第四节　浮生若梦，香消玉殒

这一年春，我们的生活突然又有了变化。

朝中的人员又进行了调动，竟隐约传来了可以复职的消息，我和孝升都暗自高兴，但是在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也不敢多有揣测。

这段时间里，孝升救助了不少有志之士。这里面有青年，有老者，多是些郁郁不得志的人士。孝升说自己的仕途不顺，但好在有不少的家产，而这些人却连安身之所都难以寻得，若是我们能够帮上忙，是最好的。

我自然很认同他的做法，只是看到他逐渐变白的发丝，心中总是不由得为他的辛苦感到心痛。除了救助有志之士，孝升也努力地做好本职，为当地的居民谋取利益。我记得他曾经与我说过，他不在意自己是在为哪一朝的君王效力，他想要做的，只是一个能够为民请命的好官，所以不管身在何处、身在何地，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本心，只做自己所愿的事情。

或许正是因为这几年做的这些事，孝升在本地也渐渐有了一些美誉，我见他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增多了。

没过多久，京城当真传来了消息，让孝升回京复职。

那一夜，孝升喝了很多酒，喝得满脸通红，他很少会喝醉，这一次却醉得特别彻底，直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并不能很清晰地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像我不愿意与他说家中的琐事一样，他也极少对我说在他外面所受的苦，但是我的心里却非常清楚，身为贰臣的他，在外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

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他心中所有的苦楚也一定得到了释放吧。我坐在一旁，细细地看着这个男人，他的五官还是那么好看，纵然醉

成这番模样，却也挡不住那一身的清雅之气。

月光淡淡地照进窗子里，照在他的脸上，似乎蒙上了一层薄纱。

我叫了下人过来，小心翼翼地将他扶上床，又帮他脱掉鞋袜、擦了擦脸，才算完事。没过多久，轻微的鼾声便传了过来，我的指尖轻拂过他的眉眼，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我最心爱的男人，心中百般滋味。

我突然很是想念与他在西湖游玩的那段日子。那时候他与我都还很年轻，郎才女貌，站在西湖边上便是一道风景，那时我们尚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人生苦痛，只想着美好的生活，想着能够相互依偎，便是永远。而今风风雨雨已过，我们终能够厮守，不禁让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幸运。

不知现在的西湖是如什么样子了？我心中想着，突然来了兴致，想要再去那西子湖畔看一看那水、那塔，还有那湖水传出的绵绵情意。

第二日孝升起来，我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或许是因为想到美丽的西湖心中颇为激动，我甚至觉得自己所说的话有些语无伦次，孝升刚醒，还不是很清醒，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我在说什么，有些疑惑地问道："从前倒未听你提起过对这西湖的眷恋，如今为何突然来了兴致？"

我想了想，摇摇头："我也不知，只是就突然想去那儿看一看。"说着小心地看着孝升，"只是你要回京，怕耽误了你的行程。"

孝升突然笑了起来："这有什么好怕的，我们早些出门不就好了。再说我夫人想要去西子湖畔，我敢说不吗？"

"别说的我好似悍妇一般。"我也笑了起来，原本苍白的脸颊竟也显出了少女般的绯红。

我还真说不上来自己为何突然会有了兴致，只是想着能够与孝升再有些美好的回忆罢了。

上京的路途是遥远的，我们举家搬迁，光是整理也花了好些日子。还好我们家的人并不多，辞退了些本地的下人，剩下的也不过十来人。做好了准备我们便北上回京了。

这一趟路说长真长，漫漫地走着，也要几月的时间，但说短也短，

我和孝升两人一路游山玩水，伴着车马，玩得倒也很是开心。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来到了杭州。

此时的杭州已经到了夏花盛开的季节，才踏上西湖的岸，便能看到那湖上点缀着的朵朵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说的定然就是此番美景吧！

我和孝升出来的时间早，天还未大亮，阳光被云层遮住，只有朦胧的光芒薄薄地洒下来，别有一番风味。我和孝升在岸边叫了船家，他扶着我上了船。西湖的水缓缓地流淌着，小船也便在这水中慢慢地飘荡着。

船家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家，但岁月并没有夺走属于他的强壮与矫健，他精瘦而黝黑的身子彰显着他在西湖上长年累月所锻炼出来的力量，那一双和善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的善良。他看了看我和孝升，突地笑了起来，沙哑的声音说道："老爷和夫人还真是好雅兴，这是第一次来西湖吗？"

孝升笑着回道："不是第一次了，只是上次来已经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

那船家微微吃了一惊："老爷与夫人的感情可真好，这儿难道是你们初识的地方？"

我与孝升相视一笑，不再言语。我与他初识在秦淮河畔，但那是我不愿追忆的过去，于是便选在了这西子湖。其实不管是哪里都一样，只要孝升还在我的身边，天涯海角我都未曾害怕过。

想来也觉得有趣，我与孝升的年龄加起来，都快要一百岁了，却学着年轻人的样，在这西湖之上泛舟游玩，不知道传出去会不会被人耻笑，但幸好我们从来不是那种会计较他人想法的人，不然我们也不可能会走到一起吧。

天逐渐大亮，太阳的光芒照耀在湖水之上，波光粼粼泛着好看的金色，鱼儿在水中的身影时隐时现，我与孝升说着往日的趣事，想念着我们的那些老朋友们，不经意间总是传出笑声，仿佛一瞬间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美，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争相描绘，但是又有多少人是能够与自己相爱相守之人来这里游玩呢？说来我顾媚是当真是幸运的人，尽管我从小便流离失所，又在烟花场所待了数十年，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孩子，但我遇到了孝升。有时我会想，是否是因为我将此生所有的运气都放在了遇见孝升这件事上，因果轮回，才会遇上诸多的不幸。

然而我细细思量，倘若真是如此，我也心甘情愿。我只是懊悔，没有办法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但孝升从未因此事而怪罪于我，反而总是安慰我，处处为我着想。那一种浸入骨髓的温柔，当真让我心醉而又伤痛。

从西湖回来之后，我的身子却一下子败了。

孝升请了许多大夫来看，却总是看不出个所以然，大夫只是说，我的身子原本就不好，几年积累下来，只能说是时间到了。

看着屋里进进出出的大夫，我突然想起素儿生病的时候，家中也是这样的状态，来来去去的人，却看不到一点儿希望。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当日会突然想要与孝升前往西湖了，我只是想最后一次，能够与他开开心心地，一起经历些什么，我要他的脑海中拥有难以忘记的、与我在一起的美好记忆，就算我此时死去，也已经满足了。

但是孝升却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停下了进京的步伐，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我的身子虚弱，身体里不知为何一阵阵地发闷，很是难受。但是看到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我的心更加地疼，我不愿意见到他这样，我宁愿我能够快点死去，让他能够放心地上京复职。

然而人生有时便是如此的痛苦，我想要死去，却早已没有寻死的力气。我只能日日躺在床上，等着下人进来送药，等着孝升过来和我说说话，寻点儿乐子，除此之外，便只能盯着墙看，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一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早上醒来，我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小心地试了试，竟然能够站立了。我立马起床，便想出门找孝升，却不料此时孝升正好进了门，见我站在地上，又惊又喜，忙跑

了过来扶着我说道："眉生……你……你的病好了？"

我笑盈盈地看着他说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今早起来觉得特别有力气，怕是昨日大夫的药奏效了吧。"

孝升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道："昨天的大夫……昨天的大夫……我马上去把他找来！"说着转身便要走了。我见状，忙抓住他的手臂，急忙说道："别去了孝升。"

孝升回头，疑惑地看着我，我笑了笑说道："我突然好想去院子里看看花，你能陪我去吗？"

夏花盛开，正是美好的季节，此时百花争艳，定然美不胜收。

孝升点点头答应了，帮我整了整衣裳，便带我去了院子里。

我与他就这样坐在院中，我靠在他的肩膀上，眼睛望着眼前的那些美好的花儿，花开正旺，却在我眼里渐渐模糊。进了院子，我便觉得自己的身子又一次沉了起来，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安静地坐着。

孝升的心情很好，在我耳边说着近日在外的见闻，还说回到京城之后，要带我去许多有趣的地方游玩。他说的眉飞色舞，完全不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我痴痴地笑着，觉得他的样子真是再可爱不过了。

"孝升，我好困，我想睡一觉。"我轻声说道。

孝升停了下来，温柔地说道："好，我带你回房间。"

"不。"我说道，"我就想在这儿，靠在你的肩上，小小地睡一会儿。"

孝升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的眉生怎么还是这么淘气，你身子不好，在外面万一着凉了呢？"话虽是这么说的，但他却并未有动作，当真让我靠在他的肩上小憩。

我渐渐地闭上眼睛，轻声说道："孝升，你拉着我的手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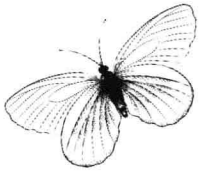
孝升温暖的手覆盖了上来，我觉得有一股暖流顿时涌上了心头。

"眉生，你答应我，一定要与我白头偕老好不好。"孝升的声音响起，却是越来越远，不知道为何，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泪水温热地滴在了我的脸上，那么暖，却那么让人心疼。

我又何尝不想与你一起白头偕老呢。我心中想着，那些生命璀璨的夏花映在我的眼中，渐渐化成了模糊的影子，然后，化成了黑影，再也看不见了。



第八章 番外篇



第一节　唯一的怨念

依旧是那抹幽幽淡淡的紫，我爱兰，不单单是爱画兰，更觉得我与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联系。爱我者移我进厅堂，宜室宜家，宠我娇我惯我；不爱者弃之在荒野，任凭风吹雨打，只有香如故。虽然我身体纤纤，但却意志坚强；虽然我花枝简易，但却别有韵味。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梅花的孤洁，更没有莲花的傲慢，有的只是那清清淡淡幽幽然然的那抹紫色，却远胜过牡丹的富贵，梅花的孤洁，莲花的傲慢。远观似一片雾气笼罩，近观每朵花都如精灵般跳跃在绿色丛中。那香气也不是扑面而来的，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地飘荡在空气中，找寻着有缘人的味蕾。

人生看似漫长，其实算算也才短短几十年的光景，我的人生更似四季更迭，寒来暑往，每季都有每季的风景，每季都有每季的寒热。

这一生，我都在寻觅我的娘，童年模糊的记忆在我的心底深处难以磨灭，幼年缺失的关爱，让我这一生都不得安稳。不论孝升对我有多么的呵护备至，他所能给予我的都只是一个丈夫的疼爱与保护而已，而我在我爹娘那儿所失去的，便让我在这一生的光景之中，都想拼命地汲取，汲取童年记忆中仅有的温存。

我被送入迎香楼，并非是我娘所造成。在这个悲苦的岁月里，她只能卖掉自己心爱的女儿，换取继续生存下去的本钱。她也只是希望我不至于在家中，与她一样活活饿死，才狠心将我送入了这狼窝中。而我唯一恨的，也不过是一个女子在苦难面前的全然无力。迎香楼里

的每个人，崔妈妈，春娘，汀兰，晚菊，都在这被现实浸染的黑暗中，苦苦求着生存。

原本我总是在恨，尽管在之后的人生中，我遇上了孝升，然而我总还是无法忘记那些悲苦给我带来的伤害。然而这一刻，我忽然释然了，我谅解了娘的决绝，谅解了崔妈妈的刻薄，谅解了这个尘世强加在我身上的污浊。为了摆脱妓女的名头，我挣扎了一生，可当我远离尘世的瞬间，我忽然发觉我把所有都放下了，没有了怨恨，没有了耿耿于怀，没有了自怨自艾，没有了撕心裂肺的痛。

死亡断了我与这尘世间的一切，但我也并不知道，在我去世之前，孝升为了完成我的夙愿，开始帮我寻找我娘。

他始终是知道我的心结的，所以也在暗中替我寻找着我娘的下落，只是时间过去的太久了，物是人非，找起来很是费了一番工夫。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当他也渐染华发，才终于打听到我娘的下落。

几十年前的那一天，我娘在河岸边将我卖给了崔妈妈，之后便用卖我换来的二两银子安葬了外婆。她在此处已没了亲人，又总会想起卖了我的事情，想着徒增伤心，便去了外乡，一路乞讨到了苏州，直到遇到了一个鳏夫，两人便成了亲。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时的苏州，正是灿烂时节，孝升独自一人站在那茅屋之前，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上前敲了敲门。

一个年迈的老人家开了门，看到门前站着一个穿着华贵的男子，愣了一下，问道："这位老爷，有何事？"

"这可是刘翠华的家？"孝升问道。

屋前正在打草绳的老妇人抬头看了看他，摆摆手说："我不认识。"

老妇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让孝升不禁怔住了，他想了想问道："大娘，可以给我碗水喝吗？"

老妇人面露不悦，但仍是指了指屋里的水缸说："你自己去舀吧。"

孝升走进了茅屋，茅屋很简陋，只有一张铺满了稻草的床铺，一张放着煤油灯的破桌子，再就是这个灶台了。

孝升打开水缸舀了碗水喝了一口坐到老妇人身边说："大娘，我娘子的娘与她失散多年了，我好容易多方打听到了这里，您再想想，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吗？"老妇人抬眼打量了一下孝升，问道："你娘子叫什么呀？"

"哦，她小的时候叫顾媚，他娘总是喜欢叫她媚儿。"孝升随口说道，老妇人手中的草绳啪地掉在了地上，孝升忙捡了起来递给她。

那老妇人的脸色已有了变化，孝升看了她一眼，便自顾自地说："我为我娘子寻找她的娘亲已经多年，她一直很是思念她娘，然而多年来，却只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如今看来，连这也是错的了。"说罢，孝升便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走了没几步，孝升便回身往原处回去，果不其然便看到老夫人正坐在门口掩面而泣。

他走向老妇人缓缓地蹲了下来问："晚辈斗胆问一句，您就是刘翠华吗？您就是媚儿的娘吗？"老妇人默不作声，算是默认了。

孝升只觉得心中一块大石落下，便兴奋地说："眉生这些年对您都是有心结的，您跟我回去吧，她见到您也很高兴的。她日日都被梦中的您最后的嘶喊所惊醒，她惦记了您这么多年呢。"

老妇人擦了擦眼泪终于说话了，"我把自己的女儿都卖了，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她。"说罢便放声痛哭。这是她多年的心结，纵然有千般的理由，她也始终无法原谅，是自己将亲生女儿卖进妓院的。

这般的感受，孝升也很是明白，他劝慰道，"已过的事情定然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这几年眉生都很是想念您，想着若是能找到您，便要好好地孝敬您。如今她身子很是不好，若是见到您，或许能是一记良方。"那老妇人听着，泪水不断流过满是沟壑的脸颊，好一会儿才

定了情绪，拉着孝升的手说："媚儿有你这样的丈夫是她的福气，你好好待她，不要再来找我了，就当我已经死了吧！把她卖了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我对不起媚儿，她生下来就没有过上好日子，我又把她卖到了那种地方，我不配做她的娘。"

老妇人絮絮叨叨地讲了很多，不论孝升如何规劝，她就是不肯跟孝升回来，无奈，孝升留了些钱给了老妇人，然后回到京城。

这件事情，他原是想跟我说的，他知道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很是思念我的母亲。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心中的结，只有见到我娘才能化解。可是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每次提起我的母亲，我总是对他大发脾气。他心疼我，便隐瞒了这件事，但是无论我们后来如何波折，他每年总是会去看看我的母亲，并接济她直至她逝世。

当我初为人母的刹那，我忽然明白了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喊背后心中的痛楚，有哪个母亲会亲手将自己的孩子转手他人，又有哪个母亲不是为孩子的前程打算着筹谋着。十月怀胎，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期待，她的每一次转动都牵连着我的神经与心情，她的每一次举手投足都给我带去无限的惊喜与感动。每每抚摸着孕育着生命的大肚皮时，我总是十分的激动，那是生命的喜悦，也是我多年的祈盼，梦想成真的激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十多年的愿望终于成真，这种喜悦更是难以言表。这十多年的煎熬，每一次的期望与失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尤其是看似很简单很平常的事，别人都能做到，而我却不能。这样的心情是无奈的，是纠结的，是怨恨的，是压抑的。

然而我命好，老天给了我一个孝升，他排解着我的苦闷，疏解着我的压抑，他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他的爱让我足以在世人面前抬起头来，他从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嫌弃我厌恶我，当激情退去后，那些平淡如水的日子里，他依然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回首我的这一生，我最舍不得的人就是孝升，我后悔在眉楼的百般试探，耽误了我们那么多美好的时光，他细腻如水，温润如玉，是世间少有的好男子，我感谢老天把他派到我的身边，救我脱离苦海。我不在乎一品夫人的头衔，世人都以这个头衔来强调我的身份，没有这个头衔又如何？没有我的丈夫，没有他的才华，我又何来这样的头衔，归根结底，孝升才是我这一生最重要也最明智的选择。当然，这一生中我所能做的抉择也只有这一个罢了。堕入红尘我无从选择，沦落风尘我依然无从选择，女儿离我而去我依然无从选择。我只有努力的挣扎，努力的生活，才不致让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人的手中。

多年后我们在庭院间相谈时才发现，其实我与孝升的初遇并不是在兰社，早在那次相识的五年前，我们就相遇了。那时的我才刚刚开始接客，也没有住进眉楼，孝升是来参加考试的。也正是那年，他考取了进士。考试过后，他们一群外地考生来到了迎香楼想放松一下，就这样，同样初出茅庐的我遇到了腼腆的龚鼎孳，他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十分的不自在，而我也不十分娴熟，还有些腼腆，尤其面对这么一群青年才俊，我很不自在，平日里擅长的也都变得不擅长了，他们在喝酒寻欢，而孝升却突然离席了，他转到屋后的僻静处坐了下来，昂头看着月亮，我也悄悄地跟了出来。

“公子怎么出来？”我怯生生地问道。

他笑了笑，“我不喜欢热闹，我更不愿辜负了今夜的好月色。”

我抬头看见一弯满月挂在天空，问道：“公子也喜欢赏月？”

“是呀，月满则亏，周而复始，赏赏月能让人心中宁静。”龚鼎孳答道。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赏月，偶尔聊上几句。

“我看姑娘不该是这曲中人，想必也有难言之隐吧？”他突然看着我问。

“我……我打小就在这里了。”我支吾着。

“若有机会，姑娘还是早些离开这里吧。”说着采下一朵兰花递给我。然后转身离去。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中默想，那你就带我走吧！

不想这份缘竟在五年后真的成真了，在兰社，我们其实都认出了彼此，只是我们谁都心照不宣。

孝升的失节让他背负了一生的骂名，我愿意替他背负，我宁愿他人说我是红颜祸水，我宁愿他人埋怨我蛊惑了他的意志。

他当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是以天下养，他早已明了大明的气数将近，也看清了明朝的昏庸让百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是那该死的仁义礼智信，生生委屈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才。

对于孝升，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孩子，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爱的结晶，我们的宝贝女儿，他是那样的开心与兴奋，却在短短数月内经历了大喜大悲，我该如何忍受命运对我的不公？我该如何忍受那撕心裂肺的痛楚？我不明白，我求了十几年才求来的宝贝，为什么又要在瞬间收回？

说到女儿，我想我应该会在另一个世界见到她吧。我曾经是那样满怀希望的乞求着，等待着她的到来，果然不负所望，她真的来了，却为何又那样匆匆？痛失爱子的心情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痛，而是一种凌迟，你会感到那样的无助与绝望，那是你如何呼喊也换不回来的生命，那是痛彻心扉的撕扯。那样的痛我终生难忘。也正是这样的失子之痛，让我明白了那在我梦中出现过无数次地呼喊。母亲最后的呼喊是多么的绝望，曾经对母亲的仇恨也在那一刹那荡然无存了。因为我相信母亲若不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也是万万不会做出这样的抉择的，而这样的抉择也足以折磨她一生。那是一种自我的煎熬，自我的放逐。

我很想在另一个世界再见到我的女儿，我希望她能感受到在尘世间我未能让她感受到的母爱。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寄托罢了，是我在弥留之际最为幸福的安慰。

我多希望我能像其他母亲那样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成人，我多希望我也能像其他的母亲那样可以为了孩子的顽皮而恼怒。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看着她幼小的身躯渐渐地失去了生命的活力，看着她在我的怀中变得绵软冰冷直到僵硬，我无法形容我的无助，孝升默默地抱着我，我知道这样的痛苦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罢了，爱也好，恨也罢，这些都不过是尘世间的一粒微尘罢了。褒也好，贬也罢，终究也都是尘归尘土归土。

第二节　一缕情丝一繁华，一生一世一刹那

走过繁华，爱一个人，过一生。每每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中总是会泛起涟漪。守着一个人，平淡地过一生，这大概是这世间女子最美好的夙愿了。爱一个人，可以忘却所有，摒弃世人的贪嗔痴念；爱一个人，信念在心中绽开最美的荼蘼。

也许这句话，对于旁人而言，不过是靡丽的愿望。在喧嚣尘世中浸染的俗人，如何能轻易抛却富贵荣华，甘愿平淡？曾经，我爱过世人，每一次的爱恋纠葛，都伴随着一次次的撕心裂肺，但是这样的痛苦却从来不会让人停止追寻爱的脚步。我们经历着不同的事物，看遍凡尘浮世，即使在时过境迁之后幡然回首，觉得惘然，却也不曾遗憾。但是在爱的道路上，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是一生美好的记忆，包括那些曾经以为熬不过去的痛苦，都披上了奢华的外衣。

人生是一块璞玉，敲敲打打，淬炼成精。

我生活在明末清初，那个世事动荡的年代，因为我的心中有爱，我漂泊的命运为爱所系。我不贪繁华，一生所寻，不过是平平淡淡地爱一个人，过一生。我心伤悲，因为我的美，我的才，我的情，因为我是倚月楼冠冕。世人说我绝美的姿态，不仅在容貌，更是我那举世无双的才情。他们叹我容貌姣好，宛如清傲兰花，独开一枝，吐辞流盼，明眸善流。我在秦淮河畔的盛名，源于着我绝美的外表，秀慧的内在，姣好的面容，还有我绘的那一手好兰；源于舞姿翩翩，艺压群芳；源于着我的才色俱全！所以，世间的男子都拜倒于我的石榴裙下，众星

捧月，我屹立于秦淮顶峰，是秦淮河畔，众多歌伎的翘楚。

可我心悲之所系，却也因为此。遥记得当初，我初入风尘，一进门便是看到满园的春色，那些美好的女子宛如世间飘零的花朵，美丽却也残缺。她们用自己单薄而短暂的生命，换来一时的浮华，众星捧月，恍惚间似乎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一切。然而谁的心中不知，这些用年轻的肢体换来的浮华，是如此的不堪与可悲。当年华逝去，当我们生命中最为美好的年岁过去，等待我们的是多么惨淡的晚年。并非所有的青楼女子都愿意接受这样的宿命，我见过许多的女子，都是从一进青楼便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奈何青楼女子多是红颜薄命，情场的男子又怎么会真的将心放在你的身上？纵然真的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归宿，也多半要受到世人的谴责和咒骂。进入青楼便注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似乎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错，似乎沦落青楼身不由己也是我们的错，似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从良，即使从良后还要害怠了他人的家。谁人能够读懂我们内心的苦痛，谁能知晓我们心中的呐喊？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希望能为自己寻觅得一个良人，一个真正能够懂我，知我，怜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不仅仅要有显赫的地位，出众的才华，也一定要将我视若掌中明珠，待我几十年如一日，不因我年华老去而厌恶，不因我青楼出身而嫌弃。然而，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是何等的艰难，而我所能做的，却只有默默地等待。

等待，无疑是一种长久的折磨。

我每日在欢唱作乐，与那些公子哥儿们嬉笑怒骂，厚重的脂粉打在脸上，连我自己也难以辨认出自己的脸……

这样想想真觉得可悲，这样的我，该怎么去面对我那一位良人？在孝升出现之前，我的生命中曾出现一个让我愿意去相信但却伤透了我的人——刘芳。

刘芳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当真以为自己长久的等待总算换来了

一个知心之人。他的温文儒雅，他的关切可爱，甚至于在我亲吻他之后，脸颊上那一抹淡淡的红晕，都让我心生眷恋，甚至越来越痴迷。我差一点就认为，自己一生所要寻找的，便是他。

现在想想，当初那些甜言蜜语和那些关于长久的誓言，似乎都还在耳边回荡，我还记得他在我耳边说出“我要娶你进门”时那温热的气息，还有当时自己狂热的心跳。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是这世界上最为幸福的人，我以为我找到了此生相爱的那个人。然而我还是太过于天真，情场的男子，哪有会说真话的？想我自己，平日言欢时，也常说些“非君不嫁”的话语，来挑逗那些庸俗的子弟，到刘芳对我说时，我居然当真了。对刘芳，我是动了真情，那日他说出誓言之后，我便常常独坐一日，不接客，只等他一人。楼里的妈妈知道我心有所属，很是不高兴，常在我耳边泼冷水，说着楼里的哪一个不自量力的姑娘，又被她托付终身的人所抛弃；说着我们这些青楼女子，早该接受自己的命运。

花飘零，帘前暮雨风声声；
风声声，不知侬恨，强要侬听。
妆台独坐伤离情，愁容夜夜羞银灯；
羞银灯，腰肢瘦损，影亦份仃。

这是等待的姿势，不是等待一个人，而是等待时间。

然而，他终究还是令我失望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并不常来找我，我托人去问，也被他的妻子打发回来。难得来一次，我便会追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我的心中已经有所察觉，他那一番愿意娶我的誓言当是不作数了，但心中还是有那么一丝期望，总觉得只要我坚持，总有一天他也会为了我勇敢一次。最后，他真的再

也没有来过了，我日日在那儿等着，也见不到他的影子，直到一腔热血最终结了冰。

后来，无意间听妈妈们说起，刘芳当真有娶我回家的打算，但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子弟，又怎么可以娶一个青楼女子回去？败坏家门的事情不能做，刘芳也就被说服了。

我不禁苦笑，又仿佛在一瞬间看透了所有。

真是奇怪，我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墨守成规，又没有胆量的男子？我顾横波打破了多少世俗常理，怎么就被这么一个男子给绑住了？顾横波啊顾横波，你当真是丢了自己。想过之后，我便彻底清醒了，那一个刘芳，并不值得我心伤，只是，从此再也不提这个人，如从未出现过一般。幸而，我的耐心和坚强，终究换来了一个龚鼎孳。遇到他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之前遇到的人都是错的，或许我的所有的错，都不过是在等待一个龚鼎孳。还记得当时，他与友人一起来到眉楼，那似乎是他第一次来到烟花之地，他的身姿挺拔，一身华服更显得少年英气，只是那一张脸上，带着淡淡的不适与尴尬，似乎很是不习惯这样的场合。许久没有遇到这样的男子，不禁笑了出来，却不想这一笑，竟将他的视线吸引了过来，他见到我，似乎愣了一下，而后才微微行了个礼，轻扯嘴角，露出一个爽朗的笑容。

他的笑，竟叫我看痴了。还未回神，他已经走上前，说是要为我作画，我敌不过他的眼神，也只得同意。谁知他作画倒真是有些功底，那画上的美人一颦一笑都满是风情，我看着那画中的自己，不敢相信浓妆下的自己也有如此的美丽。那时开始，我就对这个男子有了不一样的情愫。爱上他之后，我才知道相爱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相互倾诉，将对方牢牢的记在心上。纵然我仍有疑惑，也曾经怀疑他对我的真心，然而他的温柔，也使我那小小的担心化作了可笑的影子，我终于可以确定，这就是那个能让我共度一生的男子。在我的眉楼中，我日日为

他抚琴，他为我缓凝丝竹，我们慢度新曲，朝歌夜弦，累月为欢。这是我人生一场最华美的绽放。每日，我修最绝伦的妆容，着最美丽的衣裳，我拼尽全部的气力，为他呈现一次最美的盛放，哪怕就此凋零，我也是，心甘情愿。

直至那日，他说，“随我前去京师。”我抬头，看见孝升含情脉脉。但这次我却将我的手缩了了回来。他的脸上出现了转瞬即逝的失望，我抚摸发髻取下一支金钗，唯有垂下眼睑，独留一句“若有缘自会再相会”，默然相送。

静夜，我将思绪翻了个底朝天，甚至遐想出那些我不曾经历过的场景，却由彼及此，泛滥的胡呓实则是凄凉惨境的写照。过去那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如今浓墨重彩地刻在了心头，直揪揪地生疼，不曾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奈何当时愚昧之至，不懂早日抽身苦海，却自顾自地越陷越深，方才有了体会，最凉不过人心。字字珠玑，一针见血。距离产生美，因距离产生的虚空，因为爱的本能，就像一只擅长绘画的笔，慢慢地绘出我心中的图案。。

我怕，那还是一场空梦。我无法笃定我的内心。油然而生的一股悲怆，抢白了凄凉之感。想絮絮些什么，却又无从落笔，到底是从了内心。那枯槁干涩的情感留白，纵使内堂灯火通明，银白月光从窗外倾泻而入，也断断是填补不得。从前莫思量的问题，此刻如同那汹涌而来的海啸，侵蚀沙岸，猝不及防地让人惊慌失措。我食言了，因为害怕。我又以一年为期，考验孝升的真心。此后，我们鱼燕往来、相濡以沫。像是平常世间的一对情侣一般，他将他在京城的见闻写书与我，还总寄些有趣的稀奇玩意儿给我，让我好不开心。我感到自己的人生似乎也正在变得丰满，也逐渐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期待。我是多么想与他一起出游，一起走在街道上，像是世间所有平常的夫妻一样的生活。

为了孝升，我终究还是来到了京都。姐妹们总说我是洗尽铅华，

总算能够过上好日子了。我只是淡然一笑，不做辩驳，其实人间的苦难何止一种，我走出青楼，不用再受青楼的苦楚，然而定然还有其他的苦难在等着我们。但是只要有孝升在我的身边，我又有什么可怕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脱下华裳，换上粗布麻衣，一心一意为孝升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时，他却开始在外花天酒地，不问世间事。当时清军入关，国难当头，有识之士皆奋起抗清，为保住大明而奋勇杀敌。而当我问孝升的打算时，他却只说，大明的气数已尽，不是他们这些臣子能够左右的。这一番话气得我差一点晕过去，我没有想到，我一心一意所爱的这个男人，居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他居然只图自己的安乐，而完全不顾国家的安危，我顾横波究竟是有如何命苦，才会与这样的男人共度一生？而我此刻，又该何去何从？

我对孝升失望透顶，选择用死亡去威胁他，然后命运兜转给我开了一个玩笑，我又重新呼吸着世间的空气，他在我床前，一个七尺男儿，哭成了一个泪人。我明白时事不济，清兵入关，孝升为了保全我的安定，摒弃所有，俯首称臣，在世俗中起起伏伏。如果连我都无法明了那内心的苦，孝升却是最可怜之人。我放弃了仁义，选择了爱人。纵使世人都与他为敌，我也愿意守着他一生，不论富贵卑贱，我可以背弃全世界，却无法背弃我的爱人。我对他的爱超越了所有。

我放弃了一切，只愿意能够与他长相厮守，然而我的心里却依然无法释然他的选择，那些美好的日子却似乎是永远不会来到了。也偏偏就在那时，传来香君玉陨的消息，我仿若遭受雷击，那大片大片的合欢花在我眼前晃动，花绽放的爆裂声清晰可闻，逐渐汇集成一片喧嚣之声……遥记得那个美好的女子，盈盈一笑之间便满是风情。她也是我们这帮姐妹中，最为重义气，也是最有才气的，却就在最美好的年华如此悲凉地香消玉殒。我禁不住央求孝升带我去香君的墓前拜祭一下她。她生前有所交集的公子们，皆因为她的死去而悲痛不已，我

们到时，早已找不到她埋身何地。香君死后，我才突然察觉到生命是如此的可贵，人总是贪心的，人生在世几十年，总想要寻得那个心中所爱的人，寻得之后又会想着要与这人长相厮守，白头偕老。这种幸福，让人忍不住想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尝，直到生命最终走向尽头。我终究还是原谅了孝升那近乎懦弱的行为。我早就已经离不开他，就如同他也离不开我一样，这短暂的人生里，我已经将太多的时间放在了那青楼之中，我只想用我剩余的时光好好地与他在一起，与他有一个小小的家庭，一生一世，纵然几多平凡，也已经足够了。与孝升在一起，我才发现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罢了，罢了！我也不愿意再去多想。女人，终还是需要一个温暖包容的家，我找到了孝升，便已经拥有了一切，想来，此生已经没有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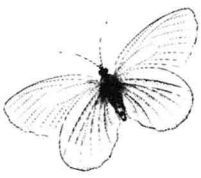
我跟着孝升，从金陵到了京城，又从京城去了西子湖畔，又辗转来到广州，这一路上，这一生，不管他身在何方，我都愿意紧紧相随，不管他是富贵还是贫苦，我都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守护这个男人。长路漫漫，此生有你足矣。我望着孝升熟睡的脸，禁不住往他的脸上轻轻地一吻，他紧皱的眉头，又舒展开来，看上去像是做了一个有趣的美梦。真希望他的梦中也能有我，就如同我的梦中总是有他一般。

此生，已无憾！



附录

顾横波的诗意人生



附录一　备受争议的横波夫人

一

虽说顾横波与刘芳的感情牵扯不断，藕断丝连，横波有意从良，嫁给刘芳为妾。可就算这点卑微的小小愿望也得不到满足。刘芳的妻子彪悍无礼，家里的老母更是强悍，他们绝不允许横波这样的青楼女子嫁入刘家。几年间，俩人磨磨蹭蹭，等待了三年光阴。容颜在流水的时光中慢慢改变，刘芳不给自己一个明确答复。就算再等下去，恐怕乌丝变成白发，也等不来一个肯定的结果吧！横波是个理智的女人，自知这样的等待并无结果。只好挥刀斩情丝，结束了与刘芳的一切。

结束了一段感情，并无意开启下一扇感情的大门。可是龚鼎孳出现了。他的出现，并非如自己所阅小说里的桥段那般，如一记春雷砸开横波的心扉。横波自知，出现在这青楼里的哪有痴情忠诚之辈？这些人来了，玩了，完了就走。而自己，不过供这些男人们把赏的器具而已。横波的心冷冷的，想到这里，心如死灰。今生遇不见真爱，也别奢求谁来赎自己。这一辈子，这一世，怕真的是要留在这青楼小院了。曾经的自己，只求一份简单平淡的感情，不求锦衣玉食，不求金器银器，也不奢求山崩地裂海枯石烂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从小失了父爱母爱，如今自己已成人，若有个人能爱自己，如父如母一般对待她，哪怕和他守着三分田园，住着简陋茅舍，晨起躬耕，日落作息，也无所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只是两个人的相守，那一份闲适自得，

该是多么美好啊！女人一辈子，终其一生，不过能找到一个爱与被爱的人，当然，重要的是被人爱，发自肺腑的爱。她缺这个，从来都缺。

青楼里，一曲小调，三五琴弦，没人知道歌声里的幽怨，没人知晓琴声背后的呼喊。有时，她真希望，那个懂她的人因这声音而来，出现在她面前。她一直不敢期待，又一直在等。

那一天，如同往日。她描眉画唇，轻施粉黛，整理好衣裳，妈妈就引她进廊亭。这廊亭不是谁都能上，没有个姿色相貌，才情禀赋，不会作画，不会弄琴，不会填词，不会作曲，压根也上不了这台面。她恰恰就是那位上得了台面的那一位，被众多姐妹艳羡着，身边要好的姐妹常常不知练到哪一日才能登上这廊亭。要知道，来这廊亭的也绝非等闲之辈，要么是家世显赫的贵公子，要么是手握重权的大官，要么是才高八斗的文人墨客。若侥幸结实一位赏识自己的，兴许有幸下半生不用在这为奴为婢。“你真是好命，总能认识这些达官贵人。”姐妹们打趣着说。

横波心里明白，这些男人们爱自己，无非是为自己的相貌，翻云覆雨，片刻欢愉之后，该去哪还去哪，也许，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何曾有人试着了解自己，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读一读那千回百转，那孤独寂寞呢？从来没有人，即便从前的刘芳也不是。对这些玩世不恭的公子哥儿来说，自己不过是供他们玩乐的器具，兴趣减了，没了，自然就扔了。谈什么珍惜谈什么钟爱！

这么想来，横波心里自是不好受，端坐着，抚着琴，拨着弦，三两声后，底下掌声阵阵，叫好声连连。横波强颜欢笑，起身作揖。她在心底是蔑视的，她蔑视这群人。可谁又知道，这底下就坐着那个人，那个和自己纠缠了一生的人呢？

他是龚鼎孳。回房间休息片刻，妈妈满面春风，一路轻快地飞来，

“女儿啊，有位姓龚的大爷执意见你。”

“允。”横波眼里写着倦意，脑袋嗡嗡作响，想来也是日日思虑寝食难安所致。接完客，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很久，常常三更了还无法入睡。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又食不下咽，此刻已是头疼不已。这时候她不想见任何人，尤其这些专门来调情的男人。她多希望在那以外的时间都属于自己，供自己自由支配。可现在，连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哪里来的自由？若她拒绝会面，妈妈必定不悦。她了解妈妈，她们这些女儿都是给她挣银子的。头疼脑热之类身体上的小痛从来都不妈妈所关心的。

一刻工夫，客人到了。来人穿戴简单，却气度不凡。但细节往往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品位。腰间佩戴的玉佩晶莹剔透，温润有光泽，用一缕红绳吊挂在带子上。仅这一块玉佩，就能说明此人地位不低，抑或是声名显赫的大官？横波意识到自己想多了，不觉间，笑了一笑。说来也怪，见到这位公子，不同于往日见其他人，还需克制心中的不悦，强颜欢笑。她见到他，虽谈不上喜欢之类的感觉，但起码不厌烦。横波想，来也来了，聊聊也罢。

熟料这位客人奇怪得很，平日里来的那些人，三两言不到，皆露出本性，无不争着抢着凑在横波身边，有时只把横波逼得发怒。而今天，眼前的这位客人，并不自报姓名。四周里环顾，径直走到书桌前。提笔书来：

（一）

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

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

（二）

芳阁诗怀待酒酬，粉笺香艳残篝火。

随风珠玉难收拾，记得题花爱并头。

（三）

彩奁匀就百花香，碧玉纱厨挂锦囊。

淡染春罗轻掠鬓，芙蓉人是内家妆。

（四）

未见先愁别恨深，那堪帆影度春阴。

湖头细雨楼头笛，吹入孤衾梦里心。

横波并不理他，出于好奇，拿起桌上的那一页纸，轻声读起来。读着读着，脸红了，读到“头细雨楼头笛，吹入孤衾梦里心”，她的心又仿佛被什么给击了一下，好像是许久未撞的钟，在沉寂了很多年之后，被一个强有力的胳膊推了一下，那么用力，以致它剧烈地响起来。横波的眼眶慢慢湿润了，这么多年了，从没一个人，如此解读自己。是的，她是孤独的，她渴望被爱。这一下子，眼前这个人，似乎是她五百年前就注定要遇见的人，然而明知他在这里，她却没了勇气。她没有勇气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平静了一下心情，横波背着那个人，他们似乎还没说一句话。拭去了眼角的泪珠，她转过身来，含笑着问：“敢问大爷尊姓大名？”

“小姓龚，字孝升，号芝麓。叫我孝升即可。”此刻的龚姓人氏，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横波，那眼神沉稳中带着笑意，似乎早就把她看穿。他不着一言，似乎在等她开口。再一次向自己发问。他预备就这样被

她刨根问底，他乐意被眼前这个曼妙女子盘问，他愿意将自己和盘托出。

“那您在何处高就？”横波再一次问起。

“在下区区一地方小官，何足挂齿？”

眼前的这个男人，还像刚才那般，只盯着自己看。把横波看得汗毛直竖。

横波虽说是青楼女子，阅历丰富，来往客人不绝如缕，见闻也不少。不过终究是待在深闺，虽行动自由。但天性慵懒，横波也算是足不出户。旁人的道听途说议论纷纷她向来不在意，也不屑听。“龚鼎孳”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

说起龚鼎孳，他是安徽合肥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十七岁时进士及第，十九岁就出任湖北蕲水县官，成为地方父母官。明末政治混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龚鼎孳智慧过人，有勇有谋，小小年纪带领几百号官兵守城，由于有章法，在他的带领指挥下，蕲水县城幸免于难。当地老百姓为表 感激之情，为他立了生祠祀奉。十九岁，这样的年纪，在今天，人们要说，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少年。然而，这时的龚鼎孳已经做出相当傲人的成绩了。

龚鼎孳官得不错，诗也做得相当好。他文思泉涌，灵活敏捷，据说数千言的文章，他能提笔沉吟片刻，往往一蹴而就，不加停顿，气势恢宏。不需修改。后来的顺治皇帝读到他的诗文，也忍不住称赞龚某的才情。由于龚鼎孳富有才气，广闻博学，又善诗文，他与当时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他为文作诗，情感浓厚，深情浓密，作品里时常透露出各种意境，所以吴梅村对他的评价为：“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

龚鼎孳的身世履历还是后来妈妈告诉横波的。横波听完，自是欣喜几分，一眼便觉此人异于常人，果不其然，自己倒有几分眼色。才

一面而已，倒像是认识了几生几世。

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二人互问几句，忽然失了言语，不知道该往下说什么。横波一向是大方磊落之人，举止言谈，丝毫不逊于大家闺秀。但兴许是前面的几首诗词，让她将自己的内心暴露在他面前。也许女人都是这样，遇见那个识破自己软弱的人，都有几分怯怯的吧？那天，她在他面前倒好像失了分寸。像个孩子，不安地等待大人的惩罚。

不过顾横波并不知道，此刻的龚鼎孳更是乱了分寸。江南自古不缺美女，什么样的美女他没见过？但是眼前的这一位，倒真有几分逼人咂摸的意思。她的美不同于他见过的那些女人，美得妖艳。她的美，清纯脱俗，高贵中点缀着些许忧郁。这是他为之着迷的一点。一介青楼女子，竟有如此脱俗不凡的气质，还真是令人惊叹！方才她坐在台上，独自抚琴，那神情，那声调，着实把人迷住了。他稍通音律，善作词，怎听不出来这词曲之间的哀怨忧伤？当下只是猜想，这女子歌声里竟有这样的哀思，过得不好不快乐？这样的揣测让他情不自禁地找到妈妈，要求见一见适才弹琴唱歌的那位女子。有客人赏重金要求见媚儿，妈妈自然是高兴的。

一进门，也不说话，环顾四周。壁上挂的全是横波亲作的画儿。是兰。这是横波最喜欢的花儿，也是她最擅长的。他忽然灵感忽现，挥起笔来，洋洋洒洒地写了那几首诗。二人无言以对找不出话来时，他又灵感忽现，提出为她画一幅小像。

横波也不做声，默许地走到窗前，倚着栏杆。就这样，一幅《佳人倚栏图》很快就画好了。他比照画，对着横波看了又看，还嫌不够，又自作主张地题上一首诗：

腰妒垂杨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
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

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愉快地结束了。

龚鼎孳从没问过顾横波，她爱不爱他。在他眼里，爱只是一个人的事，我爱你，就可以为你做一切，任何事，不管你是不是爱我。也不管你将来会不会爱我。我爱你，不求回报。这便是全部。

龚鼎孳对她，几乎是一见倾心，如果说在廊亭上为她所动完全是被她的姿色她的歌喉吸引，那么随后在眉楼里的见面便不再仅仅停留在外表上。她内心之丰富，是自己始料不及的。她爱兰，爱兰的人生性高洁。她的香闺，她的妆容，她所读的诗书，这些都让自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另一个更立体的她。

可是他没有问她，愿意被自己了解愿意让自己靠近么？

横波是矛盾的。心心念念想着的那个人出现了，那个男子不正是自己所想所要的么？他懂自己，横波知道。她是开心的。然而，他是真心的吗？他能坚持多久？他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稍作停留，来了又走？她不是没有心动过，龚鼎孳绝非令自己心动的第一个人。以往的数次心动数次希望都被无情的雨水扑灭了。这些个男人们，他们爱上的是自己的容貌。腻了烦了，迟早都会飞，飞走了，再也不回来。容貌谁都有，可谁都有老去的一天。横波清楚地知道这些，所以她不敢对他说什么。也不愿期待什么，她怕自己等来的又是一场心酸痛苦。现在的她，开始慢慢学会保护自己。她要保护自己不被伤害。所以与其坐等别人的伤害，不如提前将自己隐藏起来。

对于龚鼎孳，她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不冷不热，似冷似热。不远不近，不咸不淡地处着。

龚鼎孳此番来南京，早就到了归期。只是他不愿走，他想陪她多待几天。他邀她游山玩水，或泛舟湖上，或楼中作画，或雨中吟诗，在外人看来。好一个郎情妾意，真真儿羡刹旁人。或许某些时候，顾横波也有一种错觉，她感觉自己像是生升了天，飘在云里雾里。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人。但自己不能啊！她没有权利去爱，妈妈没给她这个权利，她自己？她也没有。而那个人对自己的好，怎会看不见？横波只是……说到底，还是怯懦，还是软弱吧！

再遥远的旅行也有归期。龚鼎孳要走了，临行前，他抓着横波的手，央求道："随我一同进京吧。我即将在北京任职。这样一来，可真就是天南地北了啊！"龚鼎孳的手紧了又紧，泪水在打转。男儿有泪不轻弹，收住，要收住。

不知为何，顾横波好像松了一口气，释然了。终究是过客。他不过同无数来过的男人一样，多情的种子。甜言蜜语又怎样？不还是要走么？幸好自己没有和盘托出，不然又将遍体鳞伤。

横波冷冷地应道："你我本是两条路上的人，有缘在此相见已是万幸。怎敢增添您的烦忧一同前去。不如就此拜别，大爷珍重。"对龚说没有感情是假的，不然哪里来的泪水。这么说着，一转身，一扭头，横波的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龚鼎孳走的那天，横波没有相送。临行前的渡口，空无一人，龚鼎孳伤感地站在岸边，折一枝杨柳，作为相别的礼物吧。"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什么时候能再相见啊？是雨雪纷纷的季节么？那就赶快下一场大雪吧。带着对横波的思念，龚鼎孳无不伤感地走了。

二

有一种人，从不承诺，却从不食言。龚鼎孳并没对横波作出过什么承诺。相反，他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他不是无情之人，也不是薄情之人。岁月荏苒，一晃一年过了。中秋月圆之际，秦淮河畔的众姐妹相邀赏月饮酒。弹琴作诗。大家纷纷积极响应，场面好不热闹。轮到横波时，横波看院中菊花开得正浓，便笑意盈盈地吟道：

一枝篱下晚含香，不肯随时作淡妆；
自是太真酣宴罢，半偏云髻学轻狂。
舞衣初著紫罗裳，别擅风流作艳妆；
长夜傲霜悬槛畔，恍疑沉醉倚三郎。

姐妹们各自吟完自己的诗后，一致认为横波独胜一筹。谁知道横波这首《咏醉杨妃菊》的灵感来自何处？还是那个人，龚鼎孳啊！这月圆之际，她想起往日与龚鼎孳的种种，这才发现，回忆里全是美好。一年了，那个人的影子时不时出现在眼前，她还没忘他，只是不敢承认，她其实骨子里爱上他了。

有一种誓言叫行动，无声胜有声。长别一年的时间里，秋天阳光和煦，身在江南，万物并无萧瑟之意。院子里亭台楼榭，花花草草郁郁葱葱，一片生机勃勃。横波坐在榻上，斜斜地倚在窗前。从龚鼎孳走后，她将午后小憩的床榻搬到窗前，她喜欢这样，倚在窗旁，可以

什么都想，也能什么都不想。

看了几页书，思绪慢慢变得不清醒，一股困顿席卷而来。她揉揉眼，放下书本，撑着昏沉的脑袋，稍作休息。就这么，一直闭着眼，横波不知道，龚鼎孳不请自来，站在她面前，快约莫半个钟头的时间了。横波睡着的样子十足可爱，娇憨喘喘，香汗淋漓。想必是在做什么噩梦吧？连睡觉也不得安生，平日里怕是也睡不好。龚鼎孳感到一阵心痛，他如果在她身边，一定用他的胳膊做她的靠枕。他会把她搂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决不让噩梦侵袭她。他会把她当稀世珍宝，搂在怀里，一辈子也不放开。他实在是不忍心打扰她啊，他宁可这样看着她，直到天明。

一个激灵，横波醒来，迷迷糊糊地，眼里出现一个大活人，她吓了一跳。怕是眼花，揉了揉，没错，是他！竟然是他！他来了他来了！横波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滂沱，她站起身，扑进龚鼎孳的怀里，轻轻地啜泣。那双坚实有力的大手，一个劲地拍着自己。只听耳边轻轻呢喃："不哭不哭，我这不是来了吗？"

这一安慰不打紧，横波像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愈发伤心地哭起来。这一刻，她顾不得想那么多，什么无情，什么言而无信，什么自我保护，什么矜持，都见鬼去吧，统统见鬼去！

说起来，或许要感谢彼此分开的这一年时光。有很多感情，正当你侬我侬，男情妾意，如胶似漆的时候，他们看不清彼此，也许，能看得见，却被障碍物挡住了双眼。他们始终无法做到客观正确地看待对方。或许这爱是盲目的，还不够理智不够成熟。善良的时光老人欲试探这对男女的真心真情，将他们分开。分开一年之久，再相见时，无需多言，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所想。一年过去了，她的泪水，他的拥抱证明了一切：他们相爱。时光老人能做的不止于此，经历时间考

验的这对男女，会更珍惜上天对他们的眷顾，会恩爱一辈子，白首相携一直到老。

眼前的痴男怨女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之情，时日不多。这次龚鼎孳南下是奉旨考察地方民情。待不了多久，他又要走了。他再一次提出曾经被她拒绝过一次的请求："跟我一起走吧，我会好好爱你。"

横波犹豫了，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怯懦这么不果敢？横波也说不清，她还是怕。大概是因为她凄凉的身世吧，是因为她从小长大的环境吧。她在这青楼里待了十几年，她见多了薄情寡义，从没人为自己真心而来。她相信此后也不会有人会真心待自己。她那么多姐妹的悲惨命运不就是例子么？有人风光地嫁做他人妇，最后丈夫还不一样娶了美娇娘而被抛弃了。有些人甚至还落魄地回到这里继续以卖身为生。横波明白地告诉自己，宁可在这待一辈子，也绝不要被人当颗棋子抛来扔去，最后还要回到这里。

如果要说拒绝的话，这些都是拒绝的理由。横波再一次，无情地拒绝了龚鼎孳。龚鼎孳拗不过倔强的横波，只好一个人走了。

在走与不走这件事情上，众姐妹的都是站在龚鼎孳这边的。她们立场鲜明：一个人做着官儿，诗书文画样样精通。最重要的是，态度够真诚。她们看得出，龚鼎孳是真心待媚儿的。只是她们也不理解，何以顾媚这般倔强。有情郎若此，何不从了他！

"妹妹，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换作我，早嫁一百回了。"

"是啊，姐姐，好人不多，他挺合适。"

……

姐妹的劝说让顾横波很是烦恼。自知有情郎不多，如若不抓住机会，怕是一辈子真要困在这里了。

龚鼎孳在要带走顾横波这件事情上，态度坚决，他是非带她走不

可的。他不忍心再看她强颜欢笑，无心度日。他要她做一个快乐的仙女！这个前提是她必须离开这烟柳之地。第二次碰了钉子，龚鼎孳颓废地走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找个合适的时机，他还会回来，他一定要带她走！

三个月后，龚鼎孳又来了，带来重金。他预备常住不走，直到横波同意自己的请求。横波左右思虑，也是没了主意。妈妈开出的条件苛刻得很，她的意思是顾媚是这楼里的头牌，多少客人都是为她而来。她这一走，这青楼还开不开？这些姐妹们还要不要吃饭？

龚鼎孳听罢，点着头，微微一笑："妈妈，我此次来，下定了决心带横波走。既有此心意，哪能不做万全的准备？"说着，便向随从微微一点头，随从也是精明之人，明白主子的意思，当即从外面抬进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金光逼人，全是金子！

妈妈看到一箱子的金子，哪里还顾得上诉那些个苦。像舞醉拳，东倒西歪地趴过来，那眼神放着光，活大半辈子，哪见过这些钱财啊。仔细思量，这桩买卖也不亏本。随即灵机动，也就答应了龚鼎孳的要求。

"媚儿啊，妈妈也是女人，知道好男人不多。如今这个人出现了，你就好好珍惜同他过好日子去吧。说起来妈妈也没亏待过你，这些年栽培你学琴学画，诵诗读文，哪一样不要钱的啊？妈妈将你栽培出现如今的样子，也算对得住你亲娘了……"妈妈一面说，一面眼睛斜瞥一旁的金子，说到动情处，不免激动落泪，拿手揩眼角的泪花。那眼神分明还在盯着那箱金子。

顾横波将妈妈这副形态全看在眼里。原本以为，她们之间没有亲情也有恩情。朝夕相处了十几年，顾横波内心深处是视她为母亲的。然而今天，一箱珠宝就让一个人的眼神出卖了所有。妈妈从来没将自己当做女儿，她栽培自己，不过是培养了一个赚钱的机器。她爱自己，不过讨

好她为自己多拉些客人。横波无不伤感地想起自己的母亲，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会不会有一天，像自己今天这样，无限伤感地想起，她也有个女儿呢？罢了罢了，既能赎身便是好事，哪里生出的惆怅烦恼？

然龚鼎孳怎么也想不到，横波再一次，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气急败坏地问她为什么，横波不想说为什么。因为那份担心，她的身份不配做他的夫人。就在横波在房内打点自己的行李时，外面几个女人叽叽喳喳像麻雀。

“横波嫁给龚鼎孳就是夫人了。”

“我看好景不长，横波再美，不过八九十年的光景。女人能美一辈子么？横波是有才情，但她毕竟是青楼女子啊，跟龚鼎孳还是有悬殊的。”

……

说者无心，这些姐妹并无恶意。但横波听见这番话，心里像爬着百只蚊虫，不停地撕咬。是啊，他们是有差距的。她不过秦淮河畔的歌妓。他是谁？他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啊。

横波确定自己是爱他的，但这份爱不足以叫她放弃一切随他走。或许这也是爱他的一种方式。横波想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对龚鼎孳说：“孝升，给我们一年时间，假若这期间你改变主意，那你不必再来找我。假若一年以后你还想着我，你就沿这秦淮河畔走到尽头，尽头处便是我的家，我在那里等你。”

龚鼎孳已是泪眼迷离。分别时难，再见亦难。时世纷乱，谁能说得出一年以后他们各在何方？他们干什么？他们将遇见怎样的人和事？一年不算什么，他已等过一年，不怕再等第二年，怕就怕世事无常啊……

带着这个美好的约定，横波微笑着和龚鼎孳挥别。她深信明年的

此时，他们将团聚在一起。

龚鼎孳走了。

顾横波用她的积蓄在秦淮河畔的尽头处买了一所不大的房子。她在门前栽了一棵杨柳，种了很多兰。日日写写画画，偶尔也与从前的姐妹叙叙旧情。这期间她与龚鼎孳的鸿雁传书，谈天论地，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

一年将至，龚鼎孳再次来到金陵。他信，这次绝不会再错过她。他背着手，沿着秦淮河，踱步慢行。杨柳长长的枝柳垂进河里，还未走近，一阵芬芳袭鼻而来。这是兰。

他笑了，加快速度，走进那所房子。她正在绘兰，抬眼一见。看见那个人，她羞涩一笑。两年的时间，孝升用两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爱她的决心。而她，也在两年的光阴里。逐渐明白，这世间，是有真爱的。只是有人没那么快找到，有人根本找不到。而她是幸运的，她只用两年的时间发现了真爱。无须多言，这一次，她是他的。她决心将自己彻底交给他。无论困境逆境，她都将生死相随。

崇祯十四年，二十二岁的顾横波嫁给了二十六岁的龚鼎孳。在他们相识整整两年的日子里，经过漫长的等待、两地分隔的苦痛，他们决心白首相携，永不分离。

三

龚鼎孳赢得美人归，自然是高兴。新婚燕尔，不免雅兴大发，找三五好友，夜夜吟诗对酒。

一林绛雪照琼枝，天册云霞冠黛眉。玉蕊珠丛难位置，吾家闺阁是男儿。
奇襟逸思涌春潮，吐蕙含兰静若遥。长倚菱花随意看，风前鬓影福难消。
闲裁好句斗丹霞，碧玉奁藏锦字赊。翠羽明珠惊入掌，生成解语即名花。
绿纱窗几静无尘，点染秋山入练巾。双黛联娟宜淡扫，倚风身是画图人。
博山香冷郁金钗，蔬笋看经月一街。绣佛应怜人寂寞，太常妻子更清斋。
萧条四壁不堪愁，酒债琴心自唱酬。近识文君操作苦，侍臣无复鹔鹴裘。
九阊豺虎太纵横。请剑相看两不平。郭亮王调今寂寞，一时意气在倾城。
星高鱼钥一灯寒，贯索乌啼夜未阑。敢望金鸡天际下，妆楼小帖暂平安。
琉璃为篋贮冰霜，谏草琳琅粉泽香。笑泣牛衣儿女态，独将慷慨对王章。
今日初辞神武冠，明朝买棹白鸥滩。五湖大有同心客，弋外冥鸿天地宽。

横波嫁给龚鼎孳后的第一个生日，龚鼎孳便为她作了这首词。龚鼎孳对她温柔体贴，呵护备至。横波或弹琴以悦孝升，或画兰供他品赏，二人恩爱有加，羡煞旁人。横波更加确信，她没有看错人，更没有嫁错人。她甚至开始悔恨从前的任性执拗，白白让孝升等了两年时间。

可能顾横波并不知道，龚鼎孳公开娶她为妾并不容易，需要的是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她也不知道。当时很多文人雅士把宿花眠柳视为风

流不雅之事，谁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不仅有损名节，还影响仕途前程。的确，当时很多人抨击甚至贬斥了龚鼎孳的做法。

后来清人孙昌龄就贬斥说："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又言"已置其父母妻子于度外，及闻讣而歌饮流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

众人有所不知，龚鼎孳在老家是有妻子的，他的原配夫人童氏两次被明朝封为孺人（明清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亦通用为妇人的尊称）。她节操高尚，贤德淑良。对于丈夫纳妾，她自然是不便多说什么，相反，还鼓励龚鼎孳好好待顾横波。童氏在当时为人颂扬。在于明朝灭亡后，龚鼎孳降清北上。国破家亡，明朝的天早已不是从前的那片天，童氏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从一而终，对待丈夫如是，对待国家也是。所以，龚鼎孳走了以后，她独自留在合肥居住，拒绝清王朝的一切封赏，其行为真是可惊可叹。

崇祯十六年，身为谏官的龚鼎孳意气风发，一连下了十七道奏折弹劾周延儒、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人淫贪误国，又上书建议迁都南京。谏言这件事，带有一定的投机性，说得好，正中皇上下怀，也许就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说得不好，难免招致牢狱灭顶之灾。唐时魏征无惧唐太宗耿直谏言，常常惹得太宗大发雷霆。但魏征死后，太宗很是难过，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言辞恳切，真情流露。但没人能选择历史，龚鼎孳身在明朝，当下的皇帝是崇祯。不是所有皇帝都像唐太宗，善于纳谏。崇祯也不是。在崇祯看来，当下内忧外患，国将不国，正是心烦，偏偏这个龚鼎孳不识时务，专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说一些空洞无内容不实际的话。当龚鼎孳最后一次奏疏时，

心烦的崇祯正想着如何对抗李自成之流，龚鼎孳就撞在枪口上了，这次忍无可忍，崇祯发威了，下旨将他打入大牢。

龚鼎孳很委屈，委屈的是崇祯并不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如今身在牢狱，看着那小小的一扇天窗，他陷入了无尽的悲痛。是年春节，全城人欢天喜地张灯结彩迎新春。只有自己无奈寂寥对着监狱的墙壁，这痛苦的日子，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不知道善持可好？横波嫁给龚鼎孳后，龚鼎孳就给她娶了一个新的名字，善持。善持，真是好听。横波喜欢。随后，身边的人也都叫她“善持夫人”。

国家命运浮沉，明朝江山易主也说不定。龚鼎孳早有预感，崇祯王朝气数已定，败落，也只是早晚的事。关键是，他爱的人，他的善持怎么办？他将她送往何处才叫安全呢？龚鼎孳担心的是她的安全。不知道她吃得可好，睡得可香？

这么想着，一阵窸窸窣窣声传来，他无意间抬头一看。天哪，居然是善持，她怎么来了？她这一路没吃什么苦吧？！体贴细心的善持知道狱中不比家里，天冻地寒，特地给他送些被子棉衣过来。

善持怔怔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才几个月的时间，孝升竟被折磨成这副样子！她忍不住眼泪哗啦，过后又觉此情此景实在不宜流泪，便打起精神，振作着，笑着说：“我来了，你还好吗？”

“好好，都好，都好。”龚鼎孳喃喃自语，只要他的善持没事，他受这点苦，又算什么呢？

“天冷了，我给你送些保暖的衣物过来。”

二人不再说话，只是紧紧地抓着彼此的手。还需要说什么话呢？

（一）

霜落并州金翦刀，美人深夜玉纤劳。

停针莫怨珠帘月，正为羁臣照二毛。

（二）

金猊深拥绣床寒，银翦频催夜色残。

百和自将罗袖倚，馀香长绕玉阑干。

这是龚鼎孳即兴写下的诗词。还特地加了个题注说：“寒甚，善持君送被，夜卧不成寐，口占答之二首。”

想来，横波也是重情重义的女子啊！

四

果然不出龚鼎孳所料，过了没半年，李自成帅兵攻临城下，城内一片沸腾，那些嫔妃大臣个个作鸟兽散状。百姓更是出于水深火热之中，无辜的孩子坐在逃散的人群中哭泣。怀孕的妇女倚在墙边呆呆地等待另一个生命的降临。国家的灭亡，最大的受害者是黎民百姓啊！

但现在时局已定，任神仙也挽救不了啊！

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也绝望了。他不能束手就擒，又不能死得没有尊严。于是找了根绳子，自缢煤山而死。崇祯抹抹脖子吊死不打紧，丢下诸臣众妃不知该作何选择。有人也效仿崇祯上吊自缢；有人明智地选择投降；也有人立誓，一臣不事二主，选择隐居山林。龚鼎孳的选择呢？

如今国家不在，烟火到处弥漫。他们能去哪儿？牵着善持的手，龚鼎孳是矛盾的。他可生可死，但她不能。他希望她活着，可以活到很老很老。他左右环顾，见林中有一口井，他有了想法。不如就此告别吧！善持，原谅我的离去。善持，再见吧……龚鼎孳一面想着，一面飞快地跳了进去。没等善持反应过来，他已坠入深井。

这是龚鼎孳的选择，他选择死。他已经选择过了。至于为什么活过来，他想也许是命不该绝，老天让他如此。龚鼎孳醒了过来，在善持的大声呼救下，被人救起。他微睁双眼，见善持一脸无措地看着自己，忽然觉得，活着真好。能这样活着看着心爱的人真好。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他若死了，留下她怎么过呢？

他们被李自成的部下发现，带到李自成面前，李自成对龚鼎孳早有耳闻。如今龚姓人氏就在面前，果然是青年才俊，死了岂不可惜。在他看来，龚鼎孳是个人才。加以培养，能为自己所用。于是也不加商量，就当场任命龚鼎孳为巡城御使。

命运的转变真是顷刻之间的事，昨日还深陷牢狱，今天又穿起了官袍。他已经选择过一次了，他选择死。但老天认为那是不对的。那就这样吧，江山是谁的不重要，重要的老百姓还是从前的黎民百姓。为官为民，江山易主，但本质没变，他做起了官儿，为的还是百姓。这么一想，倒是想开了。龚鼎孳也就欣然接受李自成给他的官职。

每当人们提起这段历史时，嘲讽龚鼎孳不过是“从贼”。节操，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龚鼎孳无力辩解，总是弱弱地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正是顾横波，顾媚，这个女人不愿自己死，他愿意听她的，她不想他死，他就不能死。

《冷庐杂识》：“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如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贼（闯王），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顾媚也。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谓乙酉五月之变，君劝钱死，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

后人对龚鼎孳失节一事，多是诟病。因为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好像只有死亡，才可歌可泣英勇无畏。哪怕生平无能，并无建树，大敌当前，以死方能彰显英雄气概。龚鼎孳却活了下来，这便是失节。龚鼎孳的失节貌似全为了顾横波。当时亦是名妓的柳如是嫁给同样是才子的钱谦益。明亡时，柳如是劝丈夫殉国。后来钱谦益死后，柳如是投井自尽。比起柳如是的大义凛然，顾横波连同龚鼎孳投敌叛国苟且偷生的行为自然是矮了一截，为人们所不齿。

有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龚鼎孳的行为不过顺应历史潮流，在历史的浪潮中，那些顽固不化愚忠报国的人才是逆流者。其实，在龚鼎孳的内心，他又何尝不憎恨这样的改变，江山易主，山河尽破，故国残碎，难以拾捡，他不痛苦么他不遗憾他不愤懑么？

他作的《秋日感怀六首》便可见其无限伤怀的心情——

（一）

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乱蝉哀。

飞虹桥外清宵月，曾照含元凤辇回。

（二）

佳丽春残苑草荒，葳蕤金锁过斜阳。

门前谁系青骢马，争道新开政事堂。

（三）

罘罳晓日旧曈昽，宝瑟尘生玉帐空。

座上休文愁不语，金猊对数落花风。

（四）

万年枝上月黄昏，钟鼓沈沈掩涕痕。

海内旧游胶漆解，故宫无复奏云门。

（五）

柴车日夕碾春沙，紫凤骄垂白鼻。

只有玉河桥畔柳，解吹飞絮入宣华。

（六）

小叶疏花缀石斑，梳妆楼上隐烟鬟。

千年云物惊弹指，又过销魂万岁山。

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朝臣子。作为普通的人，他有人们所有的七情六欲，他用两年的时间苦苦追寻等待着一个人，又用许多年的光阴守护一个人。他承诺给她永远许她永世。他便不可食言。他不轻许诺言，一旦说了，便要做到。好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虽风雨飘摇，但总归两个人能彼此依偎着相互取暖。若他为保一个虚无的名节，不过死后有诸多骷髅白骨做伴，还有什么？为爱的人失了名节被人嘲讽让世人皆骂。而为了保名节抛弃所爱的人会不会也是一种罪过？

龚鼎孳选择生，横波便随他活着。她嫁给他的时候，就已下定决心，这辈子生死相随。所以，她尊重丈夫的一切选择。哪怕这选择被外人误解。她所要的只是一个家庭，一个安全的小小的家。横波兴许忘了，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这个大家不在了，他们的小家何以存立？但当下是最重要的，当下他们还在一起，还活着。

五

他们的命运像艘小船，在流水淙淙的山涧漂移，浮浮沉沉，几番沉落，全不由自己做主。命运又一次转折。

清顺治元年（1644 年），吴三桂率兵与李自成在山海关激战，双方大战几回合后，李自成溃败，此后无故失踪，没了踪影，是死是活，无人知晓。随后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再一次受降。名节早已不保，多这一次又何妨？清人对前朝遗臣倒也不薄，龚鼎孳官授吏科给事中，后来越做越大，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的高位。

龚鼎孳官运亨通，妻妾自然免不了要受封。但诰命按惯例只封正妻，顾横波自然是不得受封的。无奈龚鼎孳原配夫人童氏不受清朝廷诰命之封。童氏也写信给丈夫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北上受封。信中说到：“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时人称“童夫人贤节过须眉男子多矣”。清朝政府正尴尬之际，见童氏有意退却，也就顺水推舟让顾横波受封，诰封她为“一品夫人”。在秦淮八艳中，顾横波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

横波系青楼出身，既非名门世家，亦非大族显贵，就连普通的百姓人家也算不上。区区一青楼女子，竟能受封一品诰命，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国人皆咂舌不已。自古男人娶妓为妾不少见，可说多如牛毛。娶妓为妻还真是不多见。非但如此，娶妓为妻还受封诰命简直是闻所未闻。

横波便是这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幸运儿。恐怕在龚鼎孳眼里，

配得上这称号的也只有他的善持了吧。他们的情早在第一次见面他为她画小像、第二次见面他拥她入怀、第三次他娶她为妾时定下了吧。她冰天雪地里为自己送温暖，她在自己最潦倒的时候不离不弃生死相依。一个男人，永远铭记于心的不是那些陪他一起欢乐过笑过喧哗的女人，而是那个困境中微笑着给他力量，落魄时陪在他身边，陪他一起哭一起面对黑暗的人。横波不正是这样的女人么？

如果说女人在选男人这件事上是一次赌博，横波把这赌注下在龚鼎孳身上算是明智之举。她赌赢了，如今的她，可是堂堂“一品夫人”。她嫁给他，不过是看中他的一片诚心。并没有想过什么荣华富贵。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地多了这份收获，横波格外珍惜。她知足了。谦虚做人，低调行事。存好心办好事。现在的她，只想做这些，为自己的丈夫做些什么。

如今锦衣玉食什么都有了，但缺一样，年轻时，他们有过一个女儿，半途夭折，便再也没怀上。要是能再添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就完美了。在这件事上，龚鼎孳抱随缘的态度，能与横波生个孩子自然是好。如果没有，也无妨。光横波一个他都疼不过来了，何况再添个孩子呢？

但横波很在意，她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一个女人证明自己对这个男人的爱，最好的方法便是给他生个孩子。何况，自古女人不就肩负着绵延子嗣的重任么？女人一辈子没有孩子，还能算完美的女人么？横波自知福厚，幸得孝升宠爱。但想要孩子的心情却与日俱增，这关乎顾家香火能否延续。肚子一直没动静，她使尽各种方法。捏着鼻子喝很苦的药，求神拜佛，凡能做的都会尝试。无奈结果还是如此。现在街上见到小孩都想抱起来亲一亲。老天也许是公平的，给她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便剥走了她身为母亲的特权。她能说什么，她不埋怨谁，唯有默默忍受这没有孩子的苦痛吧。

年岁一长，横波想要孩子想疯了。她让人从远方弄来奇异香木，又请师傅将这木头雕了个四肢活泼灵动的木偶，还给它穿上锦衣绣缎，更让人惊讶的是，横波还专门雇一个奶妈给木偶人喂奶。以此谓“招弟”。在外人看来，这女子非疯即傻，但龚鼎孳却理解妻子的心情。她不过想要个孩子，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她那么做。龚鼎孳对横波的迁就完全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这根深蒂固的爱，哪有这般没有理由的包容？

他们夫妻二人仗义豪爽，好结朋友。他们“视朋友如性命”。邀三五好友饮酒作乐，赋诗谱曲，家中常常高朋满座，喧哗热闹。真是“樽中酒常满，座中客不空”。他们的那些遗民朋友，经济上出现困难，也会给予接济扶助。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说道：“尚书雄豪盖代，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媚娘佐之，益轻财。好怜才下士，名誉胜于往时……”

朋友有难，当鼎力相助。无论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是其他生活上的难处。他们能帮忙的一定倾囊相助。因此，二人也结识不少好友。

清朝廷经历皇太极、顺治两朝，逐渐发展壮大。建立之初，为了安抚前朝遗臣，皇帝都会赏他们几颗糖吃。但是政府稳定了，统治者们不免担心疑虑：这些明朝留下来的遗臣乱党，当初叛国归顺大清，未必有一天不会背叛他们大清。当皇帝的这样想来，不禁心有余悸。留个心眼总是好的。但是升迁提拔怕是不可能的了。因此龚鼎孳在顺治三年以后，便再也没有授迁升官。同年他受人弹劾，幸得皇帝赏识没有罢免，仍留任原职。

但这龚鼎孳说他有时迂腐也不为过，在同样的船上翻倒过两次，足以说明龚鼎孳并没有认清当局形式，也不了解自己在清朝廷所处的位置。我们说明崇祯时，他好谏言，一个月上书数次欲弹劾当朝大臣，

最后触怒崇祯被打入牢狱。现在，他犯了同样的毛病。又跑到皇帝面前提交奏章，谈什么满汉关系。满汉关系，这么敏感的话题，被他一个前朝叛徒议论合适么？果不其然，龚鼎孳下了朝廷就被降职调用，贬去广州。说起来龚鼎孳的一生，每次走下坡路都毁在好说话这个毛病上。不仅好说话，还喜欢弹劾别人，所幸没有蹲牢狱。被贬职已是最好的结果，清朝皇帝算是仁慈的了。

龚鼎孳一生的境遇是尴尬的，早年因为失节丧操，为明人所不齿。其实他何尝不受清人的歧视呢？清朝人一个个讥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贼御史”。睿亲王多尔衮更是瞧不起龚鼎孳，他认为“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何得侈口论人”。还讽刺他“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龚鼎孳在仕途上几经浮沉，最终归于沉寂。

六

顾横波在她四十三岁那年，一病不起。她死得安然，她在孝升的怀里，慢慢闭上了美丽的双眼。她的丧礼，风光体面，如同她嫁做人妇时他所用的心。哀悼之车用去了不下百辆。生前她帮助过的朋友在全国各地都为她开吊设祭。生的渺小，死得荣光。生死都有面子。

顾横波这一生，活得精彩，除了没孩子，并无遗憾。身世飘零不幸堕入青楼，她伤心过，失望过。期盼过，也等待过。她一直在等那个对的人。是龚鼎孳的出现拯救了她，这个男人让她深信，这世间是有真爱的。想当年，她正二十岁的曼妙年纪，少不更事，几番试探，用时间来验证一个人真心与否。龚鼎孳不枉她的希望，两年，两年里苦苦等待，不屈不挠，坚守那份简单的执著。

感情，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在对的年纪遇见对的人，只消轻轻一招手，便知道他是不是自己要等的人。你要做的是什么，便是握紧他的手，无论困境逆境，贫穷富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已。

横波走了，不留一丝遗憾地走了。剩下龚鼎孳仰面而泣。这个与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女人走了，二十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死。生生死死的事，从他在李自成闯进北京城里他投进井里的那一刻便决定了。他这一辈子要为她而活，可善持先于自己走了。余生的孤独，除了善持，还有谁能化解？

冷静地处理好善持的丧事，他关起房门。摸着她用过的香枕，抚她弄过的琴弦，梳妆盒里的粉黛唇红还在，伊人却已消殒。泪，一次

又一次地落下来。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吧……

善持死后的第一个生辰之日，他在房里待了整整一天，写着怀念伊人的诗句：

（一）

朔风蓬转正天涯，云断乡山暮岭斜。

万事吞声成死别，君归黄土我黄沙。

（二）

生辰岁岁炷名香，幢盖莲华绣妙光。

今日客途钟磬杳，梅花沁水酹空王。

（三）

慧业生天定不疑，蒲团灯火夜阑时。

伤心抛下青螺管，懒向人间更画眉。

（四）

月病云愁剩此身，青天碧海事沾巾。

琐窗岂少闲花鸟，四海论心有几人？

附录二　横波夫人的千古才情（顾横波的诗词）

忆秦娥

花飘零，帘前暮雨风声声；

风声声，不知侬恨，强要侬听。

妆台独坐伤离情，愁容夜夜羞银灯；

羞银灯，腰肢瘦损，影亦份仃。

忆秦娥，词牌名，相传最早为李白所创。写下这首《忆秦娥》时，顾横波正饱受相思之苦。当时的龚鼎孳年方二十六，正是意气风发，少年轻狂的岁月。在进京任职的途中，龚鼎孳路径秦淮，见到了当时在秦淮赫赫有名的顾横波，遂对其一见钟情，难以割舍。可想而知，这样的青年才俊，突然之间与一位名妓陷入爱河，又坚持要为其赎身，还要纳为自己的妾室，会引起多大的风波。而顾横波，无疑也对当时龚鼎孳的心思有些迟疑，于是便拒绝了他一同上京的邀请。

龚鼎孳只好郁郁寡欢地只身上路，而顾横波也就此陷入了相思之苦。在一个绵绵的雨夜，顾横波端坐在窗前，与龚鼎孳相处的瞬间不断地浮现在眼前，她的心中满是思念与悲哀，于是挥笔写下了这首《忆秦娥》，来抒发自己的相思之苦。字里行间，都是女子哀愁的心事，与悲切的思念。

湖上怀

最好西泠月夜路，美人容与放兰舟。
林梢远火沉疏磬，桥外明星转画楼。
近水云轻凉露下，遥山梦浅澹烟收。
夭斜苏小前生是，有约清尊酹莫愁。

咏醉杨妃菊

一枝篱下晚含香，不肯随时作淡妆；
自是太真酣宴罢，半偏云髻学轻狂。
舞衣初著紫罗裳，别擅风流作艳妆；
长夜傲霜悬槛畔，恍疑沉醉倚三郎。

关于《咏醉杨妃菊》这首诗，还有一个小故事。说是在中秋佳节的时候，眉楼的一帮姐妹在庭院中相聚一堂，众人喝酒弹琴，好不热闹。酒过三巡之后，便有人提议，说这么好的日子，大家不如作诗助兴，在座的皆作一首诗，评出最好的诗，便可以获得自制的花环。顾横波正思索着，无意间看到庭院中盛开得正清丽的菊花，脑海中灵光一闪，随口便吟诵出了这首诗。

此诗一出，便得了个满堂彩，众人都觉得这是席间所作最好的一首诗，于是便将那馥郁芬芳的桂花花环，戴在了顾横波的头上。顾横波能够写下此诗，其实也是她当时的心情写照，她见席间如此热闹，而那菊花却在一旁独自盛开，不由地回想起自己与龚鼎孳在一起的那段美好时光，思念之情与爱恋之意便涌上心头，脱口而出了这首《咏醉杨妃菊》。

题于小像

识尽飘零苦，而今始得家；

灯蕊知妾喜，转看两头花。

嫁给龚鼎孳为妾的顾横波，生活相当舒适，龚鼎孳待她如同心头肉一般，两夫妻如胶似漆，恩爱非常。离开秦淮之后，顾横波便随着龚鼎孳来到了京城，洗尽铅华，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进士夫人”。当时的龚鼎孳公务不算繁忙，于是便常常带着顾横波游览京城里的名胜古迹。若是觉得乏了，便陪着顾横波在家中吟诗作对，品茗香茶。这一对爱侣的生活可谓是羡煞旁人。

一日，龚鼎孳心思一动，在家中为顾横波作了一副小像。画中的顾横波微微含笑，两颊绯红，眼神中满是甜蜜的色彩，将其婚后幸福的样子栩栩如生地放在了画上。顾横波见到这画很是满意，又灵光一闪，便挥笔在画上题下了这首小诗。

海月楼坐雨

香生帘幕雨丝霏，黄叶为邻暮卷衣。

粉院藤萝秋响合，朱栏杨柳月痕稀。

寒花晚瘦人相似，石磴凉深雁不飞。

自爱中林成小隐，松风一榻闭高扉。

没有跟大流的离愁别绪，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她当下最为直接的心理感受。读起来让人感到清爽舒适，满是情趣。

后人为横波夫人作

舫至眉楼南曲收，夜闻莺语复何求。
妆残宴罢前朝月，魂断箫绝故里秋。
信笔成兰难减色，诰封添誉岂消愁。
觉来忆起秦淮事，曾共东林戏道周。
眉楼舞罢鬟云收，且使萧郎此夜求。
绿袖惯萦壶底月，山河又是雨中秋。
尚书有种争名色，诰命无颜泣国愁。
粉黛六朝多女子，男儿谁可鼎王周？

佳人倚栏图题诗

腰妒垂杨发妒云，
断魂莺语夜深闻；
秦楼应被东风误，
未遣罗敷嫁使君。

此诗为龚鼎孳第一次见到顾横波时所作。当时二十四岁的龚鼎孳，在一次偶遇中见到了二十岁的顾横波，当即为之倾倒，陷入爱河中不可自拔，为其画了一幅《佳人倚栏》图，并擅自题上了这首小诗。诗中所描写的顾横波，美艳动人，堪比罗敷，眉眼流盼，青丝垂地。龚鼎孳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爱慕之情，与欣赏之意在这首诗中表达了出来，可见也是一位在爱情路上，相当勇猛的男子。顾横波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却也只是莞尔一笑，不作言语。在当时的顾横波看来，龚鼎孳与她所认识的一般公子并无差别，声色场所寻欢作乐，并无两样，自然对他的渴求不做回应。

自题桃花杨柳图

郎道花红如妾面，妾言柳绿似郎衣。

何时得化鹣鹣鸟，拂叶穿花一处飞。

写作此诗的时候，顾横波还只有十四岁，她的早熟可见一斑。鹣鹣就是我们常说的比翼鸟。十四岁的顾横波，便已经在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命运做打算，她心中无比清楚，身在青楼，定要早早地开始为自己下半辈子的生活做打算。而顾横波与其他名妓不同的地方，在于她虽然有世俗的想法，却依然有对爱情的向往。顾横波可以说是秦淮八艳中，生活最为幸福的一个，她非常幸运地遇到了爱她至深的龚鼎孳，但这或许也与顾横波本人对爱情的看法有关，她勇于追求，却也拿得起放得下，绝不在无缘的男子身上浪费时间，大概正是因为这样，她最终等来了一个龚鼎孳，并成了“一品夫人”。

千秋岁（送远山李夫人南归）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

塞柳凄，宫槐落。

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

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

事已休，情如昨。

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

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虞美人·答远山夫人寄梦

春明一别鱼书悄，红泪沾襟小。

却怜好梦渡江来，正是离人，无那倚妆台。

朱栏碧树江南路，心事都如雾。

几时载月向秦淮，收拾诗囊，画轴称心怀。

顾横波的画

顾横波不仅仅在诗词方面造诣较高，在绘画方面也很有天赋，其中，兰花更是她笔下一绝。

《兰花图》

顾横波十七岁时作画《兰花图》扇面，现在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顾横波笔下的兰花，笔法简练，墨色清晰，线条流畅，构图优美，是难得的佳作。清张庚《国朝画征录》中评论顾横波的绘画时称赞曰："工墨兰，独出己意，不袭前人法。"

《九畹图》

陈维崧《妇人集》中评："顾夫人识局朗拔，尤善画兰蕙，萧散落拓，畦径都绝，固当是神情所寄。"

后人评说顾横波

顾横波无疑是在秦淮八艳中，受到质疑最多的一个人。不同于其他佳丽的义薄云天，顾横波更像是一个普通的从良妇女，而她之后幸福的婚姻生活，也与其他佳丽各种悲惨的人生境遇格格不入。著名史学家孟森先生，更是写了一篇《横波夫人考》，洋洋洒洒两万字，对顾横波作了全面的分析，并对龚鼎孳、顾横波这对夫妻毫不以为然。

横波夫人考（节选）

往余因近说董小宛即清世祖董鄂妃之不经，为作《董小宛事考》一篇，因颇忆明清之际秦淮诸艳迹。又见曲园老人撰《茶香室丛钞》，以略得横波夫人一二轶事，举为珍异。似于横波事实，所见甚少，爰更辑《横波夫人》一篇。

余怀《板桥杂记》："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庄研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家有眉楼，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余帘戏之曰：'此非眉楼，乃迷楼也。'人遂以迷楼称之。当是时，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座无眉娘不

乐。而尤艳顾家厨食品，差拟郇公李太尉，以故设筵眉楼者无虚日。然艳之者虽多，妒之者亦不少。适浙来一伧父，与一词客争宠，合江右某孝廉互谋，使酒骂座，讼之仪司，诬以盗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时义愤填膺，作檄讨罪。有云：‘某某本非风流佳客，缪称浪子端庄，以文鸳彩凤之区，排封豕长蛇之阵；用诱秦诳楚之计，作摧兰折玉之谋，种夙世之孽冤，煞一时之风景’云云。伧父之叔为南少司马，见檄斥伧父东归，讼乃解。眉娘甚德余，于桐城方瞿庵堂中，愿登场演剧，为余寿。从此摧幢息机，矢脱风尘矣。未几，归合肥龚尚书芝麓。尚书豪雄盖代，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眉娘佐之，益轻财，好怜才下士，名誉盛于往时。客有求尚书诗文及乞画者，缣笺动盈箧司，画款所书横波夫人者也。岁丁酉，尚书挈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燕，李六娘、干娘、王节娘皆在焉。时尚书门人楚严某，赴浙监司任，逗留居樽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者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余与邓考威、吴园次，作长歌纪其事。嗣后还京师以病死，殓时现老僧相。吊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改姓徐氏，世又称徐夫人。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

横波小传，以前述澹心所记为较详。按澹心《杂记》，自言生万历末年，其与四方宾客交游及入范大司马莲花幕中，为平安书记者，乃在崇祯庚辛以后。崇祯有两庚辛，三年庚午，四年辛未，距万历末年戊午、己未，不过十二三年，必非游四方作书记之日。至十三年庚辰，十四年辛巳，距万历末为二十三四年。澹心盖以其时跌宕南都，亲见烟花之盛，其为眉娘解围，驰檄以逐伧父。此伧父

为南少司马之侄，而澹心为南大司马范景文幕宾。此中不无凭借，以故讼事易解，而终身得以方氏堂中演剧为寿。有以见德于眉娘者自豪矣。

伧父与词客争宠，此伧父与词客，今皆未能举其名。但前乎芝麓而宠眉娘者，故纸中得一人焉。吴德旋《闻见录》，记钱湘灵、陆灿事云：

先是湘灵友刘芳，与妓顾横波约为夫妇。横波后背约，而芳以情死。湘灵为经纪其丧。盖尚气好立名节，固其天性云。湘灵为清初老名士，于牧斋为族孙。康熙甲戌，年八十三，与崑山徐健庵尚书之耆年会，居首座。见《柳南随笔》。则当崇祯末，年已三十余。其与为友之刘芳，当不失为词客，约为夫妇，可谓宠矣。后卒背之，以身属龚，而刘为情死。此亦横波少年一负心事。同时文士，侈言归龚之盛，无道刘芳事者，旁见于钱湘灵行实中，特为拈出。意即所谓宠顾之词客其人也。

横波之未嫁也，所居眉楼，豪侈已略具前小传矣。曼翁《杂记》中，更时时见眉楼轶事，遍摭之，以存横波在风尘中事实。

《杂记》曰："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萧，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

又曰："张魁，字修我，吴郡人。少美姿首，与徐公子有断袖之好。公子官都府佐，魁来访之。阍者拒，口出亵语，且诟厉。公子闻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欢好无似。移家桃叶渡口，与旧院为邻。诸名妓家往来相熟。笼中鹦鹉见之，叫曰：'张魁官来，阿弥陀佛。'魁善吹萧度曲，打马投壶，往往胜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楼馆，插瓶花，

蒸炉香，洗岑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仆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厌焉。后魁面生白点风。眉楼客戏榜于门曰：‘革出花面篦片一名张魁，不许复入。’魁惭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帽复至眉楼，曰：‘花面定何如？’”

又曰：“岁丙子，金沙张公亮、吕霖生，盐官陈则梁，漳浦刘渔仲，如皋冒辟疆，盟于眉楼，则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按刘渔仲，名履丁，即玉成董小宛之归冒者。陈则梁名梁，为巢民死友。南都时巢民避马阮之难，挈家往依则梁于海盐，皆见《影梅庵忆语》。吕霖生名兆龙，而张公亮名明弼，则后为小宛作传，传之至今者也。

又按冒襄《同人集》，载则梁盟文，其题为《盟言跋》。题下注云：

癸未长至后，书于朴巢。盖盟于丙子，跋在癸未。文曰：“某月某曰，某与某友善，天地父母，无不闻吾语，见吾诚。乘车戴笠，永矢勿谖，古之事也。某月某日，某与某盟。异曰者，富贵弃，眦睚杀之，货欺之，或老死不相闻问，情之常也。为其古之事，而不怪其情之常，君子之自处也。丙子，乌衣巷口之事，燕毛序齿，诸君兄我。其时皆以忠孝文章自负，道义相期。尔年以来，或近依辇毂，或分寄守令，独余与冒生，数会于呼叱刺棘之间，囚服蓬头，相顾相怜，眷眷不已。乃扁舟过访于朴巢，虽平原十日，左相万钱，皆三倍过之。余心甚矍然。然命驾千里，或亦追踪仅见之事。至如青漳四弟之舣舟邗水，金沙仲子之小谪西湖，天与意外之奇缘，转觉流离之可乐。会辟疆刻盟书将竣，属余重题之。古少者任劳事，长者竽焉，礼也。夫牲盟不若臂盟，臂盟不若心盟，顾与诸弟共持之。”

又曰：“同人社集松风阁，雪衣、眉生皆在，饮罢联骑入城，

红壮[1]翠袖，跃马扬鞭，观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在目。”

按雪衣，李十娘湘真字。

以上想见眉楼游客之繁，眉娘艳名之噪。顾其时曲中品第，则门庭如市之盛，尚居其次。

《杂记·雅游篇》中又曰：“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饮淫淫，兰汤滟滟，衣香一室；停午乃兰花茉莉，沈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搦箏，梨园搬演，声彻九霄。李、卞为首，沙、顾次之，郑、顿、崔、马，又其次也。”

按二李为李大娘宛君。李十娘雪衣。卞为卞赛，即后来之玉京道人。沙为沙才、沙嫩姊妹。顾则横波。郑乃妥娘家，本为曲中旧望，但妥娘已老。《牧斋伎金陵杂题》中有一首云：

旧曲新诗压教坊，缕衣垂白感湖湘。闲开闰集教孙女，自是前朝郑妥娘。

顿为顿小文，琵琶顿老孙女。崔为崔科。马为马娇、马嫩姊妹。皆见《杂记》。小传言横波自窘于伧父，然后摧幢息机，矢脱风尘。则前此之切切私订嫁娶，固青楼惯技，刘芳竟以是情死。过矣！至其果有从良之决心，尚赖陈则梁之一劝，尤可见刘芳所订之无谓。《杂记》云，陈则梁人奇文奇，举体皆奇，尝致书眉楼劝其早脱风尘，速寻道伴，言词切至，眉楼遂择主而事，诚以惊弓之鸟，遽为透网之鳞也。扫眉才子，慧业文人，时节因缘，不得不为延津之合矣。从此逗入归龚一段正文。今据定山堂本排比事迹，旁参之以诸家记载，庶稍备观览焉。

按《同人集》陈、梁致辟疆书，有一首云：

眉兄今日画扇有一字，我力劝彼出风尘，寻道伴，为结果计。

[1] 壮：妆。

辟疆想见，亦以此语劝之。邀眉可解彼怒，当面禁其此后弗出，以消彼招致之心，何如？

此即横波窘于伧父，则梁劝令适人之事。受窘虽经曼翁檄文而解，然释怨之道，暗中仍由则梁周旋其间，既邀眉以解彼怒，可知横波有向彼服礼之举。又禁横波复出，使彼无可招致，则欲不摧幢息机，胡可得也？又按，则梁与横波最善，观《同人集》所载与辟疆书，中及横波者不一，称之曰眉兄，或曰媚兄。具见爱敬此君，座无此君不乐之意。汇录如下：

顷张公亮过我，知媚兄明日作主，请公亮，公亮辞以有方密之席。彼云："即赴方席，一更二更过我不妨。然尊谕订廿五，又成谎矣。"少刻公亮又有话至我处，不信可面质也。

又"夜来甚扰，客中作此慰寂之事，独费独劳，为不安也。媚兄有风人之致，可与角饮，当为申报。一豆之举，于监试之后，不识即可借重威灵，邀致之否？容面图之。即往监，不及走谢，留此布感。邹臣老处遣使行否？两日即可达也。

按一豆之举，是当日一种宴会之法。监试即南京国子监之录科。是年为丙子乡试。借重冒氏威灵，冀可邀致。是时则梁盖与横波尚无雅故，而冒以贵介之素望，其气力为复社诸公所倚仗，则在曲中运用，故当不同。邹臣老，即常州邹臣虎之麟。

又"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来。朱尔兼、顾仲恭、张幼青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处，我来则迂道，且恐诸兄到，失倒屣。适一友送伽楠香，亦须法眼一赏，别真膺。媚兄情绪，今日当见之。"

按《同人集》别有松陵周永年安期一律，题云：

丙子秋，秦淮社集夜泛，同冒辟疆暨顾仲恭、朱尔兼、陆孟凫、

陈则梁、张公亮、吕霖生、赵退之、周勒卣、周简臣及顾、范二女史。二女史善画。顾复善歌。诗云："画船十只任分携，隔舫传笺互索题。人聚同心头半白，酒收中户量难齐。清歌一起微喧寂，粉本初成黛色低。正复不劳明月照，晚凉烟景满青溪。"

据此则横波所善，除画又有歌。至善画之范女史，据《板桥杂记》：

范珏，字双玉。廉静寡所嗜好，一切衣饰歌管，艳靡纷华之物，皆屏弃之。惟阖户焚香，瀹茗相对，药炉经卷而已。性喜画山水，模仿史痴、顾宝幢，搓棰老树，远山绝涧，笔墨间有天然气韵，妇人中范华原也。

又赵庆桢《青楼小名录》，并称范珠、范珏，云珠、珏皆金陵妓。珠字照乘，画山水，能对客挥毫。

又"张卯官、陆三官、管五官、项子毅诸君，共个位，俱已约定，在院中大街顾家，有鸥住作主人，渔仲副之，我辈公分，尚须每人五金。此事一夕有百金之费，不可无此，亦不可有此也。"

按此下有注云："以上丙子。"盖则梁前数书皆崇祯九年作，皆秋试时事。横波时年将及笄，正曲中煊烂时也。

又"惠我太多，当之殊愧，夜卧思远使相招，古人之谊，此段情绪，何以消受，更在饷赠之上也。老叔惠不敢辞，百川到海，无不收纳，觉无厌足，奈何？午后欲觅一舟，同渔仲过我，弗从陆来。媚兄一扇当简，烦致之。元美适有一信至，董孟履处，已作字问之。又渔仲过我，即以二十六自考，倚仗陶英人之说语之。渔云：'已为我致书少司成，可得回书。'俟回书看过，再作商量也。今日贱体略可，已进粥二碗。但精神以绝粒三日，畏风如虎，守到二十六，只可支持监考。承渔仲劝我移寓，虽今日感其殷殷，毕竟初入过辟老之说为妥，但远之相约，订八月十五出场之夜，即出城。相聚无多

日，思之耿耿。千思万思。渔仲二十二移入新居，我二人不可无费，各出三金，戏酌一叙，于心稍安。是日弗搭外客一人，或止邀眉兄，共四人。外二卓，内送一卓，卓不过三品，不妨盛酌之，会如梦里，别如海外，榜后光景，不知若何，此会不可省也。”

按此又届乡试矣。当在己卯。以上各书，皆有一横波在内，以则梁之奇才高节，当时倾倒横波如此。横波奢靡之习，只可与芝麓为偶，似不无稍辱则梁之知爱矣。兹述则梁之人品如下。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梁字则梁，海盐人。有《苑园集》。则梁好读异书，索异解。与董思白交，不效其书；与邹臣虎交，不效其画；诗文词必己出，宁晦不庸。晚岁隐居，僧服茹荤，治生圹于郭外，结屋三楹覆之。语其友曰‘此亳社遗意也。’题其柱云：‘此佛自来耽米汁，至今孤冢有梅花。’又云：‘天下何思何虑，老僧不见不闻。暇辄召客，纵饮圹前，亦达士也。’”

王延诏撰《陈梁小传》：“陈梁字则梁，海盐人。善书工诗。自称散木子，又号仑者山翁，亦称浣公。乱后为僧，称个亭和尚。有《苑园》《仑者》《浣笔池》《个亭》诸集。”

由此以观，则梁固以明诸生为清初逸老，隐于僧而茹荤纵饮，不废承平时意态。其殁以顺治十五年戊戌。

《同人集》则梁最后一书，注云：“戊戌绝笔。书中书先寄一香，乞焚致叔台墓舍。为言陈生相从九京不远”云云。盖当辟疆奉父讳之后也。

又按则梁与公亮、霖生、渔仲、辟疆辈订盟，在丙子八月朔。《同人集》则梁有诗，其题为《丙子桂月之朔》，同公亮、霖生、渔仲、辟疆盟于眉楼，即席放歌。同时公亮有《结交行》，同盟眉楼即席作。吕霖生亦同作。刘渔仲则有《五交行》七古五首。每一人系以一诗，

是为眉楼一盟所传之文字，其中以公亮诗为与横波最昵，且若为横波所眷而反不轻许者。然则亦词客之邀宠者也。节录如下。

《结交行》中有云："噫吁嘻！大地自有人，区宇难格物。揭来秦淮道上初见顾眉生，倭堕为髻珠作袒，本歌巴蜀舞邯郸。乃具双目如星复若月，脂窗粉榻能鉴人。黄衫绿衣辨鸿硕，何年曾识琴张名？痴心便欲掷红拂。顾我自憎瓦砾姿。女人慕色慕少恐负之。以兹君赠如意珠，我反长赋孤鸿辞。但有此心三山二水相证验，彤管瑶篇无愧词。薛涛老去真堪丑，崔徽留卷徒尔为。"

详其诗意，殆横波果有心许之事耶？或亦刘芳之类耳。

公亮又有壬午秋仲揭扬署中寄怀辟疆盟弟诗，中亦云：

"昔年交会白门垂，亦有顾家女郎能修眉。江南秀气尽一室，至今秦淮之水异香澌。"凡此津津而道，知有馀慕。夫壬午则横波已归芝麓，虽未北去，名花固有主，乃犹恋恋旧好欤！

芝麓之入眉楼，始不过寻常狎邪之游耳。《定山堂集》有《登楼曲》四首，盖即为始入眉楼之作。词曰：

> 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芳阁诗怀待酒酬，粉笺香艳残篝火。随风珠玉难收拾，记得题花爱并头。彩奁匀就百花香，碧玉纱厨挂锦囊。淡染春罗轻掠鬓，芙蓉人是内家妆。未见先愁别恨深，那堪帆影度春阴。湖头细雨楼头笛，吹入孤衾梦里心。

按此诗既写出初会情境，而末首又见一晤即须告别之意，盖北上过金陵时也。此下即接《江南忆》四首，正忆眉楼。其词云：

银蒜低垂月过墙，金屏小睡背兰缸。春风玉枕含娇怨，似讶迟来锦瑟傍。绣句惊人思未降，珊瑚笔格对雕窗。团香擘玉无人见，亲领明珠廿八双。别袂惊持人各天，春愁相订梦中缘。缕金鞍怯长安路，许梦频来桃叶边。手翦香兰簇鬓鸦，亭亭春瘦依阑斜。寄声窗外玲珑玉，好护庭中并蒂花。

此诗第二首，知眉楼有赠芝麓诗五十六字，殆七律一或七绝二也。末首珍重护花铃，殆已闻有伧父相窘事。

横波以画兰擅名，诗不见多。据芝麓言曾有见赠之诗。今按许夔臣《香咳集》选存，有徐横波一家，诗一首。其小传云：

徐横波，字眉生，一字智珠，号眉庄。本姓顾，名媚，江苏上元人，合肥尚书龚芝麓侧室。著有《柳花阁集》。

然则横波诗固成集，不但偶见已也。今《柳花阁集》，未知尚有存书否。《香咳集》中所存之一首，题为《海月楼夜坐》。诗云：

香生帘幕雨丝霏，黄叶为邻暮卷衣。粉院藤萝秋响合，朱栏杨柳月痕稀。寒花晚瘦人相似，石磴凉生雁不飞。自爱中林成小隐，松风一榻闭高扉。

又陆以湉《冷庐杂识》："程春庐京丞，博雅嗜古，所蓄书画甚多。余常于其侄银湾参军世樾处，见顾横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祯己卯，七夕后二日，写于眉生楼。玉樵生王朴。'左方诗二首云：'腰妒杨柳发妒云，断魂莺语夜深闻。秦楼应被东风误，未遣罗敷嫁使君。淮南龚鼎孳题。''识尽飘零苦，

而今始得家。灯煤知妾喜，特著两头花。’‘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灯下眉生顾媚书。’”二诗中一系横波作，并录于此。

按己卯为崇祯十二年，是年七夕后二日作画于眉生楼，则固未离眉楼。为横波尚在风尘之日。《画徵录》，王朴字玉樵，保定人，以人物士女名于北。历代画史汇传，系之清初，盖亦鼎革时之有名人物。芝麓诗集中不见。其词气似尚未得横波允嫁，而又知横波有厌倦之意，但尚有障碍于其间耳。明年庚辰正月二十三，横波自题诗，则系已定嫁龚。又系甫经定约者，殆即以此照及诗为允嫁之证耶？

《定山堂集》于前诗《江南忆》之下，即为《长安寄怀》一首。其词云：

才解春衫浣客尘，柳花如雪扑纶巾。闲情愿趁双飞蝶，一报朱楼梦里人。

此诗或亦为横波作，但无确据。

芝麓明末官给事中。有上元后一夕入直禁中四首，末云：“口将嫖姚未解围，淄青将士铁为衣。不知何地军中乐，一片芦笳傍月飞。”此有缺字，当指壬午清兵入塞，直至癸未春，盘旋于青、莱间。其缺字以犯清讳而刊落之。则此上元乃癸末上元。癸未为崇祯十六年也。其下即为秋夜省中赋怀，则多作腻语，盖已娶横波后作。其词云：

暖艳寒香绣户回，昨霄诗思谢家才；携将天上金盘露，洒向花间玉镜台。倾国温柔老是乡，却怜襆被待明光；鸳鸯瓦上如霜月，只觉今霄玉漏长。秋砧遥送玉壶迟，辜负香衾是此时；小翦兰膏封

钿合，退朝亲为点蛾眉。绮屏红袖护初寒，剩有冰弦语夜阑；封事经秋殊冷落，乞将筠管代花弹。宫衣百濯鬓香浮，画省人如画阁幽；户外玉绳低苑柳，栖乌应报汉宫秋。未央前殿月痕移，团扇犹吟桃叶诗；身是花间双蛺蝶，金风吹上万年枝。玉台淡扫远山生，当代争传是小名；珍重近来千唤熟，珊瑚敲枕易分明。天涯约梦到长安，□□□□□□□（此处原文缺失）；今夜凤凰池畔梦，依稀同作隔年看。扬雄初赋已成篇，清薤笑蓉执戟边；好傍玉垆添五夜，晓窗凭几有香肩。练裙闲改道人妆，斗室新开贝叶堂；听钥翻经风露迥，金门游戏总清狂。

以上数诗，“玉台淡扫”一首，明谓眉生系此君小名。“珍重近来千唤熟，珊瑚敲枕易分明。”语意尤为淫艳。其“天涯约梦”一首，即述前《江南忆》中之第三首。可见《江南忆》之即忆横波。其中缺一句，当是指山东路阻，即壬午清兵入塞事。“依稀同作隔年看”，是必癸未所作。然则横波庚辰题诗，虽有许嫁之意，恐仍是青楼献媚，以身许人惯态。至壬午兵警时，尚作诗相忆，癸未乃圆成好事耳。伧父之难，排解者为余曼翁。而曼翁自叙其就幕南都在庚辛以后。横波既纾难，尚有许多周折。至陈则梁苦劝，然后果于从良。故知庚辰正月允嫁之词，乃口惠而实不至者也。

横波癸未归龚，乃指其北上而言。其先必已为金陵外宅。龚集中有称金陵闺人者，见其挽许太君诗自注。挽诗虽作于丙申以后，所叙事实，当为追溯之语。则横波自有已正名为闺人，而尚居金陵之日，挽诗别详于后。

又曹溶《静惕堂诗集》，赠龚芝麓二首，题注：“龚有金陵姬，故及之。”词云：

人间无赖酒垆空，玩世今看曼倩工。失意戚姬燕赵曲，送怀湘客蕙兰丛。神仙岁月消毛颖，烟水秦淮问守宫。一自玉台遗咏贵，飘零转得见雄风。

异方乘兴恰秋清，扼腕同声气未平。抗俗文心留玉蹙，怀香燕寝照桃笙。荒园历落随鱼鸟，仕路交情间雨晴。连夕与君倾斗酒，烽烟息处望江城。

此诗前一题为“八月十五夜”，后一题为“易州署中九日感怀”。诗中称“恰秋清”，当是八、九月间作。又称“烟水秦淮问守宫”，当是横波已约定归龚，而久未北宋。时清兵入塞，故及“烽烟”。江浙未被兵，故言“息处望江城”。详味诗意，为崇祯壬午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秦淮八艳之顾横波传
作者=劳香初著
页数=217
SS号=13453003
DX号=
出版日期=2014.01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